

物

猶

如

此

觀音救苦丹

內能治百病 外功救如神 居家旅行 常備聖藥 防病避穢 皆可奏開

此方由陳其昌居士民十九年冬任平漢鐵路醫院中醫主任時隨總局由平移漢將南行感

觀音大士示夢云明年漢口有大災并授與良方囑為集資施送能治內外諸病居士醒而筆記

之次年果洪水為災始信夢有奇驗乃將夢授良方虔誠配製定名觀音救苦丹除施送外則照

本發售每盒法幣六分發行數年果著奇效本年秋季居士來蘇皈依印光老法師敬遵師囑將方

公開今將藥方製法列後●鏡面硃砂 斤二 眞腰黃 斤一 薄荷冰 兩八 麝香精 兩八 北細辛 兩八

香白芷 斤一 大梅片 兩八 樟腦冰 兩八 廣木香 斤二 粉甘草 斤二 上國藥十味 減如財力不及之地或各

之一均可配製 唯藥須真好 共研極細末 配合而成 配好瓷瓶收貯或貯於錫盒以免走氣 勒如欲採用可向上海和

風一號大生書藥局備函購一元以下許算但配製時須淨案焚香至誠恭敬供奉 郵包寄費另加兩角一元以上加一元許算

觀音大士聖像加持大悲神呪及觀世音菩薩聖號所用職工均一律齋戒沐浴持念聖號以期

大士威德加被靈驗果遂普度苦屢復將主治各病再列於後●四時感冒諸般痧證各種時

疫乾溼霍亂手足轉筋嘔吐泄瀉頭疼目眩惡心呃逆腦膜發炎神經錯亂肝胃氣痛氣鬱鼓脹

赤白痢疾新久咳嗽胸悶腹痛食積痰滯骨節痠痛精神疲倦夢寐不安兩便失調口舌生瘡腮

腫牙痛瘡癩疥癬無名腫毒內服外塗並具功效以此類推能治百病服用之法又當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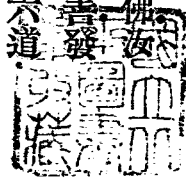
凡諸內證將此丹放在舌上開水送下輕病每次半盒重病全盒日服數次以瘡為度小兒酌減

孕婦無忌若治外病用麻油或醋調敷患處便能消腫止痛唯服用此丹時最要虔誠恭敬禮念

南無觀世音菩薩其感應靈驗更不可思議矣○民國二十五年中秋德森錄附謹識

物猶如此重排流通序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當作佛。佛視一切衆生皆是佛。故梵網經云。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若能如是信。戒品已具足。以能信自己是未成之佛。必定要改惡修善。發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以期斷盡煩惱。親證卽心本具之眞如佛性。能信一切六道衆生是未成之佛。必定要極力勸導。互相維持于同類。決無相爭相殺之惡作。必定要戒殺護生。大設方便于異類。決無食彼益我之慘心。人由不知自己與一切衆生皆是未成之佛。故不惜殺人盈城。盈野以相爭。與殺彼之身。以期悅我之口腹也。世人殺生。習以爲常。大小事體。皆須行殺。祭神祀祖。養親待客。無肉則不能爲禮。以極苦極慘之事。加諸物。用表我之誠懇孝敬。在迷情邊論。則尙有可取。在實際上論。則大爲可憐也。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輪迴六道。互爲父母兄弟妻子眷屬。互生。互爲怨家對頭。循環報復。互殺。佛于諸大乘經中。屢爲勸誡。而見聞者少。卽得見聞。而信受奉行者更少。于是佛以大慈。現諸異類。供人殺食。既殺之後。現諸異相。俾一切人。



知是佛現。冀弭殺劫。以安衆生。如蛤蜊蚌殼。牛腰羊蹄。豬齒鼈腹。皆有佛棲。驚人耳目。息世殺機。載籍所記。何能備述。未殺之前。均謂是畜。既殺之後。方知是佛。是知殺生。不異殺佛。卽非佛現。亦未來佛。殺而食之。罪逾海嶽。急宜痛戒。庶可解脫。須知人物雖異。靈蠢互形。蠢人識暗。靈物智明。五倫八德。固不讓人。其誠摯處。比人更深。敢以我強。殺食其肉。致令未來。常受人食。歷觀史籍。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孫必定賢善發達。凡害人害物者。子孫必定庸劣滅絕。故孔子之贊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餘慶餘殃者。正慶正殃之盈餘也。正慶正殃。乃積善積不善之本人。受于來生後世。比餘慶餘殃。當超過百千萬億倍焉。人若知此。斷不肯以一時之小快愉。致永受大禍害于無窮也。清嘉道間。江西廣豐。徐太史謙。字白舫。隱居著書。以期覺世牖民。志切戒殺。博覽羣書。凡物類之懿德懿行。輯爲一書。分孝友。忠義。貞烈。慈愛。恤孤。眷舊。踐信。守廉。翼善。救難。酬德。雪冤。知幾。通慧。十四鑑。而名其書爲物猶如此。蓋欲見者聞者。咸皆發起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

奉行。體天地好生之德。不戕異類。推吾儒胞與之懷。普庇羣生。念彼物類。尙有如此種種懿行。而吾人以六尺之身。與天地並立爲三。稱爲三才。又復受聖賢之經書教誨。若不以繼往開來。贊天地之化育。仁民愛物。慰天地之慈心。則不但有負于天地聖賢教育之深恩。且大有愧于飛走潛泳之異類也。興言及此。宜如何孝親敬兄。忠主盡義。以敦五倫而行八德也。宜如何博愛普濟。以實行一視同仁之大道也。宜如何克己修持。以期無忝所生。不爲天地鬼神所鄙棄。不爲一切物類所輕藐也。徐公人品極淳。學問極博。惜宿世善根種得不清。現生亦未親近明眼善知識。致于佛法外道。邪正真僞。不能分別。故所著海南一勺中。以外道僞造之心經中卷下卷。下卷有二種。此三種僞造之經。與真正佛說之心經。並收同列一體同尊。無所軒輊。此種處。有令不知佛法之人。以邪爲正。以僞爲真。令諸外道。以正爲邪。以真爲僞之弊。此書前十三鑑。唯論倫常。或無不當。第十四通慧鑑中之批。難免有邪正不分之失。閱者幸詳察焉。福建永春李俊承。法名慧覺。多年經商南洋星洲。以次子宜宗之病。匯

洋一千六百圓。祈光印送。挽回劫運。糾正世道人心。戒殺護生等經書。光以世道人心。愈趨愈下者。由于宋儒破斥因果輪迴。謂爲佛以此騙愚夫婦奉彼教耳。實無其事。由是善無以勸。惡無以懲。以馴至于殺父殺母。共妻共產。互相殘殺。莫之能止。欲挽救劫。宜從戒殺生起。戒殺之書甚多。其感人心而息殺機者。此書可推第一。以物類尙能有此各種懿行。有人心者。何敢恣意殺食乎。序中又爲發明吾與物類。皆是未成之佛。佛欲弭世殺劫。不惜現身異類。亦受人殺。既殺而知爲佛現。知好歹者。當不敢仍舊恣意殺食。以自貽伊戚也。此書雖不言戒殺。實爲戒殺之冠。以其振聳發矇。令人觀感興起。各自思曰。物猶如此。人何讓彼。極力敦行。期無愧恥。自茲勉盡天職。生不爲行肉走尸。力修淨行。死則直往極樂世界。將見禮讓興而兵戈息。天下太平。正智開而邪執消。佛化廣布。因令重排。儘彼之款。以印送之。俾見聞者。悉得作人作佛之軌範焉。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季春常慚愧僧釋印光謹撰。

物猶如此重刊序

此由上海道憲
書局刊布時作

物猶如此一書。爲吾邑徐太史白舫晚年所編。太史諱謙。別署鶴子。清庶吉士。性耽善籍。生平刊以行世者。約六十餘種。沈文肅公稱其博大精深。集善書之大成。非過譽也。是書搜羅富。徵引切。採擇精。體例嚴。分案弁言外。各加詩箋。以宣其蘊。卽所謂借他對面菱花鏡。各自澄觀自諦思。用心於覺世牖民者。重以周矣。閒嘗論之。人自二五凝成以來。賦此虛靈不昧之良。莫不具有正性。及其知誘物化。本真旋失。名雖爲人。實無異於禽獸。況復倒行逆施。爲禽獸所不爲者。又不知凡幾。蓋一點虛靈。被六根遮隔。擺脫不開。而正覺不現。并禽獸有不如矣。佛氏有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編內自孝友迄通慧。凡十四鑑。以物爲鑑。較以古爲鑑。尤深切。蓋物得氣之偏。尙知止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乎。余夙嗜此書。喜其花樣翻新。足資借鏡。勝他善籍感人深。往歲友人顧沛琦補版。經余一再校對。乙亥春。太原寒世子有志重刊。郵書索序于兒子鍾時。時轉稟于余。余欣然起曰。有是哉。寒世子之樂善不倦也。洵與余心同。

理同。志同道同。是卽大善知識也。三生片石。善緣久締。豈必謀面爲相識。而未謀面爲不相識耶。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今寒世子繼太史之志。而爲之排印。行見麻沙廣播。太史之墨瀋筆花。悉化爲祥雲甘露。灑徧大千。挽頽風而弭浩劫。胥于是乎在。而寒世子善念之纏綿。善機之洋溢。善量之廣大宏深。益無量無邊矣。嗚呼。世人好閱說部。曷若案頭置此一書。自己朝夕熟玩而憬悟也。世人每積貲財以貽子孫。曷若授此一書。令子孫熟記而憬悟也。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及早猛省。毋令物類笑人。耿耿此心。質之寒世子將母同。時

中華民國二十有四年歲次乙亥花朝日。江西廣豐叔榮林熙恩沐手謹撰。

物猶如此刊竣漫書簡端十首 江西廣豐白舫徐謙時年八十有一

性善人爲萬物靈。如何讓物獨惺惺。新翻花樣拈公案。別有傷心老淚零。
不乏完人史冊閒。貞廉忠孝考班班。塵封可惜拋高閣。都道青天何處攀。
且莫驚奇且莫疑。從來萬物聖人師。借他對面菱花鏡。各自澄觀自諦思。

去來六道浩無涯。
軀殼雖殊性不殊。
不邀福報不邀名。
聞風起懦志軒昂。
未曾聞見等恆沙。
子雲老矣媿雕蟲。
世情厭故喜聞新。

物猶如此總目

孝友鑑第一
次目

孝象
五

猿拔母箭
五

猿抱母皮死
五

改換皮毛片念差。

天光靈炯現真吾。

只竭當前徑寸誠。

道在天倫日用常。

會意何勞載五車。

三百詩成感慨中。

貴物何嘗薄待人。

犢吞刀
六

犢藏刀
七

犢銜刃
七

孝牛豕
八

犢排戶
八

不朽靈根生意盈。

渾侖無物無人始。

此是乾坤浩然氣。

通慧終篇寄深意。

先我同心無限淚。

安得琵琶聲裂帛。

但願人人心轉善。

羔臥刀
九

東莞五乳犬
十二

孝義犬
一

犬哺母
一

都押衙犬子
二

淤泥中綻白蓮花。

一箇團團太極圖。

千秋掩卷尙移情。

齊開法眼認家鄉。

漫將博物擬張華。

不同低唱綠楊風。

普天孝子與忠臣。

稚犬斃虎
二

三孝犬
三

犬瘞母骨
三

李學士宅孝貓
三

烏反哺
四

長興孝鵝家四二

蝙蝠識母氣二五

●以上孝鑑

同母牛六二

犬痛同懷七二

羽聲合刻七二

昇無足蟹過齧八二

●以上友鑑

忠義鑑第二目次

明皇象九二

元駕象九二

象擊賊十三

定南公十三

粵中戰象一三

昭宗猿一三

龍泉白馬墓一三

陳都督馬二三

河北駿馬二三

蜀藩白驃二三

二犬助戰三三

匡山鷗三三

衆鳥赴火四三

羣峰投江三日五三

●以上忠鑑

南坡義猴傳七三

安福猴七三

白塔山猴八三

瑞昌門外義猴九三

忽雷駿九三

陳平章馬九三

畢將軍戰馬十四

克勒十四

張行人義驃一四

姚氏二犬一四

金絲犬二四

犬殉主二四

黑兒像贊三四

●以上義鑑

貞烈鑑第三目次

比翼鳳四四

許氏園鶴四四

聞鶴墮淚五五

孤鶴哀鳴五五

石鶴夜啼六六

鴛鴦悲鳴六六

柳家燕六六

報恩寺鶴七七

雌鶴表貞七七

●以上貞鑑

鸞睹影悲絕八四

揚州署青鸞八四

鴛鴦投沸湯八四

烈燕投河九四

燕冢九四

鴈邱十五

雙鴈樓二五

鴈憤借死二五

鎮江隨舟鴈三五

民舍鴈三五

銃落鳩四五

衛衙鶴五五

高郵烈鶴碑五五

華亭鶴五五

鴿鬪死五五

相思鳥六五

鄱陽烈雞七五

顏氏鵝七五

●以上烈鑑

慈愛鑑第四目次

鹿働子腸斷八五

鹿胎草八五

孕鹿哀跪九五

鹿母悲鳴九五

塵愛子九五

麀母隨號十六

象泣子十六

猿乞子十六

猿號追子一六

猿遺乳一六

猿垂死乳子二六

老猿悼子二六

猿哀子不食三六

聞牛鳴三六

羊働羔自躑三六

羊乞產後死四六

溺女感化五五

犬埋子骨五五

豚媪哭聲六六

狙指腹七六

鼠狼救子七六

鶴自拔髦八六

燕痛雛墜八六

慈鴛一九

慈鴛二七

免母鶴悲傷十七

烏帶箭喂雛一七

物猶如此

貞烈鑑第三目次 慈愛鑑第四目次

黃衣女乞兒命一七

雞囑兒女二七

雙鯉救子三七

鱔護子四七

魚乳五七

魚爲子貸命五七

蠟蝟五七

恤孤鑑第五目

鬪穀於菟六七

虎憐孤苦六七

狐衛小鴛鴦六七

犬哺貓七七

李氏貓七

貓代乳七七

鳥覆棄嬰七

百鳥飼杜鵑八

鵲替哺八七

來鶴寺鶴八七

慈雞說九七

雞翼雛十

鵝護雛十

仁魚一八

蛛留一絲一八

眷舊鑑第六目次

義鹿冢二八

象悼亡二八

能仁寺猴二八

東峯雙猿三

蜀烏猿三

巧哥捷兒四

詩送野賓五

果然六

犬戀主七

貓戀主七

白香山鶴八

陳州鶴八

三燕殉墓九

蠟丸如故九

鴻贖婦十

景州鴈一

隴山鸚鵡一

隴山鸚鵡二

滇南二鸚鵡三

韓通判鸚鵡三

郎無恙否三

秦吉了四

李氏鳩四

徑山寺雞冢五

烏郎蒼女九五

覓偶而來五九

踐信鑑第七目次

申州虎六九

虎赴西關約七九

黃耳豕八九

圍城犬負米九九

博羅犬一〇一

鶴寄詩一〇一

燕寄詩一〇一

鴈繫書一〇二

飛奴一〇二

物猶如此

眞定鶴二〇一

五時雞三〇一

潮雞三〇一

飛魚失書三〇一

守廉鑑第八目次

周藩馴虎四〇一

豹廉四〇一

浯溪白驢四〇一

芮氏犬五〇一

陸氏犬五〇一

丹穴鳳五〇一

禽避食卵六〇一

齊舊鑑第六目次 踐信鑑第七目次 守廉鑑第八目次

審山鶴六〇一

池上鳴鶴七〇一

介鳥八〇一

黃山白鷗八〇一

越王鳥八〇一

信天緣九〇一

烏蛇食花氣九〇一

蟬五德九〇一

翼善鑑第九目次

鹿繞墳鳴一〇一

羣鹿感孝一〇一

虎避孝子一〇一

虎釋孝女一〇一

虎守忠義屍一〇一

善士義虎墓一〇二

虎護高士廬一〇四

義虎傳一〇四

三馬驚逸一〇六

牛助孝子一〇七

羣烏銜土一〇七

羣烏集舍一〇七

庭烏哀泣一〇八

仁烏蔽樹一〇八

日南雙鴈一〇八

翼善鑑第九目次 二一

物猶如此

翼善鑑第九目次

救難鑑第十目次

酬德鑑第十一目次

二二

神鷹百十九

龜負孝子百十九

龜負閣百二十

龜銜樹百二十

救難鑑第十目次

義虎橋百二十一

孫堅馬百二十一

苻堅馬百二十一

馬躍水援主百二十一

向生騾百二十一

牛鬪虎百二十三

牛鬪盜百二十三

伏波灘犬百二十四

義靈百二十五

平望鎮犬百二十六

楊褒犬百二十八

犬救溺百二十八

犬救火百二十八

犬救火百二十九

犬救火百二十九

犬昨虎百三十

犬斃蛇百三十

犬斃蛇百三十一

燕侶營巢百三十一

鸚鵡救火百三十一

畫眉警盜百三十二

鶴吞蛇百三十三

龜濟將軍百三十三

巨魚救商百三十四

鱈救火傷百三十四

仁蜂百三十五

蟻嚙械百三十五

酬德鑑第十一目次

鹿報恩百三十六

鹿報恩百三十七

鹿報恩百三十七

華容象百三十八

虎助祭百三十八

虎送新婦百三十八

病馬報恩百三十九

鄔氏犬百四十

蕪湖犬百四十

龕中犬百四十一

闍者犬百四十二

母犬投兔百四十二

獺賄百四十二

鼠薦卷百四十三

鼠捧珠百四十四

鶴銜珠一百四

鶴銜珠二百四

夢雉拜四百五

雀銜環四百五

雀獲盜四百六

龍報恩一百七

龍報恩二百八

龍報恩三百九

白魚書四百九

龍宮方五百十

龜引路五百十

龜授方五百一

禹門鯉五百二

鯉報延齡五百三

放鯉增紀五百三

鯉負舟五百三

羣魚解毒五百四

定風珠五百四

蟻入闌五百五

雪冤鑑第十二目次

毗陵猴五百五

金華猴五百六

駱復讎五百七

牛報兩世讎五百七

牛白冤五百九

牛報怨五百九

犬斷讎頭六百十

犬殺狄靈慶六百十

寺僧犬六百一

崔仲文犬六百一

武林犬六百二

太原客犬六百二

西華門外犬六百四

范翊犬六百五

犬魂白冤六百五

犬魂白冤六百六

豬道人六百七

大鳥助鶴六百八

小鳥助鶴六百九

小鳥助鶴六百九

鴉集鈴索七百十

盱眙鴉七百十

綠衣使者七百一

鵲銜草衣七百一

烏銜誣牒七百二

高平縣雞七百二

龜訴客冤七百三

丹陽蛙七百三

物猶如此

馴德鑑第十一目次 雪冤鑑第十二目次

蝌蚪呼冤七百七十四

百獅池蟹七百七十五

蠅集筆端七百七十六

知幾鑑第十二目次

荊州馬七百七十六

慕容廆馬七百七十七

陸糧長馬七百七十七

牛前知七百七十八

鄭韶犬八百八十

劉都督犬八百八十一

秦氏犬八百八十一

踏安犬八百八十二

分水犬八百八十三

靈貓覆酒八百八十三

燕培城八百八十五

鶴留箋八百八十五

蛤知不第八百八十五

通慧鑑第十四目次

天狐指竅八百八十六

豬得舍利八百八十七

豬修行八百八十八

鼠聽經八百八十九

念佛鳥八百八九

佛現鳥八百九十

鶴檢書九百九十

鸚鵡警夢九百九十

鸚鵡念經九百九十

鸚鵡念經九百九十一

鸚鵡念佛九百九十二

鸚鵡念佛九百九十二

鸚鵡念佛九百九十三

鸚鵡念佛九百九十三

鸚鵡念佛九百九十四

雞念佛立化九百九十四

明宇寺雞九百九十五

鵝聽經九百九十五

鵝聽經九百九十六

鵝聽經九百九十六

鵝聽經九百九十六

魚知經數九百九十七

萬魚念佛九百九十七

萬魚念佛九百九十七

萬魚頂經九百九十七

萬螺還經九百九十八

蜘蛛龕九百九十八

蜘蛛塔九百九十八

蜈蚣聽說法九百九十九

張修五跋九百九十九

物猶如此

江西廣豐徐

謙鶴子編

鄭

湘靈浦校刊

孝友鑑第一【二十四案】

孰無父母。孰無兄弟。猗嗟物兮。孝友如是。歌者傷心。聞者隕涕。輯孝友。

●孝象出短齋雜記劉時用言。見一老象將死。其子取草飼之。已不能食。則運鼻周拭

其身。雙淚如雨。及母死。子泣躍而仆。○鶴子曰。一腔血淚。滴滴從心坎流出。昊天

罔極。何處想起。真覺滄海無盡。血淚亦無盡也。

詩曰。乾陀萬里斷歸魂。運鼻周身半淚痕。血乳三年說文象。一年。乳三年。勞苦甚。何能寸草

報深恩。

●猿拔母箭出聖師錄鄧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為母拔箭。吮其血。以木葉塞瘡口。悲哀

不已。芝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耶。吾從今不獵矣。

詩曰。拾橡攀蘿不暫離。弓聲霹靂黑風馳。箭鋒洞處君休喜。看取猿兒吮血時。

●猿抱母皮死出聖師錄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

物猶如此 孝友鑑 孝象 猿拔母箭 猿抱母皮死

皮子抱皮跳躑立斃。蕭氏子爲作孝獫傳。○鶴子曰：殺其母，而以皮示其子，不知是何肺腸，傷天地之和，觸鬼神之怒，莫此爲甚。

詩曰：孤影空庭，落月淒前。宵猶傍白雲，栖驚心瞥見魂銷盡。覓母黃泉掩面啼。

●●犢吞刀出柳崖外編 沭陽縣王屠，鼓刀解牛爲業。買子母牛二，先擬縛宰其母，磨厲

以須。適有叩門者，置刀而出。犢乘閒銜刀，至鄰舍孫老家，觸門以角。孫故業農，出見犢口有刀，吞之，猶餘其半。須臾吞畢，對之哀號。方驚異閒，屠以不見犢與刀，尾之來。孫問之，乃知犢之吞刀，蓋不忍其母之就死也。問原值，加倍買之，解母牛縛，牽以來。犢見而號，號而跪。母牛亦臥而舐其首至尾。孫意謂犢無生理矣，數日竟無恙。後特牛力田數年，犢亦力田二十餘年。至孫老之子而後死。死後有聞吞刀之異者，剖腹視之，屠刀在腹胃閒，有厚皮包之，如新銛之括於囊橐焉。○柳崖子曰：傳有犢爲其母潛埋屠刀事，近世吾鄉王雅村，亦聞有之。此之吞刀，其情更慘。依依孫老家，力田至死，可謂母子不孤恩矣。○鶴子曰：驚天動地事，僅見此犢。我讀此案，始

而咋舌。既而斂容。既而墮淚。既而起舞。

詩曰。吞刀鑿鑿莫疑虛。叩角獨尋孫老廬。子母乍逢仰天慟。一時狂喜更何如。

●●犢藏刀

出同生錄二編

雲南安寧州趙屠宰一母牛。既縛矣。入室取桶。其犢在旁。遽銜

刀石隙。屠覓刀不得。鄰人告其故。屠不信。取刀置原處。隔窗視之。見其犢如前所爲。趙大悲悔。遂入華山爲道士。日叩神懺悔。養此二牛二十年。死而瘞之。○鶴子曰。

此與送羊母子入寺之安屠。皆能發勇猛心。放下屠刀者。寒山子詩。所云蓮花生沸湯也。

詩曰。刀頭轉瞬血飛紅。小犢銜刀計已窮。二十年閒隨母飯。華山消受好松風。

●●犢銜刀

出同生錄二編

嘉靖乙卯。胡撫鎮賢。統兵禦倭。過臨山。小憩樹下。見屠兒將椎

一牛。一犢尙隨乳。私銜利刃。至車溝內。以蹄踢沒泥中。屠徧索不獲。胡語其故。後沒於陣。○鶴子曰。藏刀石隙。而母幸生。埋刃車溝。而母竟死。犢之救母一也。而有幸。有不幸。豈非數之前定哉。然孝心耿耿。流傳至今。何嘗磨滅。

詩曰。藏刀深密畏人知。此境此情良可悲。底事旁觀喜饒舌。累他母子永分離。

●孝牛家

出井蛙錄

金谿前參政漆尉山爲余言。邑南四十里。地名九都。田家姓黎者。

畜一子母牛。子齒剛半歲。七月閒。田家縛乳牛於家。駕母牛耕隴上。耕畢。放牛牧洲渚。日亭午。風雨晦冥。雷電交作。牛忽爲霹靂所擊。田家招集隴上人。委斃牛於河。歸見乳牛臥圈中。憐而歎息曰。若母已爲雷擊死於某隴上洲渚矣。乳牛遽起。悲鳴不已。次日。黎放牧他所。去洲渚猶里許。卽騰躍奔至其母被擊處。躑躅號咷。不飲不食。屢逐不起。旣而鞭之歸。歸則脫韉逸去。偵之。則復繞哭前處。一晝夜不絕聲。撞地頭破而死。鄉人哀其孝。瘞於死所。封其墓。表曰。孝牛家。至今尙存。此順治丙申七月事。

○鶴子曰。一乳牛耳。而能傷慟其母如此。且傷慟而竟能以身殉母死如此。

詩曰。膝下初離盼未歸。昨宵含乳夢依依。英靈尋母河洲徧。怒蹴寒濤十丈飛。

●犢排戶

出警心錄

桐廬人畜一犢。同日鬻之。農者取犢。屠者取犢。並驅出門。屠

引犢渡溪。入其家。犢立溪外。引首長鳴。農鞭之不動。促之行。每數步必回顧。越複嶺。

穿支徑。至田家。置之欄中。屠夜具湯鑊。且將烹特。聞戶外牛鳴甚急。特應之亦急。屠起視之。則農向所買犢也。排戶而入。跳依母旁。特亦連舐其頸。屠雖悍忍。惕然動心。反湯滅火而寢。農失犢所在。求之數日。遇屠具言其事。相與歎息。農並以原值贖特而去。○李斯義曰。子鳴母應。情何眷戀。排戶而入。情何急切。讀此令人惻惻。

詩曰。犢來已不望。生還幸母全。軀返故山。迢遞屠門溪。隔斷夜深誰引叩柴關。

●羔臥刀

出同生錄二編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並羔。一日欲剖其母。縛上架之。次其

羔忽向安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驚異良久。置刀於地。去喚一童稚。共事剖宰。及回遽失刀。乃爲羔口銜之。置牆陰下。而臥其上。安疑爲鄰人竊。忽轉身趨起。羔兒見刀在腹下。遂頓悟。卽解下母羊。與羔並送僧寺乞長生。自身尋捨妻孥。投寺內竺大師爲僧。名守思。○鶴子曰。霜鐘一杵。大衆試靜思。此羔瞥見縛母時。若何心碎。跪屠

時。若何血迸。臥刀時。若何膽戰。隨母入寺時。若何足蹈。孝哉羔乎。毅哉屠乎。

詩曰。殺機一動幾時休。羔跪屠前枉淚流。轉眼擘開生死路。何人刀下肯回頭。

●東莞五乳犬出陳定九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尹家牝犬子也。牝犬色白

而尾駢。四足皆黑。恭尹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尹。未嘗須臾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嚙恭尹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尹悟卽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噪。若以爲衛者。以是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壯。既長。恭尹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母犬卽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尹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瘡。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繞母犬。搖尾。若爲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尹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哀號。如是者數年不輟。○衡塘退士曰。此文當與昌黎董生行參看。○鶴子曰。元孝先生高懷亮節。時露詩歌。迄今讀獨漉堂集。愜爽激烈。想見其爲人。此犬託身忠義之門。得其主哉。觀

其始終事主忠矣。五子之孝。殆其母忠於所主之冥報乎。

詩曰。劫火餘生笑種瓜。仙厖衛主守煙霞。不慚獨漉堂前走。孝子鍾靈義士家。

●●孝義犬

師出聖錄

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俊犬四。常畋迴廣圍。輒飼以梁肉。其一獨

填茹咽喉齒牙閒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篋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効。後齊卒。犬日夜嗥吠。越月。將有事於邱隴。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夕。犬獨來。足踏成坳。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斃。○李斯義曰。犬陰養其母。瓊愛犬而並及其母。犬益感恩。可見子之孝親。人物皆然。而瓊之恩。亦足以致犬之死。則世之不加恩養。而欲人之以死効者。亦見之左矣。

詩曰。病母銜恩豢養豐。赤心報主死生同。豈唯孝犬人間少。更有稜稜國士風。

●●犬哺母

出警心錄

詹材。德興田舍民。家貧。犬生子無食。鹿坡王氏。相距半里。求其子

歸。飼以糟糠。每食竟。卽掉尾返故處。嘔以哺母。至暮復然。風雨不輟。有士人爲賦孝犬歌。

詩曰。敢辭風雨路艱辛。朝暮徘徊傍母身。安得家家歡菽水。白頭誰念倚閭人。

●●都押衙犬子出玉堂閒話 秦州都押衙石從義家。有犬生數子。其一獻戎帥琅琊公。

自少至長。與母相隔。及節使率大將與諸校會獵郊原。其犬忽子母相遇於田中。忻喜之貌。殆不可狀。獵罷。各逐主歸。自是其子逐日於使廚內竊肉。歸飼其母。至有銜其頭。肚膺。盈於衙將之家。衙中人罕有知者。○李斯義曰。母子至性。久相隔而偶相遇。其喜自倍於尋常。閱此。不覺興感而歎。

詩曰。宋鵲韓盧蹴陣雲。乍逢母子兩欣欣。何勞考叔嘗羹請。不似東方遺細君。

●●稚犬斃虎出警心錄 村民趙五。其家犬生子甫兩月。隨母行。母爲虎噬。五呼集鄰里。

壯士持矛逐之。稚犬奔銜虎尾。虎帶之走。犬爲荊棘挂胃。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因繫累行遲。衆追及。斃刀下。○李斯義曰。稚犬捐軀不顧。真是天性。可見天下巨奸。

肆虐。匹夫切齒。便可畢命。故惡不可肆。小不可欺。率皆如是。

詩曰。犬銜虎尾。疾颯馳。虎怒咆哮。犬不知。雪滾刀光。虎頭落。孝心天亦與扶持。

●三孝犬師錄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三子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

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爲孝犬云。○鶴子曰。泚穎掩親。迫不及待。想見三

子悲哀含骨。蒼黃抱土時也。

詩曰。爭相銜骨安荒隅。伏地悲號淚血枯。人子愈多親愈苦。一抔何處待青烏。

●犬瘞母骨心錄 黃琛甫。新昌人。有牝犬。爲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含之。瘞諸

野。○李斯義曰。世有殮而不葬。待其富貴。擇佳阡。因循歲月。家計蕭條。卒至欲葬

而不能者。皆棄骨也。

詩曰。狺狺何事意倉皇。含骨逡巡古道旁。過客爭詢埋母處。野風吹徧土花香。

●李學士宅孝貓新語 李學士文園家畜貓。生二子。牝牡各一。後牝死。牡在其

母每臥。則必枕其子。子爲所枕時。帖耳瞑目。癡若土木。蓋恐驚母臥也。或身癢。偶小

轉側。母卽怒。嚙爪裂。往往血毛絲落。子伏首順受。無敢逸。如是者數年。留心察之。百不失一。母後以癩死。子哀泣嗷嗷。晝夜不絕聲。飼之不食。偶窗前有繫物繩垂下。及且視之。貓縊其上。糾纏百結。急不可解。衆咸歎異。呼爲孝貓。○浮槎散人曰。性真之地。原不可以施報論。顧恩勤鞠育。彼儼然人者。且有視等行路者焉。蠢茲一貓。而竟虐之不敢避。事之唯恐傷。卒之母死。而不惜以身殉也。人何求多。苟能無愧。此貓亦庶幾乎。

詩曰。絲毛雨落血涔涔。孺慕依依夢裏尋。誰謂烏員仙蛻去。片魂枕母臥花陰。

●烏反哺出禽經慈烏曰。孝烏。長則反哺其母。背小而白。○鶴子曰。運斗樞云。烏陽烏陽。氣仁故反哺。唯仁斯孝。天性然也。

詩曰。爲雛銜食羽毛摧。雛長酬恩老漸催。愛日無多休錯度。何能反哺到泉臺。

●長興孝鵝家出寰宇記。又載人譜類記。天寶季年。長興沈氏畜母鵝。育卵而腸出以斃。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母。復銜芻草列前。若祭奠狀。向天悲叫而絕。沈以爲異。函而

埋之。後人因呼孝鵝家。○李斯義曰：一鵝雛耳，卽知孝母。人於父母當何如？曾見有人飲酒食肉，嘻笑戲謔於讀禮時，自託高致，此必無人心者。讀此，能不愧殺。○鶴子曰：親沒如此悲切，不知親存若何依戀也。

詩曰：事死何如及事生。仰天泣血涕縱橫。爲兒捨命身難贖，泉下誰聞慟母聲。

●蝙蝠識母氣出警心錄又見鄭暄昨非菴日纂鮮于氏眉州人，因合藥，磔一蝙蝠爲末，及和劑。

則有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爲之灑淚，誓後合藥不用生命，更勤於放生。藥未服而疾旋瘳。孝鑑以上○李斯義曰：蝙蝠識母氣而來，可

見母子一氣同體，生死相關，故斷不可以生命合藥。夫傷物以救己命，卽能救亦屬殘忍，況未必能救耶？憶予乙亥歲，安孺人病篤，醫家謂用全鼈和丸可救，予不許。醫暗製服，竟不瘳。夫不能救而徒傷物命，可慨也。嗣是凡遇炮鼈，卽不爲我殺，亦永不復食，以當懺悔。○鶴子曰：靜觀蝙蝠識母氣圍聚一事，不特當時盡室灑淚也。至今予讀之，亦爲掩卷淚涔涔下。昔孫思邈著千金方，濟人廣矣，而以物

命爲藥。神讓其不得白。日輕舉。後思邈取草木之藥。代蟲蝨水蛭之命。作千金方三十篇。乃仙去。又華陽陶隱君。見其執役門人桓闔。先馭鶴而升。陶曰。某行敦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留在世乎。願爲訪之。三日桓君降。密語陶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蟲蝨水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署蓬萊都水監。陶乃以草木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過。後得道。夫以濟人爲懷者。猶以戕物命而難道。天譴如此。此可悟天心好生。非厚於人而薄於物也。章章矣。

詩曰。藐孤雙睫未曾開。那識遙尋母氣來。縷縷斷魂猶戀子。藥鐙煙外影徘徊。

●同母牛

出異信錄

宣城王氏兄弟不和。協因而析爨。猶相牴牾。兄畜牝牛產犢。鬻

於戚。繼又產一犢。而牝牛死。戚復鬻犢於其弟。同兄犢置牧場中。迨晚。兩犢同宿。兄欄內。弟力挽不出。自是往來迭宿。似識爲同母生者。兄諭弟曰。牛猶若是。可以人而不如獸乎。弟感泣。友愛如初。○鶴子曰。兩犢戀戀不舍。物之性光發現處。兄弟悻

怍忽動。人之性光發現處。

詩曰。愧殺操戈共室人。相傾相軋忽相親。看渠兄弟溫存意。也似姜家布被春。

●●犬痛同懷出建寧志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解人意。後白

者忽目盲。不能進牢而食。主人以草藉檐外臥之。花者銜飯吐而飼之。夜則臥其旁。及白者死。埋之山麓閒。犬乃朝夕往繞數匝。若拜泣狀。臥其旁。必移時而反。○○鶴

子曰。骨肉之恩。手足之愛。是犬。生則推食以食。沒則竭誠盡禮。洵無忝友于矣。

詩曰。釜中豆泣更燃萁。犬性纏綿乃若斯。含飯傷心黃土隔。夕陽子影下山遲。

●●羽聲合刻出因樹屋書影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

其一贈陳子右。繭。韓子人穀。各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閒。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除地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弔之。詩。成人穀持告。其家羽。輒騰擲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

子左之爲之序。物固多情如此。○鶴子曰。互相問曰哥哥好。說不盡別後惓戀之
況。聞凶信曰哥哥死。說不盡當時慘裂之慟。

詩曰。同來閩嶠樂如何。誰料參商飲恨多。旅鴈分飛雲水斷。幾曾芳訊到哥哥。

○昇無足蟹過齋出闡義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齋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

二三蟹相附而趨。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齋。因歎曰。人爲萬物
之靈。兄弟朋友。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義如此。遂命
拆齋。從茲不復嗜團臍矣。以上友蟹○吳長卿曰。古語以手足痿痺爲不仁。非也。兄弟

手足也。兄弟而不仁。乃真痿痺也。蟹無足不能行。二蟹負之而趨。吾不知其兄弟
乎。朋友乎。然此乃真手足也。一象被傷。則羣象相扶之。病則相守之。死則向南跪
拜。哀鳴三市。相與以木覆之。吾不知其兄弟乎。朋友乎。然此亦真手足也。○鶴
子曰。物之真性到十分。可以動人。人之真性到十分。可以動天。

詩曰。欲行且止倩誰扶。一蟹蹒跚八腕無。安穩中流向前去。餘生相傍老菰蒲。

忠義鑑第二〔二十七卷〕

乾坤正氣。乃鍾於物。義膽忠肝。淋漓快筆。捲激昂。靈風拂拂。輯忠義。

●明皇象出警心錄唐明皇。每賜酺御樓。引大象拜舞。動中音律。及西幸蜀。祿山驅舞象入洛陽。大宴羣酋。出舞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令之舞。象皆憤怒。努目不動。祿山盡殺之。○李斯義曰。舞象不助逆。以欺羣酋。此與衆梨園之歛歔泣下。何異。人物同情。雖櫻死奚懼哉。

詩曰。裂眦刀頭死若生。象魂泣拜錦官城。慟心凝碧池頭醺。不獨錚錚雷海清。

●元駕象出聖師錄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及下。○閒居偶錄載。明林子羽義象行云。有象有象來大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飼之亦不哺。屹然十日受饑渴。俯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敢屠。侍衛傳宣呼壯士。披甲各執丈二。衆戰久不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

月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璽。萬樂爭擁羣龍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爲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爾何汙。天子垂衣治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

詩曰。忍看荆棘臥銅駝。意氣及前骹髒多。不讓將軍王保保。一時色壯舊山河。

●象擊賊出滇黔紀游義象冢在馬隆州。明天啓閒。水西安氏叛。率衆犯州。滇省戒嚴。

撫軍調陶土司禦之。陶有一象。日將暮。伏山澗中。鼻吸泥水數斛。突出咆哮跳躍。鼻噴泥水。直抵賊壘。賊衆驚駭。欵捲一賊。擲空墜死。陶牙將乘機逐北。遂獲大捷。及曉收師。象中毒弩而斃。土人德之。瘞於南山。春秋祭掃。至今不替。○鶴子曰。彼竭我盈。故克之。象何智且勇哉。不幸中弩而斃。丹誠耿耿。精靈如在。於象乎奚傷。

詩曰。隻身辟易萬貔貅。血食南山春又秋。鼻捲賊頭齊破膽。風雲長護馬隆州。

●定南公出聖師錄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日橫。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

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火礮攻斃之。

詩曰。粉骨飛灰不顧身。象奴苦勸象彌曠。赤心只有蒼天鑑。愧爾承恩拜爵人。

●●粵中戰象

出懸編

數年前。粵中獲一戰象。諭之降。不許。死則點首。乃以火鎗三百

環射之。麋爛死。死猶屹立不仆。○○徐仲光贊曰。披堅有年。死敵其律。地絕天窮。吾

事斯畢。崩角未能。洞胸奚恤。以此強項。告彼柔膝。

詩曰。斷頭無憾効孤忠。戰象斑斑浴血紅。屹立乾坤留浩氣。火鎗煙裏化清風。

●●昭宗猿

出聖錄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梁篡位。召此猿令殿下起居。

猿徑趨座前。跳躍奮擊。朱怒。立殺之。○○鶴子曰。朱則孤恩。猿不負德。宰相張文蔚

輦。何處容身哉。

詩曰。乾坤瀕洞罷朝參。恩渥難酬淚暗含。也忝玉皇香案吏。堂堂豈肯事朱三。

●●龍泉白馬墓

出聖錄

龍泉縣有白馬墓。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

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氣絕。夫人義之。因葬焉。標曰白馬墓。

詩曰。奔回匹騎一門驚。繞墓飛沙怒未平。月夜騰空風鬣動。長嘶猶趁舊屯營。

●陳都督馬出鉛山縣志 二忠祠。在鉛山陰漿口。正統十三年十一月。處州賊葉希八。

劫車盤嶺。副都督陳榮帥二千兵。同指揮戴禮。合兵進剿。榮至祝公橋。賊誘入周道塢。宋家磔。兩山伏甲。首尾相擊。榮禮力戰死。榮馬自十三都躍入縣堂。三跳而斃。鄉人憫其忠。立祠祀之。

詩曰。帶來戰血徧身流。三躍公堂怒不休。都督忠魂應未遠。揚鞭待我陣雲頭。

●河北駿馬出懸楊編 流賊破河內。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駿甚。賊將騎以入。

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觸牆而死。○○徐仲光贊曰。本自可生。亦知無責。

悼彼傾崩。忍忘鞭策。彼肉則糜。我心斯石。是馬是人。大河以北。

詩曰。觸死衙前怒尙嘶。令君與馬赤心齊。願爲厲鬼先驅賊。萬顆頭顱踢作泥。

●蜀藩白驃出聖師錄 張獻忠之破蜀也。蜀藩率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驃。躑躅

其旁。亦跳入殉焉。後樵蘇者。值天陰時。於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驃出沒蔓草閒。

詩曰。無聲躑躅有餘悲。宮井苔花好護持。莫遣銀牀秋雨塌。此中碧血尙淋漓。

●二犬助戰

出警心錄

紹興二十九年冬。撫州宜黃縣。劇盜謝軍九。鳩衆百輩。椎埋剽

劫。戕殺李縣尉家。知縣李元佐。適在郡。尉遣弓兵討捕。都頭劉超前行。王宣繼之。與盜遇。超卽遁。宣所部。不及盜之半。大呼鏖戰。黃山下。宣素畜二犬。每出必從。是時亦奮呼。噬盜死者二十人。遂奔潰。宣退休山上。已而盜復還。盡斷死者首。攜以出。蓋慮爲官兵所識。宣望見。怒曰。我殺之。而縱彼取頭顱去。何憑報殺。率衆趨下。再戰移晷。反爲所敗。宣與二兵得三級。馳取徑路。絕田而西。方穿囊秸中。陷於淖。盜追及。俱遭屠戮。二犬守其尸。部伍環集。以事白於縣。元佐回邑。厚卹三家。命治棺往斂。犬凝立。經日不食。見家人。搖尾迎之。導至尸前。宣歸葬。犬亦死。○李斯義曰。宣討賊甚力。二犬相從噬賊。已屬難得。更難其死而守其尸。葬則殉。其難耳。

詩曰。莫云用犬猛。何爲追賊如風肉。亂飛可惜功。成銜恨死戰。場駐馬客歎歎。

●厓山鵬

出聖師錄

厓山之敗。陸秀夫負祥興帝赴海。時御舟一白鵬。奮擊哀鳴。和籠

墜海死。○明張廷實白鷗歌云。君不見瀘南秦吉了。饑死不入蠻夷邱。又不見唐
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喉。嗟爾白鷗急主難。委質翻配三忠儔。憶昔海黃霧四
塞。天狗如雷墮東北。三辰塵戰日無輝。伏尸百萬海盡赤。六軍披靡可奈何。雲從
飛龍赴碧波。白鷗籠中起躑躅。恨不握劍揮長戈。劍欲截斷參政首。戈欲鏘絕宣
慰腹。請回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揮一帚。皇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吾心悲。鴛
身直翅輕一擲。竟與金籠飽鯨鯢。嗚呼。白鷗乃羽族。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廁中
拉脅奴。禽獸之心人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算來何如豢此禽。羽衣縞裳奪霜雪。
忠肝義膽追鸞鶴。只今茫茫海天角。魂逐三忠戲溟漠。千回化作精衛翔。悲鳴直
待滄溟涸。詩見開居偶錄 ○鶴子曰。和籠墜海死五字。如見鬼神閃惚情狀。

詩曰。海哭天哀戰血紅。更無人到情開籠。茫茫精衛無窮恨。都付崩濤慘霧中。

●衆鳥赴火

出廣輿記

鳳凰山。在蒙化府城西南。昔有鳳鳥死。每歲季冬。衆鳥哀弔

其上。土人於鳥來夜。燃炬候之。鳥輒赴火死。

詩曰。橋山風肅月黃昏。阿閣輝光久拜恩。草莽微臣慚後死。煌煌大義炳乾坤。

●羣蜂投江三日

出聖師錄

正德閒。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遊。遇鷺鳥攫其王

噉之。羣蜂飛鳴不去。自投江中。前後死者三日乃盡。楊遂菴相國一清。令家僮瘞焉。

表其冢曰義蜂。作文祭之。

以上忠鑑

○徐仲光贊曰。垂裳蒙難。禍由輕徙。左右伊何。臣

罪萬死。慟彼銛鋒。慘此滔水。五百田橫。共成一是。

●附錄○池北偶談云。金山有義蜂冢。鎮江府廨。有蜂一筒。逸出。其主斃。羣蜂

相揉藉爭死之。不下萬餘。嘉靖中。鎮江嚴同知者。爲立義蜂冢。徐尙書養齋問。作

蜂冢歌。紀事云。羣蜂勢方屯。主蜂自殘折。意氣許與成君臣。義心欲奮秋陽烈。摧

軀抉股同死君。田橫門客多如雲。後人重死不重義。捧頭鼠竄何紛紛。微蟲感恩

乃至爾。吁嗟萬靈不如此。金山山高江水寒。孤冢蒼茫爲誰起。西園雜記云。嚴名

應階。綠雪堂雜言云。在北固山。楊遂菴閣老表爲義蜂冢。○亦復如是云。有姚

姓者。善養蜂。歲獲蜜數千斤。家以小康。余嘗至其家。姚告余曰。蜂一日兩衙。應潮

上下不差時刻。或風雨將至。則潮愆期。以驗陰晴。恆不爽也。時余正同姚觀蜂衙。適牆角雨塌。收蜂之器。壓損其一。見內所營之策。中聳一臺。大如桃李。一蜂大於衆蜂。青蒼色。獨居於上。姚曰。此蜂王也。余曰。觀此。則王元之之蜂記。所謂營巢如臺。擁王而行者。句句實錄。化書云。蜂有君臣之禮。不誠然乎。姚曰。蜂。微物也。胡亦有知。余曰。不觀之蟻乎。其居有等。其行有隊。昔人謂。蟻有君臣之義。故字從義。蜂與蟻皆微物。蟻既有知。則蜂應亦有知也。況凡物莫不有知。如駝知泉脈。老馬知塗。燕知戊己。蝠知庚申。鶴知夜半。雞知將旦。鵲知太歲。鼃知應更。魚知丙日。鼠知拱立。狐知聽冰。蜃知噓樓。極之歲蘭知元日。桐與椶櫚知閏月。草木無情之物。且亦有知。則血氣之類。其有知宜也。不過得氣之偏。知僅於此。不能就所知而擴充之。所以爲物。人則萬善皆備。無所不知。所謂人爲萬物之靈也。盡其量。則爲聖人。唯楛之反覆。不特近於禽獸。其一知之明。且有時反不能如物也。可危哉。

詩曰。萬蜂爭擲浪花堆。三日江雲慘不開。諫獵書曾回漢武。侍臣惜乏馬卿才。

●南坡義猴傳出宋曹會秋堂文集建南楊子石袍告子曰。吳越閒。有鬻髻丐子。編茅爲舍。

居於南坡。營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於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爲命。若父子然。如是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渝。及丐子死。猴悲痛旋繞。如人子躑躅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頰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錢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裾。擔者爲昇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於道旁乞食以祭。祭畢。徧拾野之枯薪。廩於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迺長啼數聲。自赴烈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歎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冢。○張山來曰。有功世道之文。如讀徐阿寄傳。

詩曰。事生事死費躊躇。腸斷南坡舊草廬。烈火燄中魂冉冉。彩霞天半擁飄車。

●安福猴出騷園雜志康熙九年庚戌冬。積雨雪。自十月至十二月二十四日。雪益甚。行者多失足至死。安福縣。有戲猴行乞者。擔二簍。登邑之狗爬嶺。風凜衣敝。卻行不

得上。遂僵死嶺半。是時猴計窘。四望。前有客三人。趨別道。急前扭之。三客方求脫。不得。問猴有所訴乎。卽叩頭。命猴前引。至嶺半。則一死人。棄擔在道。客驚訝曰。不速去。恐後來者。謂我輩有戒心。殆矣。猴向客哀號不已。客問。有何事。當如所請。猴取死者鎖鑰。啓篋。得銀三兩。猴平稱給三客。客曰。以此具棺乎。謝不能。猴搖首再四。曰。給吾輩辦事。葬主人乎。卽諾。諾應聲。三客同力掘穴。將瘞尸。猴告且止。更取擔上草蓆十貼。出篋中木棉數斤。割八蓆。分棉三分之二。授三客。令裹骸。客爲泣下。一一經紀。封土畢。卽白猴曰。願攜汝歸養。汝何如。猴不應。繞土三匝。慟號跳躑。首觸石而死。三客始知先餘棉蓆者。爲當葬自身也。卽縛束猴。與戲猴者爲合冢。葬嶺上。道旁。三客還。爲安福人道其事。湘潭郭幼隗。爲義猴傳。

詩曰。相依爲命慟途窮。慘慘彤雲獵獵風。願附主人同藁葬。生理熱血雪花紅。

●白塔山猴師出聖錄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爲衣食者。十稔矣。寓嘉州白塔山。主者死。葬於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爲夫。猴舉手擲揄之。婦弄猴使作伎。

猴伏地不應。鞭之輒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抱土悲號。七日而死。

詩曰。羞抱琵琶塞耳聽。也同七日哭秦庭。嘉州白塔山前路。哀嘯寒楓鬼火青。

●瑞昌門外義猴師出聖錄咸熙中有翁嫗弄猴瑞昌門外。一日嫗死。翁葬之。未幾翁死。無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爲義猴。

詩曰。待誰負。鋪妥翁身。蹙踊無殊子。喪親落木蕭蕭啼不住。酸風愁絕路旁人。

●忽雷駿出西陽雜俎秦叔寶所乘馬。曰忽雷駿。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詩曰。四蹄奔月躡青煙。颯爽英姿馬亦然。何處敝帷埋駿骨。欲澆醞醪野風前。

●陳平章馬出稽神錄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於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家道賀。且求快壻。公其先歸。璋策馬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昇至。璋力疾出。昇慰訊已。恩恩告別。璋召馬數之曰。吾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墜我。畜生。不忍卽殺。使牽去。勿與芻秣。是夕。圜人竊具芻粟。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圜人以告。

璋復召語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日乃飲飫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日。馬悲鳴而死。

詩曰。的盧今日竟妨吾。數罪何辭謝秣芻。故相恩深難寸報。靈輻努力効前驅。

●畢將軍戰馬出聖師錄畢再遇。兖州將家也。開禧中。戰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卽避之。後居於營。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駟異常。獨再遇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圍中。會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仰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好言誠曰。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而斃。

詩曰。烏騅伏櫪失重瞳。百戰沙場翊大功。熱血滿腔何處灑。仰天一慟颯靈風。

●克勒出聖師錄清時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騮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鱗甲然。翹駿倍常。識者詫爲龍種。王愛之。王薨。馬躑躅哀鳴。未幾隨斃。

詩曰。龍種奇姿一顧空。天人駕馭必英雄。世無伯樂誰眞賞。昂首悲嘶萬里風。

●張行人義驪

出池北
偶談

同年張鶴洲行人。嘗乘一驪。甚愛之。康熙甲辰。鶴洲以科

場事下刑部。餽粥不繼。乃以驪抵逋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墮其新主。而逸歸張邸。稍近之。輒蹄齧不已。家兄西樵。官吏部。爲賦義驪行。嗚呼。此驪勝華歆賈充褚淵六臣之徒多矣。

詩曰。義驪日下競稱奇。消得瑯琊吏部詩。新主縱然芻秣好。不如故土樂忘饑。

●姚氏二犬

出廣
異記

吳興姚某。開元中。被流南裔。隨行者奴二犬。奴曰附子。其子

曰小奴。性俱悍。居南久之。惆悵思鄉。計害其主。庶家得歸。姚僻處。鄰里不聞。附子忽白主云。郎君燕人也。今流離萬里。儻有不祥。奴當扶櫬歸北。頃覺衰憊。恐溘然朝露。小輩無能爲役。則郎君遺骨。長此漂泊他鄉矣。願早圖之。姚喻其意。云。汝欲我死耶。奴曰。正爾慮之。姚請約來朝。及晨。奴父子豐膳。婉勸加餐。姚停觴哽咽。見二犬依依左右。適奴入時。與之食。因撫二犬云。豢汝多年。今奴殺我。汝知之乎。二犬亦哽咽不

食顧主悲號。俄附子至。一犬突咋其喉。斃。一犬疾入廚。咋小奴喉。亦斃。又咋附子之婦。斃之。姚遂免難。○鶴子曰。奴父子陰謀叛逆。炯炯在二犬心目中。含憤切齒。豈伊朝夕哉。前此臥月吠花。傍主自若。後則轟霆掣電。斬草除根。犬乎犬乎。義也而神矣。

詩曰。一般豢養兩般心。觀變迎機智勇沈。劍客空空輸痛快。驚魂乍定涕沾襟。

●金絲犬出聖師錄沈處士恆吉。購一金絲犬。長不逾尺。甚靈警。晨夕與俱。憐惜備至。三載。處士病。犬不食數日。及卒。殮於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櫬期年。犬常臥其側。將葬。一觸而斃。

詩曰。主沒何依淚暗吞。繞墳不住吠黃昏。賤軀豈惜酬知己。縱伴黃泉未報恩。

●犬殉主出聖師錄劉釗。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馬負薪山中。犬尾之一日。犬獨歸。向釗子國動。鳴躍不已。動異之。隨所往。見釗爲盜所殺。棄尸石閒。取其馬去。勳營葬畢。衆皆歸。犬獨守冢。日夜悲泣。淚涔涔溼草土。數日抉土及棺。死棺旁。○

○鶴子曰。伏戎于莽。殆因奪馬起殺機耶。此馬甘心事讎。視主死而不顧。犬賢馬多矣。

詩曰。林下風腥馬曷歸。家人畢葬獨依依。淚痕滴處無乾土。傍冢煙寒草不肥。

●●黑兒像贊汪出宋黑兒。崔子鎮先生所畜貓也。甚愛之。與同臥起。字之曰黑兒。則應。先生每出。黑兒必送至戶外。及歸。黑兒聞履聲。躍而喜。先生亦喜。與飲食焉。如是者十餘年。一日。先生病。黑兒伏侍。不離牀第。察其居止。有憂色。亡何。先生沒。黑兒繞棺哀叫。累晝夜不食。而斃於棺下。先生子公超。義而葬之。名黑兒冢。予聞而驚歎。因畫其形。并爲之贊曰。相彼狸狔。性則執鼠。馴性者良。貪饕者鄙。亦有名種。深毛修尾。溫柔善媚。依人而已。唯茲黑兒。人且難比。識主性情。解主言語。主出主歸。徘徊延佇。徘徊若悲。延佇乃喜。寢則侍衾。興則候履。歷十餘年。如僕如子。主疾知憂。沒則號毀。無以酬恩。不食而死。殉秦三良。殉齊二十。誰謂物蠢。而不可擬。葬之龍門。大河之浹。陵谷有遷。冢不崩圯。庶幾千載。齊名黃耳。以上

詩曰。吁嗟古道棄如塵。生死相依幸託身。貌得狸奴毛髮動。瓣香未許負心人。

貞烈鑑第三(二十七案)

愛河滔滔。溺情而死。情根正性。物乃如此。地老天荒。無終無始。輯貞烈。

●比翼鳳出娜 嬖記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總名曰

長離。言常想離著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

詩曰。比翼于飛薄紫霄。預思離別恨迢迢。分明夙慧三生在。一縷情絲未盡銷。

●許氏園鶴出陳忠 裕集許氏園有二鶴。其雄斃焉。歲餘。客有復以二鶴贈者。孤鶴踴

躍避之。不同飲啄也。雄鶴窺其匹。入林澗閒。意挾兩雌。倏然躡迹。則引吭長鳴。相搏擊。至舍之去。乃已。夕。雙鶴宿於池。則孤鶴宿於庭。其在庭也亦然。每月明風和。雙鶴翩翻起舞。嘹唳和鳴。孤鶴寂處不應。或風雨晦明。寒湍瀉石。霜葉辭柯。哀音忽發。有類清角。聞者莫不悲之。主人長其羽翮。縱之去。是故綉帨之操。鋒刃不能變也。鷓鳥之信。寒暑不能奪也。九三不恆。亦孔之醜也。○鶴子曰。此陳大樽先生三嘔之一

也。先生節義文章，光華宇宙，讀許氏鶴記，至今楮墨閒，凜凜挾冰霜氣，致命時年甫四十，殆所云鋒刃不能變耶。

詩曰：一般風月各悲歡，茹苦心頭欲訴難。子影碧空何處去，故園回首暮雲寒。

●聞鶴墮淚出情史 湘東王修竹林堂新構，太守鄭哀送雄鶴於堂，雌者尙在鄭所。霜高月冷，無夕不唳，孤客艤舟，聞者淚墮。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卽鄭之雌也。交鳴頡頏，翩然並舞，宛轉低昂，妙契絃節。○鶴子曰：始則望空孤唳，霜月亦助淒清，繼而對影和聲，風雲且爲飛舞。

詩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古句〕生離重遇舊相知。人間儻借雙飛翼，那有徐郎破鏡悲。

●孤鶴哀鳴出搜神記 滎陽縣南百里餘，有蘭岳山，峭拔千尋，常有雙鶴，素羽皜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雙鶴，不絕往來，忽一鶴爲弋人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岳谷，莫知其年歲也。○鶴子曰：此雙鶴三生公案也。

是耶非耶。翩何嫋嫋其來遲耶。

詩曰。幾生修到兩胎仙。仙骨珊瑚也可憐。夢覺松濤成往劫。分明雙影夕陽邊。

●石鶴夜啼出情史 仙人尹蓬頭。還西川鶴鳴觀。乘石鶴而去。先是觀前有兩石鶴。

不知何代物也。蓬頭乘其雄者上升。其雌者中夜悲鳴。土人驚怪。爭來擊落其喙。至今無喙。石鶴一隻存焉。

詩曰。一鶴空山嘯風雨。仙騎雄鶴去何所。他年雲外儻歸來。欲話滄桑石無語。

●鴛鴦悲鳴出第一功德錄 元魏顯宗延興三年。因田鷹獲一鴛鴦。其偶悲鳴上下不去。

帝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爲雌爲雄。對曰。臣以爲雌。帝曰。何以知之。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慨然而歎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命放所獲鴛鴦。并下詔禁斷鷺鳥不得畜焉。

詩曰。片語回春感至尊。秋江蓼影尙驚魂。而今結伴雙飛去。同拜金雞下赦恩。

●柳家燕出聖錄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於燕人柳湯佐宅。一夕。家人持燈照蠟。雄驚

而墜。狸奴食之。雌徬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來。復巢其處。巢有二卵。人疑其更偶也。窺之。抱雛之二殼耳。自後春來秋去。凡六載。唯見其孤飛焉。詩曰。雙雛誰倚隻身栖。獨返家山海霧迷。故侶雖亡遺壘在。年年不忍補新泥。

●報恩寺鶴

出秋燈叢話

吳報恩寺浮圖頂巢二鶴。以遊以宿。出入必俱。一日其雄墜

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籲於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其旁弗去。羣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然後已。風雨之夕。翺翔往復。哀鳴嗷嗷。若號慕焉。○○鶴子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當日痛憤之狀。激楚之音。宛在耳目間也。

詩曰。倒懸誰解望蒼冥。慘對飄輪未蛻形。自此無心更鳴埵。孤飛夜傍塔燈青。

●雌鶴表貞

出聖師錄

泰州鹽場蘭若樓窗外老樹顛。有鶴巢焉。雌鶴伏卵其閒。村民

伺雌覓食。潛以鵝卵易之。鶴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鵝也。雄鶴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亦鳴不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鶴羣集視其雛。咸向雌而

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隙死。吳野人作詩紀其事。以上貞鑑

詩曰。猜嫌母乃太癡情。箇裏疑團恨未平。休笑牆茨難遽掃。女貞枝上月分明。

●鸞睹影悲絕出異苑 罽賓國王購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饗珍羞。對之愈戚。

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其類則鳴。何不照之以鏡。王從之。鸞睹影悲鳴。沖霄一奮而絕。

詩曰。聞續鸞膠不斷絃。貞心炯炯向誰傳。明明鏡裏翩翩影。那信空花盡幻緣。

●揚州署青鸞出池北偶談 雙槐歲鈔。有貞鸞烈鴛二詩。因憶昔揚州署中。有青鸞二。

飲啄必俱。一日其雄爲鹿觸死。雌日夜哀鳴。不忍聽聞。數日亦死。予感其義。作青鸞操。

詩曰。嘉名疇錫果長離。五彩翩翩對舞誰。顧影生憎無賴月。記曾雙照夢回時。

●鴛鴦投沸湯出聖錄 明成化六年十月閒。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羣飛。弋其雄。

者烹之。其雌者隨權。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卽投沸湯中死。○○按情史記。劉世用。

在高郵湖。見漁者獲鴛鴦事。與此略同。

詩曰。霎時毒霧幕湖深。逐權何人辨苦音。欣躍沸湯同畢命。碎身粉骨也甘心。

●烈燕投河

出聖師錄

德輿夏氏子。好彈射飛禽。見梁閒巢雙燕。戲彈之。斃其雄。雌惆

啾悲鳴。踰時自投門前陂水死。時人作烈燕歌以傷之。歌云。燕燕于飛春欲暮。終日呢喃語如訴。但聞寄淚來瀟湘。不聞有義如烈婦。夏氏狡童好游獵。彈射飛禽類幾絕。梁閒雙燕銜泥至。飛鏃傷雄當兒戲。雌燕兀兀如狀癡。不能人言人不知。門前陂水清且泚。一飛徑溺澄瀾底。傷哉痛恨應未休。安得化作呂氏女。手刃斷頭報夫仇。詩曰。倦羽脩脩喜乍依。喪羣自恨闔先機。孤魂不逐流波逝。猶傍空梁故壘飛。

●燕冢

出南史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灞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

泣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知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吟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燕春來秋去。殆七霜矣。後復來。女已死。燕繞舍哀鳴。

人告之葬處。卽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因葬其傍。曰燕冢。唐李公佐有燕女墳記。案此

可入貞鑑亦 ○一說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衛溺死。玉京守志。常有雙燕巢

梁間。爲鷺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其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玉京作詩云云。後玉京卒。燕復來。周迴悲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皎。或見玉京與燕同游灞水之上焉。或云玉京卽王氏乳名。加姚者。從母姓也。○李斯義曰。玉京與燕可稱雙節。贈詩哀婉。讀之淚下。○鶴子曰。燕傍玉京墓而死。此碣信可標雙節冢矣。顧一則填海之石虛銜。一則覆盆之冤未雪。空梁月淡。幽閣燈寒。此六七年閒。相對清況。雖各深懷抱。而恩義之感均也。泊乎秋風一別。春社重來。舊壘依然。故人安在。蕭蕭白楊之郭。依依紅縷之情。後死者何以爲懷哉。

詩曰。孤壘空房各自哀。分飛猶幸聚泉臺。回頭無限春風淚。不許桃花傍冢開。

●鴈邱出情元遺山金人嘗赴試并州道逢捕鴈者捕得二鴈一死一脫網去其

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良久。亦投地死。元遂以金贖得二鴈。瘞汾水旁。壘石爲識。號曰鴈邱。因賦摸魚兒詞云。問世閒。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別離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風雨。天也妬。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爲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鴈邱處。欒城李仁卿治和云。鴈雙雙。正分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相思債。何似眼前俱去。摧勁羽。儻萬一。幽冥卻有重逢處。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嘹月唳。并付一邱土。仍爲汝。小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桐江秋影今何在。蕭瑟欲迷隄樹。露魂苦。算猶勝王嬙青冢。眞娘墓。憑誰說與。對鳥道長空。龍艘古渡。馬耳淚如雨。○○李斯義曰。或曰。此情癡也。不知至忠大孝。俱是癡拙人做出。敗節喪名。卻被聰明人做盡。癡是其眞誠一念。可以扶植萬古綱常。卽所謂其愚不可及也。○○鶴子曰。原跋妙矣。燕冢鴈邱。天然佳對。而玉京之詩。贈於生前。遺山之詞。唁於死後。南郭橫汾。燁

映千春矣。空中盤旋良久而死。試度其心。一似悔恨其脫網而獨去也者。悲夫。

詩曰。片碣苔花古墨香。勝他瘞玉白楊旁。至今秋影荒蘆畔。雙照汾河舊夕陽。

●雙鴈樓出聖師錄王天雨云。予舍後有張姓者。獲一鴈。置於中庭。明年。有鴈自天哀

鳴。庭鴈和之。久而天鴈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後名其樓曰雙鴈樓。此正德年閒事。

詩曰。一別茫茫兩度秋。悲嘶幾盡白雲求。斷魂不得雙飛去。煙黯空庭月黯樓。

●鴈憤借死出情史宏治閒。河南虞人獲一雌鴈。鍛其翼。畜諸場圃。以媒他鴈。每見

雲中飛者。必仰睇。至次年來賓時。其雄與羣鴈飛鳴而過。雌認其聲。仰空號鳴。雄亦認其聲。飛落圃中。交頸鳴。若相哀訴者。良久。其雄飛起半空。欲去徘徊。視其雌不能飛。復飛落地上。旋轉叫號。聲益悲惻。如此者三四回。度終不能飛。乃共嚙頸蹂蹴。遂相憤觸而死。○按聖師錄。記顧敬亭稼圃旁。羅者得一鴈。其偶聞聲落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事絕相類。

詩曰。仰霄無計奮雲端。幾度徘徊去就難。義不獨生誓同死。當天曠日照心肝。

●鎮江隨舟鴈

出警心錄

萬歷癸丑。鎮江錢參將部下。有卒獲一鴈。籠置舟尾。空中有

一鴈隨舟悲號。舟中鴈連聲應之。江行百里。不肯暫捨。將登岸。籠中鴈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鴈忽下。二鴈以頸相交不放。舟中人異之。亟向前擘開。已俱死矣。錢聞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之。其獲鴈人。病月餘死。○○李斯義曰。昏禮親迎奠鴈。鴈順陰陽往來。且不再偶。和且信也。和則不離。信則不二。故共飛鳴。同生死。於此可識倡隨之義。○○鶴子曰。隨舟而空際悲號者。雌耶雄耶。雄則義夫。雌則烈婦。其連聲相應也。迫乎有生離之慘。其近岸大呼也。豈乎有死別之悲。語云。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此則鴻毛而重於泰山矣。

詩曰。百里隨舟不暫違。死時交頸兩依依。長江有盡情無盡。悔傍蘆花淺水飛。

●民舍鴈

出聖師錄

王一槐。司鐸銅陵時。言有民舍除夜燎煙。祓除不祥。一雄鴈觸煙

而下。家人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晨。一鴈繞鳴檐上。數日墮地而死。○○鶴子曰。忍作

殘害是爲不祥。

詩曰。無端虐餓誤我身。香徧屠蘇慶歲新。鼎鑊殘魂應待妾。願隨金谷墜樓人。

●●銃落鳩

出矩齋雜記

老友陳大介嘗館山家。見獵人銃落一鳩墜地。又一鳩來就拊

視。且口銜他物飼之。不受。又以翼水蘸其火傷處。卒不可活。乃宛頸哀鳴而去。有頃。從樹顛下墜。觸地死。蓋重傷其匹也。陳引其人諫曰。若中一鳩。而二鳩死。鳥且死。義若獨何心。其人遂折銃改業。○施愚山曰。此與獲鹿子而鹿母腸寸斷。相類。彼重母子。此重夫婦。○鶴子曰。試想瞥見其匹傷銃墜地時。正爾雙栖。火光迸射。肝膽何等驚裂。心口何等急籌。萬苦中沸。莫可言狀。然後銜物拊視。意望其匹之起死回生也。而不效。既而四顧徬徨。不惜濡翼。意猶望一絲之或生也。而又不效。死之志已斬然於宛頸哀鳴頃矣。既去之後。未墜之先。此一霎閒。孤立樹杪。下視痛絕。聲也無。淚也無矣。噫。

詩曰。百計求生無望矣。傷心慘目竟如此。到頭死別勝生離。地下重逢悲又喜。

●●衛衙鶴出聖師錄衛衙梓巢鶴。父死於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

雄怒。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憤。氣哽而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詩曰。杜老曾歌義鶻行。雄心芒角莽崢嶸。忍教孤寡齊吞盡。萬樹陰風獵獵生。

●●高郵烈鶴碑出聖師錄高郵州有鶴。雙棲南樓上。或弋其雄。雌孤棲。旬餘。有羣鶴偕一雄與共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隙入巢隙。懸足而死。時游客見之。無不嗟訝。競爲烈鶴詩弔之。復立烈鶴碑。

詩曰。風雨南樓子處哀。羣雌粥粥浪疑猜。墨花一片韓陵石。消受詩人下拜來。

●●華亭鶴出聖師錄華亭董氏庭前。植蚪松一株。枝幹扶疎。亭亭如蓋。有雙鶴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子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詩曰。風捲濤飛月墮天。金丸無計避韓嫣。雙棲不羨華亭鶴。繞樹孤飛啜碧煙。

●●鷓鴣死出聖師錄江浙平章變。變宅養二鷓。其雄斃於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憤鬪而死。謝子蘭作義鷓詩以弔之。詩云。翩翩雙飛奴。其羽白如雪。烏員忽相殘。雄死雌

蹒蹒。絕食累數日。悲鳴聲不歇。蒼頭配他偶。捍拒項流血。血流氣亦憤。血盡氣乃絕。嗟爾非鴛鴦。天配不再結。嗟爾非睢鳩。所性殊有別。於人擬共姜。之死同一轍。奈何閨壺內。往往少貞烈。夏姬更九夫。河閒不堪說。聊爲義鵲行。以激夫婦節。

詩曰。血灑雪衣甘鬪死。心懸天日忍偷生。援琴漫撥求凰引。聽否悲吟義鵲行。

●●相思鳥

出聞見
偶錄

相思鳥。產於蘇屬近海諸處。閩中亦有之。大與瓦雀等。紅喙黃

綠羽翰。其形甚妍。聲小而韻。飛則並飛。止則同止。每於秋季。鄉人羅而取之。以鬻於市。愛者畜以雕籠。籠分二格。鎖其一。其一放之不去。時飛翔於籠之左右上下。頃亦自歸籠內。若失其一。其一悲鳴亦死。殆比翼鳥之流歟。○鶴子曰。情史云。紅蝙蝠。出瀧州。皆深紅色。唯翼脈淺黑。多雙伏紅蕉花閒。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又嶺南有紅飛鼠。出入必雙。人獲其一。必雙得之。又周索孝子傳云。蟻。螭屬。或黃或黑。通臂。輕身。善緣。能於空中轉輪。好吟。雌爲人所得。終不獨生。吁。蠓。蝸。微物。亦知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乎。

詩曰。朝朝暮暮苦相思。思到魂銷欲盡時。心有千行萬行淚。何能說與主人知。

●鄱陽烈雞

出警心錄

王楫鄱陽卜者。邸中畜雌雄二雞。雌正抱雛。適客至。楫命童取

其雄。將烹之。雄叫呼。雌聞聲走至。孜孜注盼。哽咽悲鳴。若欲訴楫而免雄之死者。楫弗悟。竟殺之。雌躑躅哀鳴。不復顧羣雛。終夕唧唧不食。凝立砌下。沈沈如醉。少焉氣溢其吭。遂喘而死。○李斯義曰。竟有生同室。死同穴之意。○鶴子曰。寫其雌急迫痛切情狀。由有聲而無聲。字字驚心動魄。

詩曰。求生不得枉號呼。割愛何心顧衆雛。如醉如癡滿腔恨。可憐到死尙模糊。

●顏氏鵝

出警心錄

慶元三年。有客離榷場。赴淮至顏氏店。顏語其妻。明日宰雄鵝餉

客。夜聞柵中羣鵝悲鳴。迨旦取鵝。羣鵝向前啄顏衣。遮繞不退。顏攜杖擊散。竟殺其雄。其一雌二雛。皆悲躍而死。羣鵝舉翅拍地自撲。七日不飲水食穀。以上烈鑑○李斯義曰。呂子云。疾痛相救。憂思相感。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物亦有同然者。故聞其難也。羣相救護。其不可救也。或以死殉。或悲傷至不飲食。至若父子不相救。

物猶如此 貞烈鑑 顏氏鵝 慈愛鑑 鹿劬子腸斷 鹿胎草

五八

親戚不相弔。則人處物類下矣。○鶴子曰。雌之死也爲烈婦。雛之死也爲孝子。同羣之自撲也爲義友。而託足於戾氣之門。惜哉。怨毒循環。何時了結。

詩曰。雛隨母死。婦隨夫。同類摧腸絕復蘇。釜繞游魂齊掩泣。旁觀談笑動心無。

慈愛鑑第四【三十四案】

閩楚溺女。吳越焚子。骨肉自戕。天怒未已。母曰禽犢。真性泮髓。輯慈愛。

●鹿劬子腸斷出警心錄許旌陽。少好獵。一日射死一鹿。鹿母爲子舐瘡痕。良久亦死。

剖腹視之。腸皆斷矣。卽大悔悟。折其弓。入山修道。後證仙果。○李斯義曰。一悔便

可入道。人苦不知悔。果能悔而改。其造詣自無所不至。○鶴子曰。良久兩字中。

多少心淚。

詩曰。殺心放下卽仙心。慘聽哀鳴淚不禁。沈痛盡頭共兒死。此情無古亦無今。

●鹿胎草出人類記陳惠度。於剡山射一孕鹿。旣傷。產下小鹿。以舌舐子身乾。而母

乃死。惠度見之。慘然。遂棄弓矢爲僧。建惠安寺。曠縣東。鹿死處生草。曰鹿胎草。

詩曰。舐兒痛恨徹心頭。禮懺蓮臺悔未休。芳草萋迷埋鹿處。斑斑猶有淚痕流。

●●孕鹿哀跪出警心錄邵文立。梁時人。世業烹屠。欲殺一鹿。鹿懷麇當產。就庖哀切。跪

而流淚。文立以爲不祥。剗割之。旋身患惡瘡。乃自悔責。傾居產。建小莊嚴寺焉。

詩曰。不恤充庖念子哀。血飛霜刃已戕胎。誰知哽咽心頭語。跪懇屠前怒未回。

●●鹿母悲鳴出警心錄章邵。富而貪。出遇鹿。鹿避去。獲其子。撲殺。棄林中。鹿母遙見。悲

號不已。是日。邵欲有所謀。一子甫弱冠。先父行。倦而假寐大樹下。以伺父。邵至。見衣

襍。抽刀刺喉。劫取而行。漸曉。視衣襍。乃知殺者其子也。悲號痛悔。已無及矣。○○鶴

子曰。殺鹿子。卽殺其子。天道報施。不俟終日。可畏哉。此人立心貪狡。平居卽有勸

以苦報。勢必悍然不信。卽苦報臨頭。且以爲命數當然。烏知厲魄之不汝宥哉。

詩曰。滿腔殺氣莽縱橫。不到兒亡氣不平。轉盼殺人還自殺。林中未斷鹿悲聲。

●●塵愛子出宣室志廬陵吳唐。好射獵。矢無虛發。時方春煦。率其子出獵。值一塵與麇

戲。乍見唐。引麇潛去。麇未知畏也。躍而前。唐射殺之。塵驚還悲鳴。唐置麇於地。自藏

茂草中。麀來舐麀。又射之。既而又一麀至。方張弩。箭忽自發。中其子。唐投弩。抱子。撫膺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麀之愛子。與爾何異。驚視閒。忽有虎突出搏唐。折臂而死。○鶴子曰。風和日麗。引麀嬉春。是何活活潑潑世界。吳唐殺心一動。忽變為慘

霧陰霾。子之中箭也。鬼之呼空也。虎之突搏也。真覺觸處為難。無處躲逃。

詩曰。抱子號咷。首試回弩。機未發。萬靈哀。葉飛谷動。風悲嘯。鬼導山君。白日來。

●麀母隨號出警心錄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麀母隨之而號。西巴不忍。縱之。孟

孫怒。逐西巴。居一載。取以為其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秦

西巴。以一麀而不忍。又能忍吾子乎。

詩曰。乾坤萬古不銷沈。只此慈悲一寸心。誰放西巴仙佛手。空山目送淚涔涔。

●象泣子出蔣濟萬論象見子皮。而無遠近。必泣。

詩曰。毛裏相關豈暫忘。皮存子死九迴腸。老來不盡西河淚。千古酸心慟樂羊。

●猿乞子出搜神記臨川東興人。入山得猿子。挈歸。猿母隨逐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

樹示之母遽搏額。向人若乞哀狀。終不肯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啼自擲而死。破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疫起。其家滅門。○顏光衷曰。不忍一麀。可以爲傳。則忍此猿者。尙可爲人乎。抑又有感焉。母子天性。其懇怛一脈。寄在畜生道中者。猶能感動疫鬼。況冤人乎。況仁人孝子精氣之所勃率。所會鍾。而有不興雲澍雨。裂石貫日者乎。

詩曰。乞子猿哀搏庭。忍看并命血風腥。霎時樹杪陰雲合。恍惚虛空怒百靈。

●●猿號追子出傷心錄桓溫入蜀。至三峽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至船。至便氣絕。剝取其皮。因見腹中腸。皆寸寸斷。桓聞之。怒命黜其人。○鶴子曰。至便氣絕。慘痛莫狀。

詩曰。百里追兒徑躍航。峽陰慘不飛揚。霜裳只聽三聲耳。啼到無聲聲更長。

●●猿遺乳出傷心錄一彭姓善弩。入山見隔溪老猴方乳兒。發弩射之。中傷其臂。猴知不能支。勉抱子飽食其乳。猶摘木葉數片。盛餘乳置子旁。聲鳴嗚然。若教子取食狀。

大號而絕。諸子環視。亦嗚鳴而號跳不已。

詩曰。念乳無多。暫止饑。相看含淚兩歔歔。秋風也似悽情甚。不忍溪頭捲葉飛。

●●猿垂死乳子

出警心錄

武平產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彩。性馴不離母。母

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傳矢。伺母閒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卽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抱皮跳躑而死。○

○李斯義曰。生死惓戀。慈孝之至。欲縛其子而先射其母。莫忍於此矣。

詩曰。毒矢相加。顧子悲。藏身無計。誤金絲。乳中滴滴。心頭血。腸斷慈魂入夢時。

●●老猿悼子

出南史。魚復侯子響傳。

齊武帝於華林。爲子響作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

他日。出景陽山。見老猿遠擲悲鳴。後堂丞曰。猿子前日墮崖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歔良久。不自勝。○○鶴子曰。嗚咽耶。擲鳴耶。涕不知其何以淫淫耶。

情不知其何以不自勝耶。人耶。物耶。同耶。獨耶。

詩曰。悼子崖顛骨未收。聞猿駐驛幾回頭。景陽山畔秋蕭瑟。水咽雲低各自愁。

●●猿哀子不食出合璧昔人有畜子母猴者。一日。鳶殺其子。猴哀鳴不食。徑往廚中取一片肉戴頂上。伺於庭中。鳶果來搏肉。猴兩手摭擊其翅。嚙腦食髓。

詩曰。隻影淒涼老淚垂。啼聲不斷自忘饑。區區一鬻償兒命。快絕猿心痛絕時。

●●聞牛鳴出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鍾

伯敬曰。慧人一語。使人怵然不敢言殺。不待慈氏下生說法勸解也。韓范曰。介葛盧識獸音。佛圖澄識鐸音。物理之通。有不可測者。學究家。莫以目所未見爲怪。詩曰。悔生駢角失團圓。哽咽人前欲訴難。回首三犧成往事。可憐老淚尙闌干。

●●羊慟羔自躑出同生錄二編宋眞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躑道左。怪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尙食殺其羔。眞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鶴子曰。册府元龜云。貞觀十八年。幸九成宮。行次顯仁宮。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麋鹿懷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昆蟲無知。唯推己以及也。又甲申雜記云。御廚進羔兒肉。宣仁曰。方羔而烹之。傷夭折也。卻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爲膳。又同

物猶如此 慈愛鑑 羊懶羔自踰 羊乞產後死

六四

生錄云。明太祖當齋時。禮部尙書牛諒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淡可以順性。若無節制。唯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無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古人所定。非過侈也。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唯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吁。仁君愛物之心如此。大哉王言。培養國家元氣不小。

詩曰。繡幄推恩軫物情。道旁羊躑訝哀鳴。玉盤片片羔兒肉。暗有慈魂哭子聲。

●●羊乞產後死出昨非 菴日纂白龜年。曾入仙洞得素書。能辨禽獸語。一日過潞州。太守

知其能。延與之談。適將吏驅羊三十羣過庭下。中一羊。鞭之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既而果生二羔。○李斯義曰。禽獸語卽不能辨。而其喜其哀。可立辨也。物愛其胎。與人何異。故於物之有胎者。宜更加憐惜。

詩曰。人羊轉轂詎荒唐。爭羨盈庖李贊皇。休怒行遲鞭見血。爲兒一步一迴腸。

●●溺女感化出廣信府志 弋陽方家墩吳某。犬生數子。令其僕攜溺諸河。僕私烹之。犬躡僕後。目睹其狀。號叫酸悲。以頭觸柱而死。村婦曰。彼犬也。而猶愛其子。況於人乎。溺女之風漸熄焉。

詩曰。母魂慘慘繞刀盤。溺女滔滔欲挽難。休薄吳兒心木石。村姑片語且迴瀾。

●●犬埋子骨

異出述記

宋元徽中。石元度畜一黃犬。生子色白。母愛憐異常。每銜食飼

之。及長。元度出獵未歸。犬母必門外望之。後元度患氣嗽。漸危篤。醫云。須白犬肺湯。索諸市不得。乃殺白犬。取用其肺。犬母跳躍號叫。累日不息。其家人烹犬與客食之。投骨於地。犬母輒銜置空房中。旋移後園桑下。掘土埋之。日夕向樹哀吠。而元度疾竟不瘳。未終時。謂左右曰。湯不救我疾。枉殺此犬。其弟法度自此不食犬肉。○李斯義曰。楚靈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車下。讀此知愛子之情。人物同也。○鶴子曰。呂氏春秋云。昔趙簡子臣陽城渠胥有疾。醫謂得白驪肝則生。不得則死。簡子殺所愛白驪。剖肝予之。與元度病烹犬相類。渠胥之疾瘳與否不可知。而元度

因之而死。世之治病者。慎勿輕視物命。反傷人命也。元度臨終。枉殺一語。莫作嚙語看。當知冤報。人物無殊。其告左右也。大有痛自悔恨之心。此必眼光落地時。確有所見而云然者。

詩曰。埋骨荒園桑土新。幾回銜飼歷酸辛。怕揮老眼思兒淚。滴到黃墟草不春。

●●豚媪哭聲出迪吉錄唐果毅。鄂縣人。客來。恆買豚設饌。衛士家生十豚。俱買盡。其最

後買者。煮尙未熟。果毅對客坐。忽聞婦人哭聲。意疑其妻。向家視之。不哭。至廳。又聞哭聲。視妻。復不哭。如此數回。後更向家。卽聞哭聲在門外。在門外。卽聞哭聲在家中。其客大驚。不安席。細聞哭聲。似云。男女生十箇。都被果毅喫盡。聽之了了。惻然。皆散去。果毅驚而得病。數旬而沒。長安共傳其事焉。○鶴子曰。古德云。欲知世上刀兵劫。且聽屠門夜半聲。似此陰陰慘慘。真是滿門殺氣鬱蒸。分餉者衆客。尋債者一身。試問那時苦況。有座客替汝否。

詩曰。彭生豕立逐輿啼。媪哭豚兒更慘悽。說與老饕渾不信。睜車翻笑易無稽。

●●狙指腹野出湖山錄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雨淚稽顙。指其腹。主

戒虞人保守。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二子。主

感狙事。罪止於流。○○鶴子曰。狙性詐。而愛子情何摯也。李雖亡國主。而全狙之生。

盡物性矣。感狙而曲全孕婦。盡人性矣。一念慈祥。有時流露。孰謂叔寶無心肝哉。

詩曰。敢同暮四與朝三。但乞生兒死亦甘。解網主恩同感泣。一時佳話徧江南。

●●鼠狼救子出北夢瑣言相國張文蔚莊。在東都北坡。莊有鼠狼穴。養子四。爲蛇所吞。

鼠狼雌雄情切。乃於穴外坩土。恰容蛇頭。伺蛇出穴。入所坩處。出頭。度其迴轉不及。

當腰齧斷。而攀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穴外。銜豆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

情有智如是乎。○○鶴子曰。情急智生。破涕爲笑矣。不知四子他日亦念及此時親

恩否。

詩曰。狼子休云盡野心。狡狴智勇讓渠沈。長蛇浪喜撐腸飽。殺業深時怨毒深。

●●按此原有鶴隨雛死一案。出警心錄。云。鴈門遠法師。未出家時。善弩射。嘗射鶴

物猶如此 慈愛鑑 狙指腹 鼠狼救子 刪除按語

雛。鶴母隨死等。須知遠公自幼好學。深通六經。莊老諸書。皆未見其有善弩射等事。此確由警心錄之訛傳。故刪之。

●鶴自拔髦出警心錄大業二年。太守何稠。課州縣送羽毛。民爭捕。殆無遺類。烏程縣人入山捕探。見一大樹高百丈。上有鶴巢。養子。欲取之。高不可上。操斧將伐樹。鶴知人必取。恐殺其子。乃自拔髦毛。片片投地。○李斯義曰。嗟乎。厚蓄以致傾喪者。世不乏人。觀此。知散財爲保身之要也。○鶴子曰。上官誅求無藝。飛檄所到。急如星火。不特民罹其殃。抑且物流其毒。念之哉。

詩曰。麤蕘戢影老巖阿。無術將雛避斧柯。願捨己身全子命。喜心比似怨心多。

●燕痛雛墜出泉南雜記閩之遠海。近番處。有燕名金絲者。首尾似燕而甚小。毛如金絲。臨卵育子時。羣飛近沙。泥有石處。啄蠶螺食之。蠶螺背上肉有兩筋。如楓蠶絲。堅結而白。故此燕食之。肉化而筋不化。并津液嘔出。結爲小窩。附石上。久之。與小雛鼓翼而飛。海人依時拾之。故曰燕窩。而予近聞之漳人。殊不然。大海中有高山。冬月。

羣燕來巢其上。春取小魚。累之窩中。人取之林中。窩毀子墜。顛覆闌干。燕之雌雄。羣然悲鳴。傷物特甚。嗚呼。誰謂燕窩。蔬房哉。生命之苦。過火燻刀割矣。蘇長公謂。雖八珍之美。投箸而不忍食。此物此志耶。

詩曰。海山巢覆燕同悲。鬻子恩勤亦閔斯。匕箸尙繁陰慘氣。腥風搖燭綠迷離。

●慈鶯一

出同生錄二編

吳遜客陪侍御苑。有取小金衣者。母聲慘噪。還之乃息。紀詩云。

不念飛禽愛子情。綠陰深處捕雛鶯。可憐調舌綿蠻韻。變作驚心痛裂聲。要識放麕堪託子。須知渡蟻得延生。還渠子母融融樂。禁苑須教莫浪驚。○鶴子曰。教兒調舌。是天地生機。失子驚心。是天地殺機。生與殺。機甚微也。前人有詩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兒在巢中望母歸。讀之。悽切動人。昨非菴詩云。鳥鵲哺雛時。萬分心愛護。一啄十餘呼。一飛十餘顧。辛苦養將成。鷄被罟師捕。哀鳴及追逐。我不忍聞睹。屠赤水戒殺詩云。物我從來本一真。幻形分處不分神。如何共嚼孃生肉。大地哀號慘殺人。吁。普願有情人。不惜隨緣。爲罟師垂涕而誦之。是亦廣長舌也。

詩曰。睨睨聲和侑玉卮。宮娥笑打小黃鸝。煙花還我春無限。母子枝頭話別離。

●慈鶯二

出太平廣記

有人取黃鶯雛養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時來

哺之。見人略無畏怖。一日移雛他籠。置密室。雌雄銜食至。瞥見空籠。繚繞飛鳴。一投火中而死。一觸籠而死。○鶴子曰。哀哉雌雄。憐子痛子。竟至於此。想見寸腸慘裂。慈魂雙繞。心猶含痛也。

詩曰。此恨綿綿死未平。爲兒激烈太傷情。金衣公子心悲否。無復爺孃喚汝聲。

●免母鶴悲傷

出警心錄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時建。一日僧自外歸。見釜煑二卵。

問從何來。童曰。於鶴巢取之。僧命還巢中。童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豈望其生。但免母鶴悲傷耳。越數日。忽出二雛。僧異焉。令童探巢。果卵生也。巢內一木尺許。五色錯文。香風馥郁。持下供佛前。後倭舟避風泊河濱。入寺見木。願酬白金五百。僧與之。數年倭復入貢。訪前僧死矣。僧徒問香何寶。曰。此香焚之。死魂還體。聚窟洲所出返魂香也。○李斯義曰。免鶴悲傷一語。不忍讀。貪彼微利。喪我至寶。世人往往

如是。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則不貪便是至寶。安論返魂香哉。○鶴子曰。二雛於沸湯裏重生。母喜出望外。不知何似。巢中仙香。殆留之以酬老衲耶。惜僧雛未試於其師圓寂時也。

詩曰。縱非完卵免親傷。三復僧言意味長。安得衆生無天札。不煩更覓返魂香。

●烏帶箭喂雛出同生錄二編鄧艾征涪陵。見一鳥喂雛。挾矢射之。箭初發。鳥驚避。以諸

雛尚在。不忍遠飛去。再發中之。烏帶箭分喂其雛。復銜餘舖在側。若教子取食然。哀鳴而氣絕。諸雛環視。亦俯仰哀鳴不已。艾大悔曰。我違物性。殆不久人世矣。○鶴子曰。警心錄載。艾征涪陵。見猿抱子在樹中。以弩。其子拔箭捲樹葉塞之。與同生錄異。然一慈一孝。並足風世。

詩曰。驚絃欲避顧雛栖。帶箭驚惶意慘悽。至竟英雄回首易。悔心幾箇鄧征西。

●黃衣女乞兒命出警心錄衢州里胥。催租民家。貧無以備餐。有伏雞擬烹之。里胥恍

惚閒。見桑下黃衣女子。向前乞命。且曰。自死不足惜。不忍兒子未見日光耳。胥驚異。

至屋側見一雞伏卵其家將宰力沮之後再來雞乃抱雛見胥踴躍似感恩狀既去行數百步一虎猝躍出忽一雞飛撲虎眼胥獲免○○鶴子曰胥如虎而動惻隱虎心善矣不然難逃真虎口也是雞靈幻莫測真慈母真俠士。

詩曰片念仁慈轉殺機伏雞誰遣幻黃衣柔腸兒女尋常事不料雄心奪虎威。

●●雞囑兒女

出勸誠類鈔

常熟一差役催糧於鄉宿旅舍聞鄰嫗囑兒女曰明晨主人

烹我餉官差我死後爾曹各自小心門檻內外不可停主人足下不可去次日差挨戶催糧值鄰家供膳縛母雞已操刀矣雞繞母悲鳴差亟前曰止止爾將母雞及羣雛與我放生我代爾完糧鄰家欣然與之後數年差投三峯寺出家長老曰汝果實心削髮須求本寺衆僧絕火三日方留汝差徧懇衆僧滿三日出門取火忽猛虎當門衆僧怨之差曰大衆既爲予忍餓三日今甘死待予往出門取火虎不爲害後悟道證果。

●●附錄○廣信府志云與安胥鄭某往鄉催糧夜宿似聞隔壁人語曰我明當

就烹。若輩幸自愛。無擾害人。諦聽之。咿咿喔喔。乃雞母與小雞語也。清晨。謂主人。母宰雞餉我。幸饋以生。胥得雞去。至岑山。雞奮飛入洞。胥迹之。見白金布地。喟然曰。天賜我乎。我安置此。遂建橋修路。力行善事。棄家爲僧。守戒律終其身。

詩曰。蠹吏回心便好人。雞窗絮語豈前因。餘生虎尾掉頭去。笑悟碧空身外身。

●雙鯉救子出迪吉錄吳江人劉子嶼。有魚塘一所。至冬。築小堰以放塘水。竭澤取魚。

水放將半。見二大鯉。越出堰外。復躍入。如此再三。子嶼異之。觀所至。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且銜且涉而救其子。雖身陷死地不恤也。子嶼愀然歎息。乃去堰放魚。越二年。鋤地得金。遂至鉅富。○顏光衷曰。天地閒。只是此有情種。到處堪憐堪痛。被二鯉活活畫出仁人孝子之脈。橫溢四海矣。○鶴子曰。彭尺木南園放生池碑銘云。勿謂是魚。其形甚細。苟含生性。天地同氣。又云。爾有室家。魚有妻子。相响相濡。至於沒齒。讀此。使人猛發慈悲心。

詩曰。銜兒騰出幾躊躇。盡室難依丙穴居。同隊不須過河泣。主恩波及到枯魚。

●●鱧護子出傷心錄學士周豫家嘗烹鱧見有鞠身向上以首尾就烹者訝而剖之腹中纍纍有子乃悟物類之甘心忍痛而護惜其子如此其至也○○俞仲寬曰經言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驚禽投案望救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歐氏近者聞周學士烹鱧事益歎有生愛戀其情可憐嗟乎當其被擒執時旁見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含悲向盡或慘受屠割或生投鼎沸種種痛苦徹入骨髓思之毛豎言之魂驚今人或見自家兒女小有損傷便言痛苦至於殺物則恣意慘毒了無悲憫何不恕之甚也○○劉念臺先生人譜云鱧名護子魚仁人不忍食之試觀沸湯慘痛時尚舍身護子若是食者快心讀者酸鼻矣故烏菴道人詩云有命盡養生無分人與畜魚鼈無聲類見死瞪兩目掙命砧几閒張口不能哭死猶護其子鱧烹將身鞠又昔人戒殺瑣詠曰母謂動物蠢愛生同喫緊黑魚惜其胎曲腰就湯殞蓋謂此也

詩曰饗人鹽鼓久調和沸鑊旁觀慘若何一點護兒心不死自身餘肉已無多

●魚乳出冊府元龜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帝觀魚於西宮見魚躍問其故漁者曰此魚乳也於是止網。○鶴子曰生機洋溢宛然周文王靈沼氣象。

詩曰微生响溼沐皇仁新乳魚兒躍錦鱗藻影花光朝雨後綠波灩灩十分春。

●魚爲子貸命出慈心寶鑑他本作鱗李冲元將破一魚先夢阜衣嫗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特貸一命元遂放之立意戒殺後於

水濱得珠。詩曰曾聞薛偉化魚身魚腹如何也幻人但貸兒生甘就死慈心極處每通神。

●蠍蝮出西陽雜俎蠍蝮形如蟬其子如蝦著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鶴子

曰蝙蝠來尋母母死而氣常存蠍蝮來就子子離而心常合是中消息微乎微乎。詩曰飛來認取葉斑斑母子潛通一氣閒。螺贏空勞呼似我相親畢竟不相關。

■恤孤鑑第五十五案彼亦人子哀此藐孤何怙何恃無食無襦物且保赤旁觀歎歎輯恤孤。

物猶如此 慈愛鑑 魚乳 魚爲子貸命 蠍蝮 恤孤鑑

物猶如此 植孤鑑 鬪穀於菟 虎憐孤苦 狐衛小鴛鴦

●鬪穀於菟傳出左鬪伯比生子文。邳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邳子田見之。遂使

收之。楚人謂乳曰穀。謂虎曰於菟。於音讀鳥故名之曰鬪穀於菟。○鶴子曰。誕寘之隘

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自昔聖君賢相。生多磨折。萬靈呵護。不特

楚令尹子文也。鬪子文姓也。

詩曰。呱呱何在。隱深蘆。夢澤風雲氣象殊。豈識他年賢令尹。無人乳哺遣於菟。

●虎憐孤苦出警心錄婺州根溪李姥。年六旬餘。數子相繼疫死。一孫七齡。相依為命。

時方春。姥偕孫往擷茶。一虎躍出林間。徑攫其孫。姥挺身直前。攀虎大慟。述平生孤

苦。且曰。不如食我。虎聞言。垂目弭耳。若慚悔狀。疾走而去。姥悲喜。挈孫以歸。○李

斯義曰。語意悲切。猛如虎亦為感動。中孚信及豚魚。實有此理。

詩曰。虎前痛哭訴酸辛。乞宥孤孫食老身。羞惡心中兼惻忍。誰云物性不如人。

●狐衛小鴛鴦出類林鴛鴦養雛於土窟。破冢之閒。鴛鴦不在。狐則為衛其子。

詩曰。鴛鴦他出代看雛。難得多情破冢狐。敢假虎威陵弱幼。記曾雲水在梁俱。

●犬哺貓出宋史宋張孟仁妻鄭氏孟義妻徐氏共室而居妯娌無閒寸縷不入私室其乳貓爲人竊去犬哺其兒太宗聞之旨表其門曰二難

詩曰未聞黃耳哺烏員失乳遺孤慘可憐一視同仁忘物我滿庭春盎太和天

●李氏貓出警心錄李氏大庾嶺民畜二牝貓各產四子更出迭入交相哺之習以爲常旬日後一牝爲犬所噬其一銜死者之子置已窠與其子合死者之子含怒作聲意不相安貓母徧舐環附繾綣先後不忍捨也久之乳力不能周日以羸瘠而奔走遮護如初時終其擁哺能自食乃已○李斯義曰推幼幼之心以及人之幼全始全終卽聖人萬物一體之意不謂物且有然

詩曰生死交情若此深陵孤遑復念苔岑試思一樣同胞視何等慈悲懇到心

●貓代乳出聖師錄唐時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二子欲乳咿咿聲甚慘初不知其母死也其一方乳己子起而聽走而救銜一子置於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己子然

詩曰。訝母酣眠喚不醒。咿咿索乳兩伶仃。此情慘痛憑誰告。難得關心掩淚聽。

●鳥覆棄嬰出東觀紀漢敬隱天后生時。會值擾攘。母棄之南山下。隆冬苦寒。再宿不死。外家偶過。聞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舒翼覆兒。以爲神靈。攜歸養之。後爲后。

詩曰。雪裏啼聲竄虎狼。阿嬌歸抱外家藏。翩翩孰庇椒房貴。莫是丹山老鳳凰。

●百鳥飼杜鵑出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鶴子曰。杜少陵詩云。

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曠。仍爲飼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正云此也。

詩曰。衆巢効力飼雛饑。長養春風二月時。豈但蜀人思杜宇。銜恩百鳥不勝悲。

●鵲替哺出聖師錄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爲鷲鳥所搏。

二子失母。啾啾不已。其一方哺子。見而憐之。赴而救之。卽銜至一處哺之。不異其子。

詩曰。昨同樾蔭慙離儔。銜子巢中撫字周。底事風人詩未及。均平心但美鳴鳩。

●來鶴寺鶴出警心錄邵伯球。有來鶴寺。與佑聖觀爲鄰。嘉靖癸巳。有鶴營巢其間。各

二雛。佑聖之鶴。爲弋者所斃。其雛嗷嗷。日待哺於來鶴之鶴。鶴字均己子。候其羽成。飛鳴相逐。依依不舍。一時詫爲異事。○李斯義曰。漢第五倫。謂兄子與己子。有寐與不寐之分。言不能無私也。鄰又有閒矣。均之一字。不意得之羽類。

詩曰。哺雛如母。憫牙牙。故侶同棲。歷歲華。身在東家。夜常起。婆心一半在西家。

◎慈雛說出廣志陳子官京師。荆婦歸。鮮以夙興相警者。恐入公遲。畜雄雞一。令司晨也。匹以一雌。已而生卵。僕好事。作窠使伏之。甫得雛四。而雌雞已斃。窠內四雛。悲鳴不已。若失恃者然。雄喪偶。亦忘其爲誰氏子。既而一雌匹之。雌至。環繞於雛之籠外。若瞰其幼而孤。若有憫恤狀。命僕啓籠納之。竟呼雛若己子。覆之藉之。飲之食之。其四雛亦欣欣依戀。竟似母去重來。不復悲鳴矣。陳子感而歎曰。雛亦有繼母乎。雛亦有繼母。而慈其前母之子者乎。雛有五德。誰知又有一德。可異也。雖然。慈愛爲性。物固有然。物豈能盡然哉。抑慈愛爲性。物且有然。人豈有不然哉。而何以猶有不盡然者哉。人唯不能盡然。則凡天下能得繼母之慈者。宜知幸矣。天下爲繼母而不

慈前母之子者。宜知鑑矣。○悅且自跋曰。余兄弟髫齡失恃。賴繼慈母張太孺人。撫如己出。得以成立。慈愛真出天性。然以吾母方之天下。百不得一。今見窗禽。慈愛若此。深爲雛幸。益念余兄弟昔日之幸也。

詩曰。伯勞哀泣繞親車。此獨恩勤更有加。儻使萱庭盡慈愛。孤兒何至衣蘆花。

●雞翼雛出王福徵述 余家近年買一雞。雌而色白。已而買四雛。一斃於鼠。雛失母。日

夜哀號。白雞憫而翼之。哺以食。晨則俟雛食已。率就朝暾。臥而舒翼。俾諸雛環偎其體。若恐伏地之冷也者。暮則率雛歸籠。有不知入者。引至籠口。攔入之。已亦並入。雛籠擁護之。每日如是。後雛長。籠窄不能入。乃率雛羣中宿焉。越年餘。得一小雄雛。有他雛啄雛者。必怒而與之鬪。時復有啄他雛。則捨此而與彼鬪焉。又余二姑家。其伏雌護他雛。亦復相似。何物之恤孤比比也。

詩曰。食息呼雛夙夜偕。相依如母戲苔階。是何風日太初世。繪出融融無我懷。

●鵝護雛出警心錄 常州陳四家有黑白二雌鵝。兩窠相並。各哺數雛。未幾。黑鵝死。白

鵝每晨必至其窠。呼雛與已雛。同啄園中。晚必領其雛至窠。乃去。○李斯義曰。幼幼之道。物有之矣。奈人之殘刻性成者。骨肉仇讎。不唯不育其雛。而且欲破其窠也。獨何心哉。

詩曰。朝暮看雛各出窠。垂憐一日幾摩抄。故園更有悽情處。紅掌青苔舊迹多。

●●仁魚出聖師錄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鬻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鶴子曰。無心死兒。痛悔莫及。未觸石而死之先。魚腸已寸斷矣。

詩曰。悲憤茫茫未有涯。仁魚保赤願空賒。死含餘恨猶嘔氣。散作慈雲庇萬家。

●●蛛留一絲出警心錄陳恂六。偶坐簷下。見大蜘蛛結網簷畔。又一小蜘蛛連其旁。結小網於右。俄大網破。大蛛盡收其絲於腹中。將另結焉。獨右畔一絲牽連小網。若去則小網無所依。必毀。乃盤旋梁柱閒。遲疑良久。竟不收而去。○李斯義曰。天下唯大能字小。強可庇弱。若勢處強大。唯圖自便。不顧弱小之成毀。此不仁之甚者也。當此際而能存遲疑顧慮之意。則施恩無窮矣。

物猶如此 植孤鑑 蛛留一絲 眷舊鑑 義鹿冢 象悼亡 能仁寺猴

八二

詩曰。巧蛛收網兩黃昏。欲去遲疑小網存。人世張羅爭利已。誰留繾綣一絲恩。

■眷舊鑑第六〔二十六案〕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古道云亡。悠悠陌路。感物情長。如泣如訴。輯眷舊。

●義鹿冢出聖師錄銀臺侯廣成先生家。放一鹿於堯峯。且數年。侯死。鹿跳躑斷角。累

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冢。○○徐仲光贊曰。遂性離籜。依仁脫俎。生

既蒙恩。沒亦從主。無天可呼。有邱其所。折角摧肝。孤峯抔土。

詩曰。嘯傲深山樂未曾。侯羸死後恨填膺。年年鹿冢憑誰薦。一掬寒泉付老僧。

●象悼亡出博物志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於九貢。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雄

泥土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史問其所以。輒流涕若有哀狀。

詩曰。象中苟粲黯神傷。身辱泥塗肉味忘。宴爾新昏花燭爛。何人回念舊糟糠。

●能仁寺猴出警心錄淳熙閒。知策長老。住持山陰能仁寺。畜猴甚馴。名孫大。以遺總

管夏侯恪。策每訪恪。猴識轎乘僮僕。卽跳躑掣頓不已。恪憐之。仍歸策。策住山六年。

辭去不得。一日陵早爲遁計。猴覺其不類常時。卽泣下絕食。日未亭午而死。○○李斯義曰。世人或棄舊求新。此猴只戀舊主人。而若此。豈有背主罔上之行哉。○○鶴子曰。此猴竟以死送別耶。何情之激烈也。然優於朝秦暮楚者多多矣。斜陽拾橡之時。破窗落葉之夜。顧影寡耦。呼名誰應。長老何堪回首哉。

詩曰。舍舊謀新恥未能。六霜丈室伴禪燈。悽惶亦欲追隨去。又恐關河累老僧。

●東峯雙猿出池北鐵漢和尚。居金陵牛首東峯下。獨坐數十年。嘗畜二猿子。自

隨。有所須。猿輒解意。與龍眠方學士坦菴拱乾善。特構一軒。方來卽居之。額曰坦軒。和尚化去。二猿悲鳴不食死。葬於塔側。學士題其遺像云。兩箇彌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贓私誤子孫。○○鶴子曰。此與華林覺禪師侍者大空小空相類。然二空不聞隨師去也。

詩曰。無心鴻爪印泥中。畫裏雙猿侍遠公。一切有情都有性。可能拋性說真空。

●蜀烏猿出尊鄉蜀中產烏猿。性最黠。能解人意。楚帥進於上林。其使者歸。猿長

號而絕。宋宗卿徵輿作詩弔之曰。瀟湘寒月九疑風。盡日哀吟雲水中。借得上林無限樹。卻教歸魄入巴東。

詩曰。魂隨歸使到巴山。也勝思鄉怨劣頑。無恙峽雲無恙月。不須悵悵未生還。

●巧哥捷兒

出柳崖外編

紹興程生幕於蜀。以一八哥一猴自隨。字八哥曰巧。字猴曰

捷。客來則猴前導。客坐則八哥呼茶。及一切應用而細小者。輒令八哥銜之。客戲之曰。林逋常妻梅子鶴。子殆僕捷妾巧耶。捷與巧亦深相得。左之右之。馴習而向程生。一刻不見。輒互相覓。覓見而愈馴。一日。生小院把酒對花。諭猴司閫。勿令俗客至。諭八哥。巧兒。我圍帶在室。可取至。八哥應命飛入室。方出戶。有老雕自天陡下攫得之。八哥度不能免。鬆口落帶花階上。呼曰。程相公程相公。八哥被老雕攫去。帶子在花階上。又呼曰。猴哥猴哥。聲愈哀而遠。生回首。不見巧哥。階上帶猶存。鮮血瀝瀝。毛羽紛飛。大叫一聲。酒杯擲十步許。摔坐甕幾碎。須臾猴已至。向天哀號。跳四五尺。猙獰拍手。繞帶血而轉者數十回。生謂之曰。捷。我與若及巧哥。性命之依也。今巧哥遭惡

雕若能爲我雪此恥。爲巧復讎乎。猴點頭。若解意者。署前有旗竿高數丈。近頂有斗。猴晨起。持一雛雞盤竿而上。蹲斗中。以一手擎雛雞露斗旁。一雕旋而下。將及斗。猴躍起攫得之。詳視裂殺之。而下置生前。生曰。若卽殺我巧哥者乎。猴擺手。意以爲非是。次日凌晨。又持雛雞往斗閒如前狀。抵午。攫二雕裂殺之。又置於生前。生曰。二雕中有殺我巧哥者乎。猴又擺手。至三日。羣雕方盤旋大樹閒。猴入廚取碎肉可升許。散而布於地。猴藏樹閒。羣雕下食食。猴審良久。疾下攫其一。急趨生前。活而按之。生曰。此果殺我巧哥之罪雕乎。猴點頭。問何以知之。猴指其翅閒有血片。又有紅條挂於爪。視之。果卽八哥所繫者。程生設巧哥位。謂猴曰。捷兒。行刑。猴遂瀝其血。滴巧哥位前。碎裂之。拜已。不勝歎歎焉。此案亦可入警冤

詩曰。同羣鳥獸且忘形。驟聽哀號入杳冥。妙手空空讎已得。血風灑處泣幽靈。

●詩送野賓

出警心錄

王仁裕嘗從事漢中巴山。有採捕者獻猿兒焉。憐其小而黠。名

曰野賓。呼之卽應。後壯盛。糜絜稍懈。逢人必嚙。縱鞭箠亦不畏。於是題詩紅綃繫於

頸。詩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愜碧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縱之不復來矣。後罷職入蜀。行次蟠冢廟前。漢江之壩。羣猿自峭巖連臂而下。飲於清流。有巨猿捨羣而前。於道畔古木閒。垂身下顧。紅綃宛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縱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尙聞嗚咽聲。遂繼吟曰。蟠冢祠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縲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主人。○李斯義曰。離合聚散。悲喜交感。兩情惓惓。如有故人之意。讀此令人惜別。○鶴子曰。黯然銷魂。唯別而已。二詩纏綿婉約。如讀江醴陵賦。野賓生色多矣。

詩曰。紅綃詩就諷回環。送別孤雲兩角山。蟠冢重逢各含淚。餘聲猶繞亂峯閒。

●●果然綱出本草交州及西南諸山有果然獸。其名自呼。狀大於猿。體不過三尺。而

尾長過頭。鼻孔向天。雨則挂木上。以尾塞鼻。毛長柔滑。白質黑文。采色斑斕。而頰多

髻。喜羣行。老者前。少者後。食相讓。居相愛。生相聚。死相赴。柳子厚所謂仁讓孝慈者。是也。羅願云。人捕其一。則舉羣啼而相赴。雖殺之不去。謂之果然。以來之可必也。

詩曰。生死相隨不獨留。雍容獻侶碧山頭。孝慈仁讓人閒少。誰錫嘉名柳柳州。

●犬戀主出警心錄復州簽判廳主管諸司錢物。常畜犬以警盜。有黃犬十餘年矣。吳興周礪居官。尤加意飼養。犬一如感恩者。常坐臥其傍。泊滿秩。其姪皋代之。以小兒女多。慮爲所驚。牽付蓮臺寺。明日復來。如是者再三。礪未去。嘗訪皋。犬認所乘轎。迎繞戀戀。伺其退。卽隨以行。皋會意。始置船中。後船至巴河。犬登岸未返。而舟人解纜。東下。犬望見跳躑。嗥鳴奔隨。凡三四十里。礪願見之。命小船呼載。既得上。不勝喜。遂至湖州。○李斯義曰。十餘年參養。去而復來。終不忍舍。恩義所結耳。余嘗讀程嬰李善諸傳。輒不禁慨然興歎。

詩曰。託君宇下感恩多。古刹回頭悵若何。邂逅主人無限喜。看渠逐權下巴河。

●貓戀主出聖師錄蘇州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

之閭門鋪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懷。爲鋪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銜一綾。脫內白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詩曰。此身已矣。憶奴無。寂寞花陰念主孤。去住兩難心苦甚。留金料足抵官租。

●白香山鶴

出唐詩金粉

唐劉禹錫詩序云。友人白樂天。去年罷吳郡。挈雙鶴。雛以歸。

予相遇於揚子津。閱玩終日。翔舞調態。一符相書。信華亭尤物也。今年春。樂天爲祕書監。不以鶴隨。置之洛陽第。一旦。予入門。問訊其家人。鶴軒然來睨。如舊相識。徘徊俯仰。似含情。顧慕填膺。而不能言者。因作鶴歎。以贈樂天。

詩曰。萍水曾逢揚子津。洛陽宅裏復相親。多情尙認劉賓客。同憶長安遠宦人。

●陳州鶴

出聖師錄

陳州倅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

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閒。忽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曰。若非陳州故侶耶。果爾。卽當下。鶴徑投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盧歿。鶴亦不

食死。家人瘞之墓左。○鶴子曰。哀鳴不食。是眷念同羣。鳴聲淒斷。是眷念故主。

詩曰。放鶴徘徊不忍飛。孤山無子老何依。黃蒲溪上重相遇。豈接盧敖島嶼歸。

●●三燕殉墓出警心錄宋清溪王氏女。性柔惠。好陰德。堂有巢燕。一日。其母爲貓噬。三

雛餓將死。女以紅稻飼之。長大飛去。其冬女病死。明春燕復來。飛繞不已。母曰。吾女

已死。葬園中矣。汝若覓之。可相隨也。燕隨母至墓。飛鳴哀惋。以喙啄墓皆死。○李

斯義曰。燕賴女以生。復從女死。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耶。從古忠孝節烈。不過

此一念真誠。激而爲千古完人。讀此。令人長歎。亦令人起舞。

詩曰。三雛失母哺誰依。仗女恩勤幸免饑。如雪梨花春黯淡。年年魂繞故園飛。

●●蠟丸如故新出耳金安撫使田琢。少從軍塞外。所居有雙燕來巢。土人欲捕之。田

曲爲全護。忽一日。飛止坐隅。呢喃不去。田悟曰。來朝秋社。汝當歸。殆話別乎。口占詩

以贈之。詩云。幾年塞外歷崎危。誰道烏衣亦此飛。朝向蘆汀知有意。暮投茅舍重相

依。卿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卿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卿應先我我何歸。細書爲

蠟丸繫其足。明年瓜代而歸。越八稔。任潞州觀察判官。偶坐廨舍之含翠堂。忽雙燕至。一飛簷戶閒。一上硯屏。諦視之。繫足蠟丸固在。乃知此燕。蓋塞垣贈詩者也。同年龐才卿繪爲圖。作長歌記之。○李斯義曰。榆塞荒涼。人物相依。吟詩贈別。可稱佳話。距經八載。雙燕忽來。蠟丸如故。亦異矣哉。○鶴子曰。蠟丸詩。抒情款款。含意深深。作伴還鄉。送雙飛而慶幸。塞居懷舊。悵子影之飄零。主客兩層。纏綿都到。詩曰。等是楊花不住身。蠟丸珍重八回春。似曾相識來雙燕。還覓絨詩贈別人。

●●鴻贖婦

出聊齋志異

天津弋人得一鴻。其雄者隨至其家。哀鳴翱翔。抵暮始去。次日。

弋人早出。則鴻已至。飛號從之。既而集其足下。弋人將並捉之。見其伸頸俛仰。吐出黃金半錠。弋人悟其意。乃曰。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雌。兩鴻徘徊。若有悲喜。遂雙飛而去。弋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強。○鶴子曰。黃金何處銜來耶。而弋者悟其贖婦。亦解人哉。不知抵暮獨去後。竟夕中何等輾轉也。

詩曰。秋胡重見喜開顏。幾贖文姬入漢關。人世黃金如此易。不勞再築望夫山。

●●景州鴈新出秋坪

景州李鏡亭嘗得一鴈蓄之庭雜鵝鶩中甚馴擾一日鴈羣過

空中所蓄鴈昂首長鳴倏一鴈飛落蓋其牝也交頸宛轉鳴聲啞相應答如訴離愁如話久別而乍相親暱也久之乃同飛去明年鴈來前蓄者自投下啞啞向鵝鶩羣如道故者至前所棲食處徘徊顧視旋復升堂入戶周歷幾徧見主人出伸頸鼓翼嘹唳長鳴依戀遲迴之態如不勝逾刻許乃翩然而起追逐其羣去一時觀者莫不歎異○○鶴子曰讀至交頸宛轉哀鳴話別令人增伉儷之重讀至啞啞道故徘徊不捨令人增友誼之重及見主人悲喜交集依戀遲迴令人增主恩之重

詩曰空際聞聲識故夫不圖意外遇羅敷相憐雲路分飛後碧海紅塵兩地孤

●●隴山鸚鵡一出警心錄

明皇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

中貴送還山中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賓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李斯義曰天寶之亂賊臣如祿山不足論矣當日張均張珣輩

在賊中指斥官家。豈豢養不如鸚鵡乎。或曰。枝頭上皇之詩。使臣飾詞耳。何也。郭浩。諂佞之尤者也。其過隴也。歸宜曰。韋皋殺朱泚之使。氣尚烈烈也。使上惕然。思報忠與防奸。李及款中貴之薄。風尚矯矯也。使上恍然。知揚清與激濁。且隴亭半多流離。秦城不堪食邑。如繪鄭監之圖。使上憂恤民生。思其艱以圖其易。乃計不出此。而徒託諸林閒恍惚之聲。造爲婉媚淒涼之調。嬖倖之容悅。曾何益於國家哉。○鶴子曰。李評責唐使良是。但古來傳記。物類篤於忠愛者不一。隴山悲鳴。又奚疑哉。

詩曰。聲聲頻問上皇安。曾記深宮帶笑看。隴水不流助嗚咽。鼎湖夢斷路漫漫。

○隴山鸚鵡二出聖師錄宋高宗時。隴西獻能言鸚鵡。命養於宮中。久之。問曰。爾思鄉乎。曰。豈不爾思。思之何益。乃遣使送還隴山。數年後。使者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乎。曰。升遐矣。鸚鵡南向悲鳴不已。

詩曰。隴山南望不勝哀。目送迢迢使節回。五國城頭霜月苦。可曾鴈信問安來。

●●滇南二鸚鵡出聖師錄李邁菴自記。自滇遊回。有僕染瘴而死。僕攜有二鸚鵡。流淚

三日不休。亦死。

詩曰。洱海煙黃瘴不收。主人白骨掩荒邱。如何一樣傷心甚。死到黃泉淚尙流。

●●韓通判鸚鵡出春渚紀聞韓奉議官隴州通判。家人獲鸚鵡。未幾。忽語之曰。比苦思

鄉。家人憐而放之。後有自隴差至京師者。憩道旁樹下。倏聞鸚鵡呼曰。君認我否。我

是韓通判家鸚鵡。到京煩爲我傳語。多謝故。八。家山甚樂也。

詩曰。雲水條然自在身。誤謀紅稻絆紅塵。關山那有家山樂。寄語天涯薄宦人。

●●郎無恙否出聖師錄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厚食之。因事下獄。歸時歎

恨不已。鸚鵡曰。郎在囹圄未逾旬。懊惱如且死。我閉籠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

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於林閒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鶴子曰。自起開

籠放白鸚。此商可嗣響雍陶矣。

詩曰。片言打動主人心。可悟人心感且深。借問郎今無恙否。多情誰似隴山禽。

●秦吉了史出情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二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無聊也鳥曰吾配爲使者所得切思之因呼景陽曰卿何故匿一鳥耶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詩曰一路雙棲乍別離難銜紅豆寄相思影孤怯對瑤階月何處聲聲叫畫眉

●李氏鳩出陳忠裕集畜鳩者以五月五日翦其舌取汞硫火鍊之成靈砂雜米菽日

三飼變易其心則能爲人言過於鸚鵡李氏有一鳩甚慧養之數年矣日則飛翔於欄楹簾幙閒不遠去夕宿於籠以避狸鼠見畜婢有私持物及摘花者必告其主人晉人賈於吳者見之願以十金易焉鳩覺其意告主人曰我居此久不忍去公必欲市我他所我且不食主人給之曰我友有欲觀汝者即攜汝歸耳至賈家則舍之去鳩竟不食哀鳴告歸賈人憐其志且恐鳩死而今並無取償也遂捐金十之二而以鳩還李氏鳩乃食○陳臥子曰鳩拙鳥也不輕去就其儀一兮是以詩人比之君子而屈氏猶惡其佻巧何也

詩曰。故園桑徑月。淒清。情況依依。夢不成。萬想千思。歸去好。新人恩重。報來生。

●●徑山寺雞家出宋高僧傳杭州徑山釋法欽。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遊他所。

及飲入長安。哀鳴三日而絕。今雞冢在山也。

詩曰。三生帶得善根來。久傍禪扉舊綠苔。一片行雲留不住。寒窗風雨助啼哀。

●●烏郎蒼女出聖師錄湯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週。郡人饋以鵝。頸爲盒擔。壓折。

折成之字。夫人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鵝。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匹偶。雄曰烏郎。雌曰蒼女。呼其名。卽應聲至。行卽讓缺掌者先食。則讓折

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夫人歿。二鵝哀號不食死。○○鶴子曰。一缺掌。一折頸。偕

老三十餘年。漆園所云。以不材終其天年也。

詩曰。秩然有禮。宛如賓。相敬相憐。三十春。莫笑老鵝同缺。昂藏竟似兩完人。

●●覓偶而來出警心錄山陰陳爾誠。於門前嘗獲巨鼈。置廚內水缸。其祖華宇。自外暮

歸。窺見缸側一鼈。意其爲覓偶而來也。並取置缸內。則聚首眷戀。不相捨。誠感歎。遂

攜放濱中。自此舉家戒食鼈。

詩曰。有情眷屬盡堪哀。誰喻蹒跚覓偶來。假使夜闌人未目。不知含淚若何回。

■踐信鑑第七〔十三案〕

燕鴻應候。豚魚孚誠。無輒無軌。車何以行。白水信誓。陰雨寒盟。輯踐信。

●申州虎

出警心錄

貞元閒。王徵爲申州牧。時多虎暴。徵約得一虎者。酬十縑。有老卒

丁岳。善爲陷阱。不數日。得一虎。聚觀者千百人。時岳方被酒。因衣襟挂樹根。墜阱中。衆駭甚。乃以轆轤下巨索。令岳自縛引之上。岳得索引去。地二三尺。虎則躡其索而留焉。如此數四。岳謂虎曰。爾輩縱暴。理宜翦除。衆所以未卽屠者。以我故也。汝能從我。當白太守。捨爾之命。爾其率羣輩。遠離此土。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虎諦聽。若有知解。岳再引繩。虎不復留。既得出。遂白太守曰。今殺一虎。不足除羣虎之暴。乞捨之。令其率羣虎去耳。徵許之。岳乃積土坑中。虎躍出。嘯風而逝。自是羣虎屏迹。○李斯義曰。爲阱得虎而自墜。此時虎何難噬岳。衆何難屠虎。然衆所以不遽屠虎。

者以曷故。而虎所以不遽噬曷者。以求出故。從來兩不相害。則可以兩全。曷踐約而虎屏迹。豈不兩得乎哉。

詩曰。食言罕見。信由中心。諾潛消坎。簷凶擒虎不難。難縱虎。腥風萬壑。轉仁風。

●●虎赴西關約出排山西孝義縣郭外。環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溜。爲虎徑。樵踴而蹶者數。徬徨繞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卓午。復銜一麋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餒。渴自飲其溺。如是彌月。浸與虎狎。既而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卷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卻顧。樵踞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

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梃銃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於我有大恩。願公等毋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誑。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亭曰義虎亭。南昌王猷定記。○王子曰。予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於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詩曰。虎解回。思憫負薪。荷恩急難。兩全身。臨歧對泣。悲風起。千載荒亭。感路人。

●●黃耳家 山述 異記 晉陸機。少好獵。在吳時。有客獻快犬。曰黃耳。機入洛。常將自隨。犬

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奴。犬識途導之行。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戲語犬曰。我家久斷音耗。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犬頸。犬出駟路。走向吳。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載渡。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啓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內筒。仍繫犬頸。犬復馳還洛。計人行五旬。犬往還纔半。後犬死。葬機家村南二百步。聚土爲墳。村人呼爲黃耳冢。

詩曰。綺年入洛飲香名。黃耳還鄉路幾程。一紙家書萬金抵。洪喬投渚太無情。

●圍城犬負米

出聖師錄

楊光遠叛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

食盡。舉家愁歎。犬徬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無饑。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於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鶴子曰。四郊多

壘勢將拔。幟孤城。七日無糧。困更斷炊。累月擬汎舟。兮何所。同仰屋以興嗟。當是時也。倉葛怒而呼。臣朔饑欲死矣。猗孫門之靈犬。忿戎莽之逼人。傍主若憂。含情莫訴。寸丹敢竭。雖歷艱阻。而甘心。尺素請裁。願負囊囊以報命。怡然出竄。俄而還家。晝伏夜行。獨越阡而度陌。驚聲顧影。想履險而乘危。一時菜色回春。翳桑免餓。伊誰之力歟。夫見義必爲勇也。相時而動智也。臨蹇不懼。忠也。踐約不渝。信也。厥後馬鬣安骸。龍圖表碣。宜哉。吁。靈蹤渺渺。尙護片石之苔花。寒食年年。合酌半盃之麥飯。

詩曰。圍城坐困絕餓糧。乞米帖誰郵舊莊。盡室回生靈犬力。虧他一路負歸囊。

●博羅犬出優曝餘談博羅何字。母死。廬墓。家無僕從。一黃犬。閒日輒候墓所。有所需。

即書片紙繫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無或爽者。

詩曰。往來供乏歷年華。廬墓郵書望眼賒。蕭穎士奴輸捷足。陸家黃耳復何家。

●鶴寄詩出內親日疏才女晁采。養一白鶴。字素素。一日。小齋坐雨。念其夫于役。久乏。

音問。謂鶴曰。昔西王母青鸞。郭紹蘭紫燕。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卽援筆直書二絕句繫其足。竟致其夫。尋卽俶裝歸矣。○鶴子曰。曰歸曰歸。歲云暮。其雨其雨。怨朝陽。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此情之得其正也。鬱金堂上。望夫山頭。烏得胎仙在在傳書哉。

詩曰。征夫聿至喜無端。鶴使多勞瘁羽翰。翦燭西窗同話雨。詩箋舊淚未全乾。

●燕寄詩史出情 長安豪民郭行先。女紹蘭。適巨商任宗。任久賈於湘。蘭睹雙燕戲梁閒。長吁語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還必經湘中。我壻離家數載矣。音耗杳然。存亡未卜。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壻。言訖兩淚。燕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燕徑飛膝上。蘭吟詩云。我壻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遂小書緘繫燕足。燕飛鳴而去。任時在荊州。忽雙燕回翔頭上。訝視之。遽泊其肩。有小函繫足。解而覽之。乃妻所寄詩也。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次年任歸。以詩示蘭。宰相張說。敘其事而傳焉。○鶴子曰。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彼計以月。此

計以年任之歸。燕之力也。唐人詩云。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是商得詩泣下。挂席言旋。視瞿塘賈之爽信何如耶。

詩曰。裁詩好寄任公子。臨發開封帶淚哦。湘月莫遲送雙影。倚樓南望夜如何。

●鴈繫書出元史 汴中人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秋高恣所如。歸期回首

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矢。窮海孤臣有帛書。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眞勇軍。

詩曰。鴈足傳書又子卿。海天雪窖共淒清。孤臣心事更誰寄。望斷寒雲此際情。

●飛奴出開元遺事 唐曲江張九齡。少養羣鵠。與親知書。繫鵠足。依所教處。飛往投之。

無一差舛。因目爲飛奴。

詩曰。鴈帛魚書杳莫尋。停雲空自撫幽琴。相思綿渺關山隔。仗爾飛奴達素心。

●眞定鵠出耕錄 顏清甫幼子。獲一鵠。翎閒有書一緘。籤題云。家書付男郭禹開

拆。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眞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鵠未知

也。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使取木匣函鵠，直抵仲賢署，獻書與鵠，具白以故。仲賢憮然曰：畜此鵠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能傳至。命左右瘞之。

詩曰：拜命燕山寄好音，移官何處幾回尋。一緘空繫身先死，地下猶懸未了心。

●●五時雞出洞冥記影娥池北鳴琴苑，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更雞。

詩曰：風雨瀟瀟夜色清，五更雞唱聽分明。影娥池畔瑤琴靜，恰應譙樓畫鼓聲。

●●潮雞出袖中記移風縣有雄雞，聲如鼓角，每潮至則鳴，時號為潮雞。

詩曰：朝潮夕汐信誰知，喔喔雞聲壯且悲。一聽海風先鼓翼，門前正到雪濤時。

●●飛魚失書出居錄續卷謝長裾往觀魚洞天，每念瓊卿，輒命一魚寄訊。魚飛入青天，輕於片紙，往來甚遠。遠，疑為速字之訛。一日，飛至桂海，與龍隱巖龍鬪，失其書，恐長裾責之。

立化於西山之後，為石馬，即今立魚峯是也。○鶴子曰：欸忽靈幻，魚也龍乎。

詩曰：日望空中接報書，故人問訊近何如。殷勤尺素千鈞託，石馬無聲恨有餘。

物猶如此 踐信鑑 真定鵠 五時雞 潮雞 飛魚失書

守廉鑑第八【十五案】

桑扈竊脂。馬不食脂。雞廉狼食。物性難齊。我思古人。泌水樂饑。輯守廉。

●周藩馴虎出池北先祖方伯公。為河南按察使。時周王府有馴虎。日唯啖豆腐

數斤。猛虎如此。何異馴虞。○鶴子曰。似此寅客。愧殺封使君矣。

詩曰。不知肉味有餘歡。守素休嗤骨相寒。豪氣漸平心漸淡。向來虎穴捋鬚難。

●豹廉出坤雅古詩云。饑豹食有餘。言豹廉也。○按字說。豹性勺物而取。程度而

食。故字口口又名程。程。即豹也。

詩曰。深霧冥冥善晦藏。南山不自耀文章。老饕那識盈虛理。自古留餘味更長。

●浯溪白驢出王念我外大父東川紀公。居浯溪。嘗養一白驢。力而馴。雖饑甚。從

不食田中物。公愛之。未幾。人竊去。一日。偶過其地。驢遠望哀鳴。視之。即所失驢也。以

四金贖回。後驢衰病。有勸公殺以煎膠者。公曰。此驢効力十餘年。今因老憊而殺之。

不忍也。適驢在側。淚濟然下。及驢死。埋以破席焉。

詩曰。浯溪水草樂忘年。風雪橋頭忍餓旋。天物豈容輕暴殄。怒渠黃犢慣蹊田。

●●芮氏犬出聖師錄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爲富室姚氏。犬多餘食。所限

僅一小竹籬。姚犬每向籬竇。低聲搖尾。若招呼狀。芮犬蟠曲臥地。唯昂首相應。絕不
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爲常。○○鶴子曰。五代史云。南唐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
頭。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觀此。則犬不特知廉介也。且知禮讓。

詩曰。食貧守竇歷星霜。多謝鄰情惠豈忘。糠粃膏粱都有命。觸籬何敢效羝羊。

●●陸氏犬出警心錄陸思俊秀州呂氏老幹也。家畜犬劇馴。凡七八年。陸夫妻繼亡。遂

空其室而扁之。犬猶日臥戶下。僮僕然往來他所。已復歸。常作聲嗚嗚。若有所尋索
而懷咽者。鄰人不忍。或以糟糠呼飼之。不食。久而肉消骨立。長號數聲而死。○○鶴
子曰。犬何介而義哉。霜月寒宵。癯影獨弔。恍若鬼火往來空中感泣也。

詩曰。皮毛脫落臥柴關。老屋荒涼蔓草閒。不食嗟來甘餓死。清風想見首陽山。

●●丹穴鳳演出孔演圖鳳生丹穴。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身備五色。鳴中、

五音有道則見飛則羣鳥從之。

詩曰歸昌應瑞德徽昭不易來儀下絳霄顧視清高桐百尺勞勞塵世等鷦鷯。

●禽避食卵

出括地圖

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爲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焉止於丹山去九疑萬八千里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虧食

木實。

詩曰丹山木實足忘饑世味濃時古味希莫謂玉團非肉食未開混沌滿生機。

●審山鶴

出居易錄

予嘗記揚署貞鸞事適觀朱近修義鶴記異焉審山周氏者養鶴二順治乙酉周闔門死兵掠鶴去鬻溪上陳氏其雄哀鳴不食死雌不偶他雄一日翔於野見審山浮圖百里外飛赴之徘徊浮圖下三日周之遺僕某聞而往觀鶴望僕踊躍投懷不去遂攜以歸始供魚不給繼粟又不給鶴自投竈下伺其飯啄餘粒或竟日饑羽毛凋敝終不他去謀食觀者皆太息或泣下云○○鶴子曰是雄是雌節義兼而有之觀其隨僕遠歸忍饑竟日又何其毅然自守耶。

詩曰。未同殉主錯孤飛。甘餓歸來舉目非。含淚相看唯老僕。青苔白骨黯斜暉。

●●池上鳴鶴出唐詩
金粉

夫已氏曰。予池上有鶴。介然不羣。烏鳶雞鵝。次第爭噪。若相

嘲者。鶴亦時復一鳴。予非公冶。不通其意。因戲代贈答。以意斟酌之。成八絕句。聊資一噱云爾。雞贈鶴曰。一聲警露靈誰似。五德司晨世不多。未必立羣盡嵒紹。重君輕我意如何。鶴答雞曰。爾因爭食泥中鬪。我獨鳴皋松上棲。塵世何知有仙骨。都輕野鶴重家雞。烏贈鶴曰。與君黑白太分明。縱不相親莫見輕。我每夜啼君怨別。七絃琴裏忝同聲。鶴答烏曰。矯矯陵雲出塵表。紛紛攫肉下田中。我音中羽君音角。琴譜雖同調不同。鳶贈鶴曰。詩人稱鶴亦稱鳶。君也聞天我戾天。同病相憐復相笑。饑來一樣癖腥膻。鶴答鳶曰。天空海闊莫相非。清濁仙凡各有歸。碧落彩雲鸞鶴侶。幾時曾見汝曹飛。鵝贈鶴曰。君曾緱嶺隨王子。我幸山陰伴右軍。標格一般人世重。但輸捷足步青雲。鶴答鵝曰。右軍去後欲何依。月白霜高自在飛。見否犧牲及鸞鶴。大都我瘦讓君肥。

物猶如此 守廉鑑 池上鳴鶴 介鳥 黃山白鷗 越王鳥

詩曰。鳥言也足解人頤。三百篇中不廢詩。老鶴一聲情誰語。素心唯有白雲知。

●介鳥出禽經雉介鳥也。耿介而一志者也。○爾雅翼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

飲。因地之墳衍以爲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

詩曰。稜稜介節仰昂藏。飲啄條然步武詳。盡日山光自怡悅。時哉何處不山梁。

●黃山白鷗出唐詩金粉李太白詩序云。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鷗。蓋是家雞所伏。自小

馴狎。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耿介。尤難畜之。余平生酷好。竟莫

能致。而胡公輒贈於我。唯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叫。文不加點。以贈

之曰。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鷗。白鷗白如錦。白雪恥容顏。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間。

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閒。我願得此鳥。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輒贈。籠寄野人還。○

鶴子曰。右軍以書籠山陰之鵝以去。太白以詩換黃山之鷗而歸。同一韻事。

詩曰。拜祝雙鷗喜且謳。飄然塵外兩風流。他時好謝碧山月。還汝黃山雲水秋。

●越王鳥出本草綱目羅山疏云。越王鳥。狀類烏鳶。足長口勾。末如冠。不踐地。不飲江

湖不啜百草。不食魚。唯啖木葉。

詩曰。誰將烏喙越王稱。木葉充饑冷笑鷹。罕見禽中陳仲子。不咽半李勝於陵。

◎信天緣綱出日本草 晁以道云。鵝之屬。有曰漫畫者。以喙畫水求魚。無一息之停。有

曰信天緣者。終日凝立。不易其處。俟魚過乃取之。所謂信天緣者。即俗名青翰者也。又名青莊。此可喻人之貪廉。

詩曰。終朝凝立冷雲中。付予隨天不怨窮。畫水求魚爭一飽。歡娛無幾轉眸空。

◎烏蛇食花氣出乾 烏蛇。不食生命。亦不害人。多在蘆叢中。吸南風及其花氣。

詩曰。飲氣餐風體欲仙。蘆花叢裏自年年。不戕生命全生理。應共騰蛇上九天。

◎蟬五德出陸雲 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頭上有綏。則其文也。

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鶴子曰。曹植蟬賦云。質淡

泊而寡欲兮。獨怡樂而長吟。聲嗷嗷而彌厲兮。似貞士而介心。駱賓王蟬賦云。吟

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合而觀之。寒蟬高品。和盤托出矣。

詩曰。詠蟬深訝玉溪生。難飽徒勞恨費聲。豈識居高心淡定。任他樹樹碧無情。

翼善鑑第九〔十九案〕

善氣網緼。善量彌綸。云何動物。只是一真。真誠極處。且泣鬼神。輯翼善。

●鹿繞墳鳴出孝子傳伍襲。字世公。居父喪。廬側有一鹿。每襲哭。輒繞墳而悲鳴。

詩曰。荒廬弔影獨銜悲。怪鹿云何共涕洟。一樣椎心風木痛。想他躑躅繞墳時。

●羣鹿感孝出唐書唐孝子褚無量。丁母憂。廬於墓側。有鹿犯所植松柏。無量泣而

謂曰。山中草木不乏。何忍犯吾母塋樹。因竟夕守護。自是羣鹿馴狎。不復侵害。○

按皇甫山逸士傳云。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母沒盡哀。墓側白鹿。乃馴繞其墓。

詩曰。誤侵塋木恕無知。怒犯山靈罪敢辭。萬點長條短條淚。鹿羣相視亦含悲。

●虎避孝子出聖師錄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爲虎所逼。自計

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睹其情，弭耳而去。

詩曰：抱母驚惶走且哀，磨牙攫爪出蒿萊。回頭底事荒山竄，知是樵蘇孝子來。

●虎釋孝女

心出警錄

鶴坑隸羅源，其地嶺上有平巔，居民稱爲籐上。一田婦歸寧過

其處，見虎蹲踞，懼不得免。因疾呼之曰：斑哥，我今歸省父母，與汝無冤，何忍害我。虎垂耳竦聽，遠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李斯義曰：孝心便可免難，從來事到無可如何處，只存一點正經心腸，直行將去，斷不罹於禍，此亦天道也。○鶴子曰：婦哭而哀，情何慘也。讀此，泰山虎拜下風矣。

詩曰：盤陀坐待怒張眸，有女前行哭訴愁。聽到歸寧風動谷，公然讓路虎低頭。

●虎守忠義屍

出葦鄉贊筆

南都既覆，隆武稱號閩中。福州破，桂藩子永明王復擁立

於肇慶，改號永歷。後遁入緬甸，爲平西王吳三桂檄取遇害。永歷稱帝後，流離西粵，受制於孫可望。一時忠烈之士大半殉難。輔臣嚴公起恆，楊公畏知，俱負聲望，可望要封秦王，嚴固拒不許，遣賊遮殺之，推入河中。屍流三十餘里，忽有虎負之登岸，守

視不去。賊愕胎。因收葬之。楊公憤激。徒手擊賊。亦被殺。張獻忠諸養子。除僞晉王李定國反正外。如劉文秀。艾能奇等。皆好禍嗜殺。慘甚貔獠。乃此虎猶知忠義。彼逆賊者。真禽獸之不若也哉。○鶴子曰。漢劉昆爲弘農太守。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去。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阱。猶多傷害。均到任。令屬縣曰。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阱。乃除削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二事。見後漢書。昔則感德政而虎去。今則感忠義而虎來。虎亦奇傑也哉。後漢書。又載劉陵爲長沙安成長。修德而羣虎越境。此亦感德政也。

詩曰。誰藏碧血慰泉臺。抗節如山志不回。天憫忠魂葬魚腹。怒濤驅虎渡河來。

●善士義虎墓

出井蛙錄

清初時。贛邑郭士俊。砥躬淳厚。接物和平。鄉里有善人之目。

而事父母極孝。人鮮有知者。時邑有虎亂。往來者必戒嚴而出。郭一日往莊課租。二僕隨往。忽途次密菁中。一虎突出。橫阻於道。二僕棄襍被奔去。郭欲遁。而足不能履。

坐而視。俟之。虎亦與郭對坐。郭自分難免。謂虎曰。余不幸而與汝值。余之數也。請速啖我。毋俾我長慄。虎忽起。近郭身。宛轉相依。如馴習者。郭曰。汝既不加害。將欲何爲。虎卽銜襪。被置郭前。若欲爲負荷者。仰首躬背。而示郭以狀。郭揣其意。繫襪被於背。郭起。虎卽隨行。先是二僕遁至莊。以告諸佃。莫不駭嗟。謂郭死於虎。天道無常。頃忽見虎隨郭至。皆反奔入室。扃其門而喧噪。郭曰。毋恐。虎固與人不相扼也。悉令闢戶出。虎果弭耳帖尾。聽郭指使。於是衆乃返驚爲喜。爭啖以肉。虎一一舐而食之。夜宿門外。郭歸。仍負襪被而行。將抵家。村人怪駭。郭悉語顛末。人謂郭盛德。感及於虎。益加敬愛。自此而虎亂遂弭。適郡久亢旱。有司建壇祈禱。屢牒城社無應。忽郡長夜夢城隍神語曰。來日北郊外。有一老人攜虎往東行者。能得甘霖者也。曷往覓之。次日令吏祇候。郭果至。吏固稔虎不傷人者。勿之忌。拉郭見郡長。郡長奇之。隆禮迎請。告以代祈雨意。郭固謝不能。而郡長請益堅。不得已。登壇拜跪。虎俛壇下。日亭午。有黑雲一縷。蜿蜒如龍狀。起於東南。頃之。大雨如注。郡長喜。欲延郭入郡款謝。而郭堅辭。

攜虎去。郡長歸。乃手書降龍伏虎四大字。令吏備花酒。鼓吹送其家。郭名於是益噪。後郭死。虎繞楊長吼。家人聞其聲而恐怖。遂不復鳴。殮之日。虎淚如綆。日夕宿棺下。及郭就窆。工竣。虎伏地大吼。觸碑而死。人義之。報郡長。郡長詣郭葬所。見虎頭破而死。惻然悲悼。於郭墓旁。擇地帷裹葬之。封其碑。題曰郭善士義虎之墓。至今猶存。詩曰。虎俛壇前禱雨哀。一般真氣薄風雷。白楊蕭瑟纍纍墓。幾見朱幡哭拜來。

●虎護高士廬出獨志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樂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欺之。多伐樹踐囿。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耶。虎輒俛首。歷數年。野人不敢侵。後牧卒。虎乃去。○鶴子曰。人欺善。虎庇善。是人之橫逆。反不若虎之馴良也。

詩曰。鳥啼松韻寂聲聞。穩坐南沙一片雲。可歎抱茅欺杜老。村童幸未遇山君。

●義虎傳出祝枝山作荆溪有二人。髻卯交。壯而貧富不同。妻子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美而豔。富乃設謀。誑言若困甚。盍圖濟乎。妻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

甲。豐於財。乏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寔感謝。富子卽具舟費。并載其豔者以去。將抵山。又誑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可許也。寔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寔胼胝碎破。血出被蹂躪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鎌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豔者若夫君。噉於虎矣。奈何。婦慟哭。富子又誑言。哭無益。吾試同若往檢驗。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閒。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容。轉身而歸。迷故途。順途而哭。倏見一老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老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獨尙存哉。旣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苦若死。若固不死。

圖報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何不可置耶。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視子曰。視賊始謀。亦何義哉。已而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即遂。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退士曰。以虎嚙誑婦。而反爲虎所嚙。神耶。虎耶。以爲神虎可也。非直義而已。○○鶴子曰。反手爲雲。覆手雨。古道今人棄如土。彼以黃金而奪聲氣。此以紅粉而換肝腸。人心深險。竟至於此。故擇交宜慎。

詩曰。殺心已伏見嬋娟。一旦金蘭化作煙。人巧十分天更巧。是神是虎總操天。

●三馬驚逸

出閱微草堂外集

洛陽郭石洲言其鄰縣有翁姑受富室二百金。鬻寡媳爲

妾者。至期。強被以綵衣。掖之登車。婦不肯行。則以紅巾反接其手。媒媼擁之坐車上。觀者多太息不平。然父母族無一人。莫能先發也。僕夫振轡之頃。婦舉聲一號。旋風暴作。三馬皆驚逸。不可止。不趨其家。而趨縣城。飛渡泥濘。如履康莊。雖仄徑危橋。亦不傾覆。至縣衙。乃屹然立。其事遂敗。用知庶女呼天。雷電下擊。非典籍之虛詞也。

詩曰。恥見金夫不有躬。翁姑奪志訴蒼穹。一呼三馬騰空起。白日冥冥鬼旋風。

●牛助孝子

出閱微草堂外集

徐光大。慈谿人。康熙中。任清河主簿。著廉能聲。以疾卒於

官。子雅涵。扶柩歸。渡黃河。忽風起。冰合。夾舟不能行。諸人履冰登岸去。雅涵獨拊柩長號。矢以身殉。衆哀其志。謀以索挽之。甫數武。陷冰坎中。力不能施。雅涵仰天狂呼。血淚交迸。衆束手無策。皆爲掩泣。忽來一水牛。趨柩前。以角承之。衆無不踴躍呼曰。天憐孝子。驅牛爲之助也。競拽之。立達於岸。闔家感牛德。戒食牛肉。已歷四世矣。詩曰。哀動河神水不寒。烏犍戮力萬靈歡。請看孝子扶歸櫬。天意何曾負好官。

●羣烏銜土

出廣輿記

顏烏。義烏人。父亡。負土築墓。羣烏銜土助之。其吻皆傷。因以名

縣。○按異苑云。東陽顏烏。以純孝著。後有烏銜鼓集顏所居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慈烏銜鼓。欲令至孝遠聞。卽於其處立縣名烏傷。旋改爲烏孝。

詩曰。荒碣猶存黯夕陽。爭傳顏巷義烏鄉。辛勤銜土成墳後。時聽啼聲隱白楊。

●羣烏集舍

出周書

宗懷。遭母憂。哭嘔血。每有羣烏數千集於舍。候哭而來。哭止乃

去。

詩曰。何處千鳥繞帟帷。哭聞孝子百靈悲。思親各有傷心淚。仰視蒼天兩不知。

●庭鳥哀泣出北史齊蕭放居喪。以孝聞。廬室前有二鳥來集。馴庭飲啄。每臨哭時。

舒翼悲鳴。若哀泣者。

詩曰。孝動三靈色。慘悽有生各自念。孩提問鳥何亦悲傷甚。聲到心頭不住啼。

●仁鳥蔽樹出拾遺記晉文公燒山求介之推。之推抱樹。有白鳥成羣。繞煙飛噪蔽之。

推死後。所焚山數百里。居人不設羅網。呼曰仁鳥。○鶴子曰。反哺則孝。護善則仁。

成公綏目以祥禽。有以哉。

詩曰。旌善綿田。悔已遲。介山一炬。到今悲。棠梨寒食。煙和雨。尚有啼鳥繞樹枝。

●日南雙鴈出警心錄虞國少有孝行。爲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止廳上。每出行縣。輒

飛逐車。既卒於官。鴈逐喪還。至餘姚。住墓前。歷三年乃去。○李斯義曰。二鴈之於

虞也。生而行止與俱。死而喪葬相隨。天下人子。能如此者。有幾。蔡邕廬墓。雉兔馴

擾不去。亦孝行之所感也夫。

詩曰。雙飛誰遣此勾留。五馬相隨幾度秋。惆悵墓田離別後。白雲渺渺水悠悠。

●神鷹出堅瓠集嘉禾守楊公繼宗。爲人端莊勇決。愛民禮士。會郡饑荒。死者相踵。公憫念既深。不及關白司道。發倉賑之。全活萬計。仇家以事上司道。以擅支倉庫。少給多侵爲辭。行文按公。及展牘。狂風起庭中。有羣鷹數十叢集。掠牘飛上。或爪或喙。牘紙粉碎矣。司道怒曰。鷹亦忤我乎。遂白撫院。方下舟。羣鷹復至。怒睛奮翅。馳逐飛鳴。若詈辱之狀。司道怒。命卒繪獵之。弩者彈。弓者箭。網者絲。而羅繞愈衆。卒莫能退。中一老鷹。迅擲而下。司道急以手蔽面。竟攫其紗帽而去。衆鷹亦復爪喙申文。又紛然碎矣。司道駭異。返駕。事遂得寢。公在郡九年。風雨調和。禎祥疊見。及滿去。七邑男女。攀車挽留。士夫爲製神鷹錄。以傳其德政。

詩曰。萬骨同生隻手持。爲民獲罪復奚辭。願書赫赫神鷹錄。傳徧黃堂太守知。

●龜負孝子出九江記留京有孝行。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溺。京負母號泣。忽有大龜至。

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行十餘里。至一高岸。龜乃去之。○鶴子曰。大龜拯溺。事奇矣。然以孝行而至。事奇。理固常也。

詩曰。一家魚腹只須臾。跋浪神龜載樂都。仰見天心憐至孝。艱危隨處百靈扶。

●龜負閣出文苑 兼雋 徐瑞。幼時被水。處一閣將沈。聞空中有人言曰。徐瑞真宰相。可護持之。時有龜數千負閣。得不沈。後果位宰相。

詩曰。神龜天遣庇賢才。百尺岿嶢黑浪迴。信是他年黃閣老。六鼈且戴海山來。

●龜銜樹出顏真卿 石柱記 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下。古木數株。堅如石。故老云。愉卒後。

龜銜巢木植於此。至今號龜銜樹。溪名龜溪。橋曰龜回橋。○按會稽俊賢傳云。孔愉。字康敬。嘗至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於路。愉買而放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視愉。及封此亭。三鑄印。龜皆左顧。愉悟。遂取佩之。

詩曰。當年翁仲記分明。亭外斜暉亦有情。神物尙留芳澤在。綠陰一帶護佳城。

救難鑑第十【二十七案】

物難人救。人難物救。豈唯物救。天也垂救。不爽鎔銖。善人自救。輯救難。

●義虎橋出開居彭城有義虎橋。昔有商於齊魯之墟者。夜歸迷道。墮虎穴。自分

必死。虎熟睨之。不加噬。反善遇焉。晝銜物與食。夜爲呵護。月餘。人稍諳虎性。乃囑之曰。吾因失道誤至此。幸君惠我。不及於難。家有父母妻子。久客欲思一見。君能置我於康莊乎。虎作許諾狀。乃伏地搖尾招之。商喻意。遽上虎背。遂躍而出。置諸道旁。相顧悲鳴而去。後歷數載。商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將獻之官。商諦視。卽前虎也。虎見商咆哮。商感虎德。與衆道故。出重貲以贖虎。衆亦義之。釋縛。縱之深山。後人於此地立橋表焉。○鶴子曰。虎不乘人之危。且全人之生。何世之落井下石者紛紛也。

詩曰。恩酬意外亦奇緣。義虎橋猶過客傳。浪說無情情倍篤。含生同戴有情天。

●孫堅馬出警心錄孫堅討董卓失利。被創墜馬。臥草中。堅衆分散。馬還營。嗚呼。軍人

隨馬至草中。乃得堅。○李斯義曰。如此馬者。真可謂與人一心者也。嚮使堅死。討

卓諸公喪魄矣。則勝負未可知也。堅不死。卓必亡。馬之力與。

詩曰。江東氣壓萬熊羆。討賊無端折義旗。主帥死生猶未定。悲嘶情急反營時。

●苻堅馬出警心錄秦苻堅爲慕容冲所襲。馳驅馬墮澗中。追兵幾及矣。堅計無由出。

馬卽踟躕臨澗。垂韁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焉。堅援之。得登岸。而走廬江。○○

李斯義曰。古稱老馬之智可用。謂其識途耳。不謂堪託死生如此。

詩曰。與人生死一心同。追騎何愁迅若風。天助苻秦王景略。扶危馬亦出羣雄。

●馬躍水援主出敬誠錄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愛一馬。芻粟餵飼。一日。乘

馬往本都。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迴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跳入駭

浪。接其主。浩淼間。遂免溺。

詩曰。勢難共濟浪滔天。悼主舟沈水底眠。國士何曾忘智伯。投軀猶幸報生前。

●向生騾出警心錄向生。樂平人。有陸圃。在懷義鄉。諭其佃僕種豆。僕乃改植山禾。一

日。向乘騾按視。怒之。悉加芟蕩。僕恚甚。卽入室取利斧。出刺刃已及。向急跨騾走。因

傷墜地。驟舉足。無僕。又立齧之。且逐行數十武。僕既逸。乃還護向。復銜草覆向體。迨暮。藹者至。乃嘶鳴。往迎。以視向。遂得脫歸。○李斯義曰。以刃刺主。固是大變。然不順人情。加以不堪。實自取之。奚尤哉。

詩曰。超忽追奴過。孟賁無慚都尉與將軍。區區一頃南山豆。來歲何妨督再耘。

●牛鬪虎出明紀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犬隨之。俄入草莽。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而搏人。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互相鬪。不逾時。虎負牛勝。而人遂免難。牧監奏聞朝廷。賜一牛以代耕。前牛待其自終。

詩曰。乳虎懷中氣。食牛未聞牛鬪虎。低頭呼聲一動千山應。風籟蕭蕭白日秋。

●牛鬪盜出閱微草堂外集護持寺村。在河閒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盜數人。從屋簷躍下。揮巨斧破扉。聲丁丁然。家唯婦女弱小。伏枕戰慄。聽所爲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躍入。奮角與盜鬪。挺刃交下。鬪愈力。盜受傷狼狽去。蓋乾隆

癸亥。河閒大饑。畜牛者不能芻秣。多鬻於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門。哀鳴伏地。不肯前。于見而心惻。解衣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効死固宜。唯盜在內室。牛在外廐。牛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矯捷之物。外扉堅閉。何以能一躍踰牆。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爲。而誰爲之。此乙丑冬。在河閒歲試。劉東堂爲余言。東堂卽護持寺村人。云親見二牛各身被數刃也。

詩曰。斧劈重扉婦孺悲。兩牛突至盜紛披。解衣贖命寒侵骨。牢記屠門伏地時。

●伏波灘犬

出異談
可信錄

伏波灘。入廣之要區。因其地有漢伏波將軍廟。故名也。某年

有客收債而返。泊其處。船戶數人。夜操刀直入。曰。汝命當畢於斯。我輩盜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汗船艙。又需滌洗。客哀求曰。財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尸而斃。不唯中心無憾。且當以四百金爲酬。盜笑曰。子所有。盡歸吾囊橐。又何從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舟中物。豈識其餘。乃出券示之曰。此項現存某行。執券往索可得。唯我清醒受死。殊難爲情。請賜盡醉。裹敗蓆而終。可乎。盜憐其誠。果與大醉。蓆捲而繩縛之。拋擲

於河。甫溺。有犬躍而從焉。俱順流傍岸。犬起。抓擊廟門。僧問爲誰。不應。及啓關。見犬走入。渾身淋漓。銜僧衣不放。若有所引。隨至河邊。見裹尸。俱欲散去。犬作遮攔狀。僧喻其意。擡尸至廟。撫之。酒氣熏騰。猶有鼻息。解其縛。驗蓆上有齒痕。始知是犬嚙斷。乃與茶湯而臥。明晨。客醒曰。盜走水路。我輩從陸告官。當有盜至。蓋度其必執券而往某行也。僧諾與俱。盜果未至。因告行主人以故。戒勿泄。俄而盜果持券至。主人僞爲趨奉。遣客鳴官。遂皆擒獲。客偕犬同歸。終老於家。不復再出。著義犬記。○鶴子曰。犬隨躍奔逃時。邊計禍福利害哉。濟則同生。不濟則同死。忠義噴薄。可格三靈。其閒機緣湊巧。又安知非伏波將軍陰相也。

詩曰。夜闌犬吠水聲中。引衲灘頭列炬紅。搖尾歸來心事了。花村穩傍主人翁。

●義靈

街井蛙錄

青烏家沈某。在閩時。見一客控蒼衛。後二人以筭輿肩巨犬而行。久

肆少憩。羣叩其故。言某海鹽人。負販江湖。愁遷多載。前從汀郡船行。買舟載貨。他往。爲操舟者劉某利余金。中途乘余醉。以氈裹擲江心。所帶隨身犬。號叫入水。銜氈順

流而下。氈以犬故得不沈。復抵汀界。爲漁人撈救。旋患寒瘧。遂日丐通衢。夜棲古刹。欲回船行。而足不能履。輾轉已越月矣。一日。此犬忽至。行銜主衣。引至古刹。某正呻吟。主詢知始末。昇某以歸。犬忽不見。踰旬日。犬回。號叫跳舞。主知犬有異。復隨行數十里。至江岸。遇劉主窮。究某下落。劉色變。遂縶以歸。劉見客。忤無詞。於是控劉於縣。還貨而服其辜。宰縣令。義犬。錫名義靈。令某覓輿擡之歸云。○○原跋曰。犬報主。而以身出其難。復仇雪恨。卒賴其功。犬而人者也。○○鶴子曰。突去突來。殺有深意。嘉名義靈。犬無愧色矣。

詩曰。裹氈擲水浩無津。萬苦回生怨孰伸。犬坐筭輿從古少。斂容看殺道旁人。

●●平望鎮犬

出果報見錄

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有徽商。見一店家。縛犬欲烹。商以銀

四錢買放。任其所之。不意此犬。隨舟而行。至僻靜處。有盜數人。沈舟子於河。將殺商。商求全尸。乃以大袋倒置商在內。結口擲水。盜去。犬見有後舟來。啼號若訴。徑入水口。銜大袋。稍起。舟人羣拽之。解開救甦。商言其故。亟控於官。先擒店主人。物色盜。卽

賣犬諸人也。一一得之。犬亦隨商至公堂。若爲質證者然。盜皆梟斬。

●●附錄○闡義云。吳有富家奴。徵租於佃者。佃無以應。飲而餽之。犬曰。以食汝。奴牽犬挈舟。道有客附舟。弗忍犬烹也。請償以值。啓橐。金燦然。奴睨而心動。乃伴語客。若實行仁。而我受金乎。曷以值沾飲。遂沽酒強客醉。乃以二囊囊客。擠水中。悉有其貲以去。客之溺也。犬躍入水中。曳囊泊渚上。沿隄而望。有二農人。耦而治田。解衣隴畔。犬往嚙其衣。疾走。農追犬。至渚。則囊見焉。遂解囊。而客以酒故。雖濡水。猶惛然微動。不卽死。徐之乃甦。吐問。乃知所以相視而嘻。客乃大哭曰。嗚呼。微犬。吾腐魚腹矣。然莫知奴主名。而囊故有識。宛然視之。主人姓氏也。於是攜囊抵主人。主人大驚。匿客室中。俟奴至。而奴以爲客固已死。久之乃來。施施如也。主問租。奴詭辭以對。主出囊。擲示之。奴愕然。主呼客出。奴乃伏。送官。置之法。而還其貲。客攜犬歸。終身養焉。予友李地山自吳歸。爲予言如此。

詩曰。悵望奔濤趁舳舻。誰留絲喘剩殘軀。豈知船上操刀盜。卽是街頭賣狗屠。

●楊褒犬出集異記楊褒廬江人也。旅遊至親知舍。家貧無備。唯養一犬。欲烹而餉之。已操刀矣。犬乃跪前足。淚眼視褒。異而止其殺。且求之。親知奉褒。將犬歸。常隨出入。褒妻有異志。褒莫知也。歲餘。妻與所私者謀害褒。褒是夕醉歸。妻伺其外來殺褒。既至。甫踰闕。犬齧其足。并咬褒妻。俱傷甚。時褒驟驚醒。罔知所措。大呼有賊。鄰里麇集。搜之。刀墮。縛而送縣。研鞫得實。並伏法。

詩曰。怒窺中冓。扞奇災。尙憶驚惶。跪客哀。捷報不殊。桴應鼓。都從刀下。戴頭來。

●犬救溺出聖師錄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溺門首池內。家有畜犬。入水

負至岸。復狂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顏駭而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詩曰。悲號幾度繞深池。儻俟爺孃救恐遲。無限徬徨人不見。犬心并不望人知。

●犬救火出警心錄晉太和中。廣陵楊生。畜一犬。甚憐愛之。行止與俱。有年矣。一日。

生被酒。臥大澤草中。不能動。時值隆冬。野火燎原。風急燄熾。犬周走號喚。生罔覺。前有阨水。犬走浸水中。還以身水。灑生左右草上。草皆沾溼。火止而免。後生宵行。誤墜

空井。犬哀吠徹曉。過者怪之。窺井見生。生曰。君援我。當有厚報。人曰。須以此犬見與。生有難色。人曰。若爾。汝不得出。犬目生。生喻意。諾之。乃出生。繫犬而去。越五日。犬夜走歸。

詩曰。人世可憐憂患多。回思少日荷摩挲。報恩兩度敢辭瘁。筋力非前將奈何。

●●犬救火二出警心錄李信純。襄陽紀南人。家養一犬曰黑龍。愛之。偶於城外飲大醉。臥草中。遇太守鄭瑕。出獵。縱火。信純恰當下風。犬以口拽純衣不醒。北去三五十步。有溪。犬即奔往。入水濡毛。於臥處周迴灑之。獲免。犬力盡。竟斃於側。俄信純醒。見犬死。因大慟。聞於太守。太守命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墓。○李斯義曰。與楊生事同。而此犬竟以勞斃。惜哉。豈所謂鞠躬盡瘁者耶。

詩曰。主人沈醉幾時醒。九地難埋一點靈。厚葬多勞鄭賢守。墓田春草至今青。

●●犬救火三出聖師錄上黨盧言。常見路旁一犬羸瘠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寢。適鄰火發。犬忙迫上牀。向言首嗥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熱其屋柱。突煙而出。始得

免。

詩曰。災已然。眉勢莫禁。黑骷鄉裏醉沈沈。喪家骨立何人顧。當日渾無責報心。

●●犬咋虎師出聖錄樂平縣民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采入山。犬必隨。三年冬。比舍有王華者。偕上山采柴。犬亦隨。忽一虎榛莽躍出。搏王盤踞於地。然猶未傷也。章叫且走。虎捨王趁章。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章被銜。突出。躍上虎頭。咋虎鼻。虎不意其來。驚而走。二人僵仆。如沈醉者。犬以鼻襲章口。取氣。卽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口。亦如前狀。良久能行。相引而起。犬憊伏不能起。一夕而斃。時前山有樵者。目擊其事。故知之。

詩曰。虎奔坐守敢辭疲。起死回生此犬奇。縱使主人魂不返。已拌薄命夜臺隨。

●●犬斃蛇師出聖錄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一犬曰的尾。每將自隨。後至江邊。被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僵仆無所知。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閒。家人怪之。因隨犬往。載華歸。越二日乃蘇。華未蘇之際。犬終不食。○○鶴子曰。江邊行人

如織而毒虺獨阨其身。不得謂非平居喜獵之報也。

詩曰。死生與共寸心安。禦難倉皇力已殫。防護未先滋疾甚。悲來雖餓下咽難。

●●犬斃蛇二出警心錄有士人某。性慈。其親串家。犬生四子。以爲不祥也。將棄之。河某

見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忽聲如風雨。草木披靡。震撼山谷。遙見大蟒。身如車輪。目光閃閃。直趨某。將加吞噬。四犬徑奔蟒。登跳扼其首。競嚙之。蟒死。某無恙。○李斯義曰。方某之留養犬子。不過一念之不忍。而卒免大戾。故凡作善事。但盡我心焉耳。若有意求報。則爲善之力淺。而誠不足以動物矣。

詩曰。身纏毒蟒吐腥煙。併力酬恩始快然。溺犬路人尙憐死。自家溺女不知憐。

●●燕侶營巢出聖師錄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而毀。鄰燕銜泥。去來如梭。頃刻巢復成。

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倉皇急難時。羣燕來助力者。

詩曰。卵完難必覆巢時。駭聽啼音相顧悲。來去銜泥風更雨。家家黃口正啼饑。

●●鸚鵡救火出警心錄鸚鵡飛集遠山。山中禽獸。輒相愛重。鸚鵡自念。此地雖樂。不可

久留遂去。後數日山中火。鸚鵡遙見。相率入水。濡翎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何能救也。鸚鵡曰。雖知不能。然嘗住此山。與若輩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感之。卽滅火。

○○李斯義曰。凡相知在危難中。雖勢不能救。亦當爲之竭力。若謂事不干己。漠然置之。於心安乎。○○鶴子曰。精衛填海。銜木石以忘疲。愚公移山。感夸娥而下降。試觀千古異行。都成一點真心。火已燎原。莫嘆欒巴之酒。悲哉焦土。難忘介子之廬。濡翼詎效夫鵲梁。戮力爭投於鼻渚。亦知然眉孔棘。敢竭鄙誠。儻笑爛額空勞。非臣逆料。卒之元精貫日。神力回飆。幸鸞鶴之重逢。慰鶴鶴而永歎。嗟乎。黃金交密。白水盟寒。謬託披肝。但知安樂與共。旁觀袖手。誰似患難相憐。如斯禽者。良可風矣。

詩曰。如山義重力慚綿。知己難忘避逅緣。烈火陸渾誰撲滅。丹心一縷貫蒼天。

●●畫眉警盜出警心錄黃祝。黟縣人。慶元閒。爲鄱陽主簿。被盜入室。竊衣分置兩囊。署有畫眉。頗馴黠。解人語。是夜家人熟睡。畫眉忽跳躑籠中。嗚呼不輟。聞者以爲遭貓

搏噬起視之。盜驚走。遺其囊。得不失。○李斯義曰。鵝能警盜。不謂畫眉亦能警盜。何人之憤憤。不如物之惺惺也。

詩曰。盡室恬眠盜穴垣。夜深柝靜掩重門。籠中未敢輕饒舌。飲啄多年被主恩。

●●鵝吞蛇師出聖錄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鵝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鵝迴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鵝相向。鳴漸益近。首皆向巢。忽數鵝對喙。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鵝橫空來。閣閣有聲。鵝亦尾其後。羣鵝向而噪。若有所訴。鵝復作聲。若允所請。警而上。銜一赤蛇吞之。羣鵝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鵝招鵝搏蛇相救也。

詩曰。何處飛來閣閣聲。口吞赤虺鵝心平。莫非迎到蚪髯客。怒掃腥煙一劍橫。

●●龜濟將軍神出搜記毛寶行江上。見漁父釣一白龜。寶贖而放之。後於邾城戰敗投江。有物載之。漸得至岸。視之。乃昔所放白龜。甲長四尺許。龜至中流。猶反顧寶。○李斯義曰。人能以好生爲心。雖遇禍不爲凶。機緣湊合。若有使之者。

詩曰。鼓鞳聲死哭貔貅。龜載將軍達岸頭。反顧江心陰霧起。長天無際暮濤愁。

●●巨魚救商出懸編徽商某挾貲自淮歸。誤附盜舟。適有漁人獲巨魚。商放之。盜夜

縛商。將投之水。偶里許外。有邏卒泊。魚躍入舟盪。卒醒得魚喜。就舟取火。因獲盜救商。而魚已重創死矣。商悼而收之。葬以人禮。○徐仲光贊曰。郢破胥哭。燕急荆亡。

往卽爾艱。早辦一死。幸旣脫眾。豈難掉尾。受軀雖微。負心竊恥。

詩曰。好生一念動江神。少緩須臾浪裏身。誰遣邏舟飛到此。是魚智士亦仁人。

●●鱧救火傷出異談高懷中業鱧。麪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鱧數十。一婢憫之。每夜

分竊缸中鱧。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店焚。婢踉蹌逃出。爲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滅。火瘡盡瘉。視之。有河中汙泥堆於瘡處。而鱧行迹宛然地上。

始知向所放生鱧。來救之也。高感其異。遂罷業。及拆竈。穴盤活鱧數石。盡舉而縱之河。醫書。河底泥。能塗湯火傷。

●●附錄○聖師錄云。宋傳慶中。家得大鼈。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年餘婢病。將卒。夜有大鼈。被泥登婢胸冰之。遂瘳。又黃德環。家人烹鼈。將箬笠覆其釜。揭其鼈

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閒。後因患熱將危。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鼈在土閒。三曳三顧而去。卽日病瘥。○鶴子曰。店之焚。殺鱸之毒心。自焚之也。婢之活。救鱸之慈心。自活之也。

詩曰。德怨分明報不空。青衣亦復抱慈衷。痛心殺業何時了。酣夢沈沈火宅中。

●仁蜂出廣康初新志太倉張用良。素惡蜂螫人。見輒撲殺之。一日。睹飛蟲誤投蛛網。蛛

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銜水溼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

殺蜂。○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良然。○鶴子曰。救密羅之雀。

濟涸轍之魚。一切拔困扶危。仁民愛物。皆此一點慈祥之念。擴而充之耳。

詩曰。蟲裹蛛絲望救窮。遊蜂乍見切慈衷。有生牽罣悲塵世。更待何人脫網中。

●蟻噬械出警心錄富陽董昭之。渡錢塘江。至中流。見一蟻著短蘆。環走遑遽。昭之曰。

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詈此毒螫物。我當踢殺之。昭之意甚憐。因以繩繫蘆著

船。船至岸。蟻得上。夜夢一烏衣者。從百許人來謝曰。僕蟻中王也。不慎墮江。感君活濟。若有急。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獄餘杭。忽思蟻夢。方結念閒。有三兩蟻來。取著掌中語之。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赦不久矣。既寤。蟻嚙械已盡。因得出。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鶴子曰。憐蟻者如此。殺蟻者當何如。一念慈忍。禍福攸分。理固然也。

詩曰。渡江飄葦意含悽。莫報洪恩與海齊。休訝元駒能斷械。試看一穴潰金陵。

■ 酬德鑑第十一 [三十四案]

無德不報。物且有然。德豈期酬。天性纏綿。出爾反爾。如矢應弦。輯酬德。

● 鹿報恩 一出警心錄 楚元王出獵。羣鹿趨山背。王引兵逐之。鹿陷大谷。王塞以兵。詰

朝。欲盡其類。既曉。兵合一巨鹿突圍跪請曰。我鹿首也。爲王見逐。欲逃無地。然古者不掩羣。故仁及獸。我願日輸一鹿。使王庖不虛。我類亦得蕃息。何如。王擲弓曰。汝鹿王也。知愛汝衆。下令殺鹿者與殺人罪同。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奔吳軍。若萬馬聲。

吳軍驚遁。楚王爲立鹿王廟。○李斯義曰。立言哀而婉。可以感動楚王。立功奮而奇。可以仰酬大德。君子宜以愛物爲心。立廟非禮也。

詩曰。萬鹿飛馳萬馬聲。昏黃蹴蹋破吳營。獵場兵合無瞧類。想到王恩淚雨傾。

●鹿報恩二出晉書石勒少貧。於臨水爲游軍傭。一日羣鹿過。軍人競逐。勒獲一鹿。縱之。後勒出軍被圍。會有羣鹿過。軍競逐。勒得潰圍出。見道旁一老父。謂勒曰。我卽羣鹿之一也。蒙君不殺。故相報耳。○李斯義曰。勒放鹿。鹿解圍。是鹿得生。而勒因得不死。其得爲趙王。應由縱鹿一心充之耳。

詩曰。衆皆逐鹿獨全生。解救重圍感舊情。因果昭昭人不識。道旁老叟話分明。

●鹿報恩三出南史孫法宗宅心慈善。每屬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患頭瘡。夜有女郎至云。我天使也。特來相謝。小恙無恐。取牛糞煮傅之。立瘥。倏不見。如其言。果驗。

詩曰。麋至羅中向客哀。誰憐挺走角雙摧。頭風不待陳琳檄。冉冉花前鹿女來。

●●華容象出聖師錄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槎人為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培土得牙數十以報之。

詩曰芒刺微傷亦累深多勞妙手喜回春也同一飯千金報滿目悠悠負德人。

●●虎助祭出安城記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入廬中即以蓑衣覆藏

之鄰人尋迹問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他日虎送禽獸以助寶祭孝慈之至通於神明由是知名。○鶴子曰殺一獸非孝矧急而求我耶慈心於物由孝而推。

詩曰不腆微誠當野蔬離離白草谷風徐虎心善等人心善隨拜斜暉孝子廬。

●●虎送新婦出紀開勤自勵少以勇聞路過一山聞虎哮聲四處尋覓見一虎墮窠

勤不忍救而出之後勤投軍五載不歸訛傳已死妻父以女另擇壻焉迎娶之夕道經一山暴風四起突出一虎從者驚散虎銜新人而去不三日勤以軍功授職回家

過此山中見虎馱一女子奔至其前舍之而去勤細詢之乃所聘妻也殆虎來報恩歟相視驚異回家成婚。

詩曰。五載從軍返故都。山前放虎記哀呼。報恩雄快多情甚。憐汝羅敷自有夫。

●病馬報恩

出亦復如是

元生公。先曾祖父也。余少時聞先君云。公嘗見一西客。以騾

馬負運皮貨。內一馬脊背破爛。血肉淋漓。臥不起。客鞭之數百。輾轉於地。終不能起。立。公惻然曰。是馬想不能負運。何苦加鞭。客曰。不如此。然則棄之乎。公曰。何不賣去。曰。元黃如是。其誰肯受。公問。索價幾何。曰。昔以三十金買得。今唯求一半足矣。公如數與之。客另雇馬負貨去。是時。人皆笑公愚。且謂馬必不起。公試牽之。馬乃勉強支持起。遂牽至家。調養月餘。瘡癒後。肥健而馴。從不驚蹶。大稱公意。一日。騎至親友家。赴宴歸。公因過飲。行不數里。已在馬背上熟睡矣。路經山麓。旁臨深澗。崎嶇難行。馬至此不前。而公睡如故。馬大嘶。公亦不醒。尋日已西沈。馬長嘶不輟。村人聞馬聲有異。覘之。乃公也。急喚醒焉。公訝曰。馬若冒險前行。禍必不測。馬誠不負余哉。後馬死。公泣而埋之。

詩曰。伏櫪誰憐縷喘存。俯鞍沈醉怯黃昏。青山埋骨頻揮淚。何日駑駘再報恩。

●鄔氏犬出陳忠裕集余少時有蒼頭尤愚者語余曩嘗從先王父刑部公居莘村別

墅鄰有鄔氏犬甚猛晨夕過舍搖尾衆皆吐之先王父獨令愚時飼以餘食至春月先王父攜愚一人從田舍飲且醉歸行阡陌中菽麥羣羣不見前後有蚩蚩然出於草閒者則瘕狗也迎人突如相距五武世傳瘕狗噬者必死方皇遽閒且奔且回顧忽見鄔氏犬從閒道橫截之相齧狺狺因得以脫明日視之二犬俱斃矣蓋瘕者屈於猛良者殄於毒也先王父命愚瘞之竹林○○陳臥子曰嗟乎桑下之餓夫以一飯而免宣孟苟非其人雖歲祿萬鍾日享太牢無益也

詩曰區區一飯已淪肌瘕狗摧鋒竟脫危食客三千俱碌碌毛生去後報恩誰

●蕪湖犬出聊齋志異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貲賃舟將歸見堤上有屠人縛犬倍價贖之豢養舟上舟人固積寇也窺客裝豐蕩舟入菴操刀欲殺賈哀賜以全尸盜乃以氈裹置江中犬見之哀鳴投水口銜裹具與共沈浮流蕩不知幾遠淺閣乃止犬泅出至有人處狺狺哀吠或以爲異從之而往見氈束水中引出斷其繩客固

未死。始言其情。另求舟人載還蕪湖。將以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心甚悼焉。抵關三四日。估楫如林。而盜船不見。適有同鄉賈。將攜俱歸。忽犬自來。望客嗚嗥。喚之卻走。客下舟趁之。犬奔上一舟。嚙人脛股。撻之不解。客近呵之。則所嚙卽前盜也。衣服與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矣。縛而搜之。囊金猶存。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詩曰。倍值售身荷主慈。囊空主在喜兼悲。蕪湖關外千艘泊。愁絕茫茫覓賊時。

●●龕中犬師出聖錄扶風縣西。有太和寺。在高岡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僂僂。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羣犬以飼之。後歲餘。叟病寒。臥於龕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羣犬俱集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龕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

詩曰。垂憐羣犬日摩挲。老病交侵喚奈何。繞榻溫存號且泣。飽颺饑附勝鷹多。

●●闔者犬出宜室志郭司空釗。太和中。自梓潼移鎮西涼府。時有闔者甚愿。釗愛之。每委以事。一日。遣市紋繪絲帛百餘段。其價倍。釗以爲欺也。寘於獄。獄既具。命撻於庭。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大異之。訊其事。闔者曰。某好誦金剛經。自孩稚。常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釗歎曰。犬尙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釋闔者。

詩曰。犬聲喧雜杖聲中。驟免公庭背血紅。分痛情甘身不顧。一時感動郭司空。

●●母犬投兔出後周書張元。性仁孝。有犬子爲人所棄。元見。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是以收養之。未幾。犬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詩曰。道旁聞吠費沈吟。母犬酬恩感戴深。見善若無真膽識。多緣片語易初心。

●●獼賄出異錄涼州多獼。吐魯番。醃而貨之。百錢一頭。味似南方果子狸。而肥大過之。武生折蘭者。膚施人。虬髯偉質。食兼數人。而尤喜啖獼。雍正閒。從軍出塞。經山丹道上。見獼數十頭。皆人立。連臂而趨。折下馬逐之。獼翻身反面。向折長跪。聲啾啾。

可辨。同聲曰：饒命饒命。折與同行四人共聞之。大以爲異。遂舍去。是夜露宿於野。聞帳外窸窣聲。出視。見羣獺各挾草葉裹沙棗。置板畔而去。收之。得二斗餘。折乃誓不食獺。後有人勸之。折曰：吾曾受獺賄。可復食其類乎。

詩曰：囊橐贖身類巧狙。老饕大嚼且躊躇。可憐物命貪生共。夜夜溪喧喜趁魚。

●●鼠薦卷出聞奇錄諸生李昭嘏。入秋闈。主司晝寢。忽寤。見一卷在枕前。閱之。平平。殊不當意。令吏置架上。復寢。睨視。有碩鼠銜其卷。復呈枕前。如是者三。勉錄取之。李榜後來謁。主司問其故。李曰：先人陰德不可知。但三世不養貓耳。主司曰：此鼠報德也。李來春聯捷。

●●附錄○宣室志云：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洛陽。屢世戒殺。未嘗畜貓。迨其孫。亦克體先人意。一日。李氏集親友。會食於堂。既坐。忽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以白。羣趨而聚觀。堂忽圯。其家無一傷者。已而鼠盡去。悲乎。鼠微物也。尙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恩。報恩者

亦宜力其報也。

詩曰。家家貓喜食魚肥。世庇茅廬報棘闈。不俟簾官三度薦。點頭卷已拔朱衣。

●鼠捧珠出異苑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

伏蔡奴牀角。奴惑而不犯。每以飯飼之。水勢既退。蔡返故居。鼠以前足捧青囊。有徑寸許珠。留置奴牀前。聲啾啾。狀如欲語也。

詩曰。陽侯驅迫共高原。患難相憐豈市恩。自愧青囊珠徑寸。千金一飯有王孫。

●鶴銜珠一出感應篇註噲參事母孝。有鶴中矢。窮而歸參。乃收養療治。瘡瘡。放之。後

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雌雄各銜一明珠。投地而去。參易緡數萬。因是致富。得備孝養焉。

詩曰。銜珠孝子舊衡廬。蒙憫傷弓負痛初。海碧天青無限意。春暉長願奉潘輿。

●鶴銜珠二出張氏家傳張禧。除燉煌令。有鶴負箭集庭。以甘草湯洗之。傅藥。留養十

餘日。飛去。月餘。銜赤珠二枚置前。○按搜神記云。隋侯於道左。見大蛇傷。以藥塗

之。其後蛇於江中銜珠以報。徑寸純白。光可燭室。故世稱隋珠焉。是蛇銜珠報德也。三輔決錄云。昆明池中有神泉。武帝夜夢一魚。乞去其鉤。明日詣池上。見大魚銜緝向前。帝命去其索。後三日。池側得明珠一雙。是魚銜珠報德也。

詩曰。驚弦鶴墮。憫曉曉。靈藥回生。手自調。不待三年拜君賜。銜珠充佩傍王喬。

●夢雉拜出北史後魏裴安祖。行值溽暑。憩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觸樹而死。安祖愍之。取置陰涼地。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夜夢繡衣丈夫。向安祖再拜云。感君垂救。故來謝德。

詩曰。驟逐鷹鷂墮。殺風倖留殘喘返幽叢。感君無量纏綿意。都在深深再拜中。

●雀銜環出警心錄漢弘農楊寶。甫九齡。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梟搏墜地。困於螻蟻。深愍之。取歸置梁上。又慮蛇嚙。移巾箱中。采黃花飼之。羽毛既成。朝去暮來。忽與羣雀俱至。哀鳴環繞。數日乃去。一夕。夢黃衣童子再拜云。我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爲梟所搏。感君拯救。數承恩養。今當受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別。以白環

四枚與竇曰。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矣。光武高其行。封靖節先生。竇生震。震生乘。乘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果應白環之數。○李斯義曰。無論人物。凡在危急中。皆當引手救援。靖節先生積之厚矣。伯起之畏四知。叔節之三不惑。則更久而彌芳。銜環特其驗耳。○鶴子曰。黃雀銜環。隱寓天道好還微旨。

詩曰。瑤池奉使到蓬山。小劫紅塵喜再還。童子何知知惻隱。幾曾奢望報銜環。

●雀獲盜出警心錄宋井陘尉何經。廣昌人。性仁慈。每出。見捕雀者。輒毀其具。見活雀。必買放之。戒其人易業。三年代期將近。鄉民有被盜劫殺者。上官督捕甚急。不能獲。忽羣雀數百。飛迎馬首。何異之。既而羣雀集百步外茅舍上。何領卒搜索。見七人醉臥未醒。及臧伏在旁。擒之。乃真盜也。遂解郡。正典刑焉。後擢東陽令。

●附錄○余晦齋曰。明道先生爲上元主簿。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宿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爲。及任滿。停舟郊外。聞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由程子之言推之。

人於此心。能時懷不忍。視人物如一體。扶人不以手。利人不以口。凡天地閒有萌可生。有氣可吹。必求長養。無使零落。大生廣生。在吾心內。方是儒者氣象。○李斯義曰。人果能積功累行。遇萬難了結之處。定有奇緣巧合。經擢爲令。自是仁慈之報。第非獲盜免罪。又烏能得此超擢哉。

詩曰。何來羣雀馬前迎。獲盜謳歌四境清。又聽仁聲程主簿。滿腔慈愛豈邀名。

●● 龜報恩

一出警心錄

唐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旬。舉五經未第。嘗乘蹇驢至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置橋上。呼吸餘喘。丹憫然。問其直。答以二千。時正隆冬。計衣襖無可當者。乃以所乘驢易之。放水中。徒行而去。時有胡盧先生。占事如神。韋因問卜。先生忻然曰。吾友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求識君。可偕行。君之福壽。當自詳之。相與至通利坊。見小扉。叩之。應門者延入。見大門宏麗非常。俄一修偉老人。鬚眉皓然。自稱元濬之。向韋先拜。韋驚拜曰。貧賤甌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實所未喻。老人曰。老夫垂死之命。蒙君倖生。敢不報德。款留竟日。既暮。辭歸。老人袖出文字一通。曰。

知公問卜。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聊以爲報。又謂胡盧先生曰。幸借緡大衍之數。以充韋君改置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胡盧先生如約。因覽其文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授某尉。歷十七遷。皆有年月日時。最後某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後三年。廳前阜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可北歸矣。後歷官果如其言。元和八年。韋在洪州。廳前阜莢樹生花。遂解組。至途而卒。其子宙。尙書僕射。同平章事。岫。福建觀察使。○李斯義曰。長史能通天曹。錄文書。幾不免洛陽之厄。殆亦白龍困於豫且者耶。丹爲急救。卽得好報。故凡遇善事。不可當面錯過也。

詩曰。謁祠我幸識公孫。軼事曾聞德報龍。長史蠡湖勞入夢。西江鴈戶共沾恩。

●龍報恩二出警心錄江西軍吏宋某。嘗市木至星渚。見漁人得大龍。以千錢贖之。放江中。後數年。泊舟龍沙。忽一蒼頭至。云。元長史相召。宋茫然。既至。見府君出迎。與坐。曰。君尙相識乎。宋思之。實未謀面。又曰。君記星子江中放龍乎。頃有罪。帝命謫爲水族。微君之惠。骨朽矣。今忝爲九江長。相召者。有以奉報。君兒某。命當溺死。今有一人

姓名正同。亦當溺死。取以代君兒。宜速登岸。宋謝而出。數日果遇風濤。宋兒竟免。○

○李斯義曰。爲九江長。權有所屬。其子當溺。及時而救。恩不忘報。安問遲速耶。

詩曰。豫且脫網拜嘉多。欣晤龍沙挂席過。救物那知還救子。免教老淚灑西河。

●● 龜報恩三

出果報錄見

康熙七年。松江黃浦漁人。獲大龜。有徽商以銀三兩買放浦

中。漁人窺見多銀。夜卽劫之。船家及小僮悉被殺死。商跪乞命。盜縛其手足投浦中。卽若有物負之。逆流而上。行二十里許。天明有船至。大呼救命。乃巡兵也。見大龜負一人來。撈起問故。共疑盜卽漁人。龜遂順流下。衆隨之。至買龜所。龜沒水中。而漁舟尙在分銀。兵悉擒之。追出銀四百餘兩。不失一釐。解盜松江府問罪。商因舟子小僮被殺難歸。求太守起批知會。同謀漁人立斬。無一脫者。

詩曰。憐龜失水費徘徊。孰料慈心伏禍胎。何待招魂勞宋玉。逆流負客翦濤來。

●● 白魚書

出警心錄

陵陽子明。銜鄉人。嘗釣於旋溪。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

得白魚。腹中有書。教以服食法。遂走黃山。採五石脂。沸水服之。三年。龍來迎去。○○

李斯義曰。子明自有仙骨。與龍有緣。故得服食法。不然。世之鍊服食者夥矣。何每
每受害也。法貴得真。仙亦有種耳。

詩曰。放生一念已仙胎。謝罪龍宮釋釣回。三載黃山飽風月。此身瀟灑卽蓬萊。

●龍宮方出警心錄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太白山。鍊氣養神。精究醫藥。以濟物爲心。

偶出行。見牧童擊一小蛇出血。脫衣贖之。以藥封裹。放草澤中。後月餘。道遇白衣少年。邀至宮殿。有紗帽絳衣者出。欣然相接曰。前小兒獨出。爲人所傷。賴道者贖救。又一妃。率青衣小兒。再三謝命。殷勤設筵。留三日。以輕綃金珠贈行。辭不受。乃出藥方三十日。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矣。命僕馬送之。既歸。歷試皆效。乃編入千金方中。傳世。至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更衣。遂尸解焉。○李斯義曰。志在濟物。是學道根基。辭金珠而受藥方。去世俗何啻千萬。

詩曰。大德淪肌液髓深。龍宮祕授勝千金。利人濟物渾忘報。但盡區區一寸心。

●龜引路出廣異記唐劉彥回父。官湖州刺史。有下僚於銀甌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

史。羣僚畢賀云。得此龜者。壽可千齡。使君謝非其人。遂騎馬送龜至阬。後十餘年。刺史亡。彥回爲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會山水泛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其路。與家人謀曰。龜乃神物。今來相導。當非無因。於是三十餘口。隨龜而行。所經悉是淺處。歷十餘里。乃至平地。舉家驚喜。是夕。彥回夢龜云。昔在銀阬。蒙先使君之惠。因此報恩。○李斯義曰。壽當千歲。獻龜者諛言耳。送還原所。便是知足。種下善根。其後三十餘口得脫水難。雖云靈龜之報。其實使君自致之福。

詩曰。爭介湖州刺史危。愀然五馬送靈龜。十年夢示銀阬事。恰遇郎君失路時。

●龜授方心出警錄黃叔達。宋時人。同社友得一龜。將刳其殼。黃憐而買放之。後病亟。其子入京省視。途遇一老人。曰。予姓歸。前日將被殺。幸荷尊君垂救得全。此恩未報。今尊君疾。因食魚過多。停積胸次。急用薑附湯治之。言訖不見。後服果瘳。叔達因悟。所遇老人。卽前龜化身耳。○李斯義曰。子省父病。如何急切。得方療病。如何欣慰。則放生竟是救病良方。爲人子者。當寶之不失。

詩曰。老人道左致纏綿。好慰高堂病卽痊。憐物十分生意滿。危時物亦十分憐。

●禹門鯉生出好傳莊麟。山右永寧州臨縣鄉人也。年三十。未婚。暑浴於河。見大鯉困

網中。約重百餘斤。軒轡若訴。麟憫而脫之。鯉游行作回首狀。躍波而逝。後麟隴上假寐。夢秀才騎從甚都。皆翩翩俊逸。揖麟而言曰。予德子甚。已請於家君。將以妹適子。幸勿辭。麟曰。僕山澤之癯耳。素未識荊。何德之有。矧喬野不稱。敢妄結絲蘿乎。秀才曰。子不憶河上之鯉耶。予乃禹門龍王第三子也。化魚出遊。爲漁所困。微子。將繪於市矣。舍妹淑慎。可云佳偶。子何拒之深耶。麟聞之。心惴曰。水府路殊。蒙君厚意。是速僕死也。敢辭。秀才色恚。懷中出水晶一顆。贈麟曰。儻旱魃爲虐。子以此禱。甘霖可立至也。及寤。而晶在手。遇旱輒效。號曰雨師莊老。凡州縣贈遺皆卻焉。遠近甚德之。順治初。年七十餘。臨歿前三日。復夢秀才曰。君數將盡。晶應見還。麟探懷與之。秀才曰。子仁且介。當廟食茲土。土人立祠河干。顏曰放鯉。肖麟像其中。禱雨猶驗焉。

詩曰。無心放鯉締奇緣。不願龍宮坦腹眠。羅拜祠前旗捲雨。靈風颯爽尙年年。

●●鯉報延齡

出諸宮故事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

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此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已令

君延壽算矣○華梧棲曰能入人夢能延人算此二鯉者殆龍種耶

詩曰刀砧折算怨何人入夢分明信有神奚俟延年雙鯉告生機活潑滿懷春

●●放鯉增紀

出警心錄

屈師於元村遇得雙鯉買放之後夢龍延至水府謂曰君本壽

盡以君救放增壽一紀○李斯義曰遇赤鯉不知其爲龍也買放非以求福也偶

爾放生便得是報即不必有是報亦當留心放生

詩曰買鯉元村喜動天慈悲無限寄長川放生都笑渾閒事不易延生十二年

●●鯉負舟

出異談可信錄

江南諸生某夜夢環介冑者長跪請曰詰朝有難在公某友家

幸垂憐往救生驚寤亟起造友家見一奴攜竹籃入問何物曰市得魚充早膳耳前

視則活鯉也鬻蠶張動潑刺不休目光爍爍若乞憐者向友白其故放之江中踰年

渡揚子江陡遇狂飆飄船至山下石傷船底瞬息將沈衆呼號莫措咸謂無生理矣

頃隨風鼓浪而前。若有物負而行者。水雖盈舟。行益疾。竟達於岸。回望之一巨鯉搖尾而逝。○鶴子曰。不入夢友家。而轉求往救。此友必非仁心爲質者。然述夢卽放江中。還是善根路上人。

詩曰。今朝江上魚援我。去歲江中我放魚。百丈飛濤負舟起。回頭相視樂何如。

●羣魚解毒出警心錄李景文嘗就漁人貨其所獲。仍放水中。景文素好服食火煉丹砂。積熱成疾。疽發於背。藥莫能療。昏寐中似有羣魚濡沫其毒。清涼快人。遂獲瘥。○

○李斯義曰。恍惚中得羣魚解其疽毒。是自躋清涼世界也。

詩曰。同在清涼世界行。臨淵底事殺心萌。求仙不少丹砂誤。那識長生卽放生。

●定風珠出韻圖羣芳昔有遠宦者。於署中偕內子食。見窗前大蜘蛛。每下就食。內子分食之。食已。仍緣絲而上。如是有年。及罷官。乃遺一珠於案而去。蓋酬德也。宦者歸。值風濤大作。他舟皆溺。獨此舟無恙。識者謂舟必有寶。吾望氣而知之。宦檢篋得珠。其人曰。此定風珠也。可度水厄。

詩曰。布帆無恙。謝蜘蛛。飽德難忘。每飯俱。平地波濤。何處度。人心各有定風珠。

●●蟻入闈

出警心錄

明胡僖。字伯安。家蘭谿。官至按察使。生平全活龜鼈螺蛤之屬無算。初爲諸生時。入省試。謀徙僻地。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篝火將燕之。公蹙額曰。以吾一夕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亟返故邸。暨入試。文思窘甚。至暮。蟻戢戢筆端。磨不去。久之。思忽泉湧。七藝立就。蟻遂不見。既獲薦。司試者謂有神助。公心知爲蟻報。好生戒殺。行之彌力。○李斯義曰。士子窗下屬文。筆花騰采。及入場屋。往往江郎才盡。豈非天奪其聰也耶。此際當自猛省。

詩曰。宋郊救蟻。又胡僖。萬命回生寸念慈。下筆飄馳有神助。報恩多在入闈時。

■雪冤鑑第十二【三十一案】

干卿什事。恨深骨髓。旁觀快心。當局切齒。恩怨分明。夔哉俠士。輯雪冤。

●●毗陵猴

出壁狐集

萬曆中。毗陵有乞兒。日繫一猴。至街坊施技索錢。積數歲。約有五六金。偶與同伴一丐飲。醉中誇詡。丐忽起惡心。置毒於酒。強灌之而死。取其所藏。瘞

尸於野外。無人知覺。獨猴不順從。丐日加捶楚。猴勉隨之。一日忽失所在。時縣尹張廷傑初下車。升堂。瞥見一猴突入。跌坐堂前。向令叫號。張異之。命一隸隨其去向。猴至養濟院。覓丐不獲。復扯隸行。沿途乞糕餅與隸點心。行至大市橋。遇丐雙手拽住。跳上丐肩。批頰抓面。丐不能脫。隸擁至縣。張鞠問再三。丐始伏辜。命隸押丐取銀包。裹宛然。乃於野外爬開浮土。將尸入棺火厝。煙焰方熾。猴向隸叩頭。跳入火中焚死。隸復命。張驚異。因作義猴記。刻石以垂不朽。

詩曰。拜謝幽明恨已伸。悔教懷璧竟戕身。漫將一死看輕易。赴義從容世幾人。

●金華猴

師出垂錄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羣兒縛一小猴。虐之。丐

者買而教之戲。日乞於市。得錢甚多。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窰。椎殺其中。異日繩其猴。復使作戲。而汪公呵導聲遽至。猴卽嚙斷繩。突走公前。作訴冤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尸窰中。亟拘他丐。鞠問伏法。闔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尸。烈焰甫騰。猴哀叫躍入死矣。

詩曰。何幸抽身想長官。金華仙尹亦心酸。碎軀粉骨非奇事。也當逢場作戲看。

●○ 驢復讎

出警心錄

宋開禧閒。九江戍校王成。見病驢。收秣之。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

犯龍泉。成戰死。驢屹立不動。悲鳴尸側。寇將顧曰。是良馬也。獻之元礪弟。弟喜。日乘

之。復犯永新。驢識我軍旗幟。冒陣馳歸。勒控不能止。軍士識之。共擒乘驢者。譟而進。

寇大駭。遂敗。○李斯義曰。收秣之恩。可報戰死之讎。可復稱曰良馬。真良馬哉。○

○鶴子曰。擒馬上賊兵也。非馬也。而突陣怒馳。血膽報主。功歸之馬。誰曰不然。嗟

乎。風塵困頓中。豈乏超羣奇駿哉。真賞如王成者。何寥寥也。成畜驢而以為德。寇

贊驢而以為讎。認得真處得當。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也。武侯所謂漢賊不兩立也。

詩曰。驍騰誰識凌波驢。身紫心丹世所無。望幟馳歸蜚捷電。生擒吐谷萬人呼。

●○ 牛報兩世讎

出陳定九義牛傳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牯牛也。力而有德。

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饑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

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即旋身轉

向虎徐行嚙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卽攫牛背兒也。虎將迫牛卽遽奔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踣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輾。水壅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衆昇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爲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讎人矣。皇天后土。誰爲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擻長鳴。飛奔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杆與牛鬪者。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外史氏曰。不共戴天之讎。而人子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讎。噫。牛亦義矣哉。○鶴子曰。孝先父子之斃於讎也。牛不待周氏哭告。度其熱血填膺。靜以觀變。久矣。不然。睨虎且若鼠子。詎尙畏攫讎人之鋒哉。吾不知憤憤此令。森羅殿如何對簿也。

詩曰。牛背兒誰脫虎牙。沈冤兩世雪讎家。不圖戴角披毛輩。也有英豪古押衙。

●牛白冤出聖師錄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於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

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久不肯起。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卽辯釋臻父子。後鞠劇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焉。作義牛記。

詩曰。赭衣誣服枉誰憐。牛淚空懸定讞年。不肯望塵輕乞懇。車聲預識使君賢。

●牛報怨出閱微草堂外集姚安公官刑部日。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就捕者五矣。唯

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王五逃至濰縣。野田中阻深溝。唯小橋可通一人。有健牛怒目當路臥。近輒奮觸。退覓別途。乃猝與邏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有牧童驅二牛。擠仆泥中。怒而角鬪。清河距京近。有識之者告里胥。縛送官。二人皆回民。皆業屠牛。而皆以牛敗。豈非宰割慘酷。雖畜類亦含怨毒。厲氣所憑。借其同類以報哉。然而遇牛觸仆。猶事理之常。無故而當橋。誰使之也。

詩曰。戾氣纏身不自知。一牛慘死萬牛悲。冤冤狹路相逢巧。古往今來放過誰。

●●犬斷讎頭出剛 浙西有宦裔某甲與某乙居相接也。甲貪乙產。誣乙與盜通。而指所有爲己物。悉乾沒之。斃乙於獄。先是乙有高犬。絕愛之。自是常往食甲家。夜則歸故宅悲泣。時作詬聲。年餘甲寢疾。犬忽躍登牀。斷甲喉。家人驚救。以刀斷犬首。其齒猶切切有聲。吾謂犬於是乎忠臣。感恩圖報。物誠有之。顧參養可期。安能擇主。雖或情深。久將易念。事新忘故。讎或爲親。而乃含忍忍志。卒得當以報故主。犬於是乎亦志士。○李斯義曰。唐人所記紅綫聶隱娘劍俠之事。不謂異類亦能之。

詩曰。慟傷主死未分明。滿意躊躇事竟成。犬斷讎頭頭亦斷。尙聞切齒不停聲。

●●犬殺狄靈慶出聖師錄 袁粲植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於汝。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竟死。先是兒嘗騎一大氍犬戲。死後年餘。忽有犬入慶家。遇慶於庭。嚙殺之。併其妻。卽向所騎犬也。○

○鶴子曰。豈犬殺靈慶哉。粲殺之也。豈粲殺靈慶哉。天殺之也。豈天殺靈慶哉。靈慶自殺也。而庾公之斯。視逢蒙天壤矣。

詩曰。烈烈寧爲袁粲死。悠悠不作褚淵生。負恩畢竟飲讎血。快極仰天雙淚橫。

●●寺僧犬出聖錄。滁州一山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羣聚縱飲。犬忽奔噬盜足。衆以爲異。執之至官。立訊伏法。

詩曰。環滁無處不青山。犬吠僧旁盜斬關。歷歷分明心眼裏。何須大索徧塵寰。

●●崔仲文犬出廣古今五行記。安帝義熙年間。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爲劉府君屬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愛之。願易以丁奴。不與。和及仲文入山獵。至

草中。殺仲文。將取犬。犬齧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啓府君。和假還至府門。犬牽衣號吠。人復白府君。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拷問得實。遂殺和。

詩曰。愛根難割兩忘軀。業鏡相看懊悔無。會獵山前怕重過。寒煙蔓草血模糊。

●●武林犬出曠園雜志 武林門外有二孀婦共撫一子。子十二歲。日賣角黍於市。里有潘二者。故無賴。利其頸上銀鎖。誘之入水閣。命妻以衣蒙其頭。縊殺之。縛石沈於水。孀婦求弗得。越二日。控於縣。按驗。無左證。先是。家有黃犬。隨童子出門。已而犬歸。狂吠不休。時孀婦方叫號失子。無心理犬。及是。犬數數牽二孀婦裾。如欲出門然。二婦微悟。卽如所牽以往。徑入潘三之門。至水閣。犬卽跳入水。銜一鞋出。孀婦大哭曰。賊果殺吾子。四鄰聞哭聲咸集。以狀報縣。典史至。命人入水取其尸。面猶生也。一訊卽伏。童子死。爲康熙丁卯五月初三日。在赦詔後。夫婦論如法。

詩曰。慢藏誨盜禍誰貽。塊肉無餘倍愴悲。可惜報讎猶未快。當時撲殺更揚眉。

●●太原客犬出徐仲光義犬傳 順治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橐金可五六百。偶

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梃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呶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梃搏殺之。曳至略約水濱。蓋以沙葦負橐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卻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叫號。若

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吏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尸。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躑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吏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緹之到縣。且供殺客狀。問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於囊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囊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囊金安屬。犬快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囊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瘐死獄中。令乃取囊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櫬偕返。往還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懾。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疎略。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糜身巨槌。而不之避。烈矣。然於客無補。銜哀茹痛。疾走控額。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曠野。於何索之。冤雖

達賊不可得也。唯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奮怒於一嚙，而讎可得，金可還，太原之音可通，而客之櫬可以歸矣。其經畫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聶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不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狴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沈，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既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而勝人也。○贊曰：一飯猶償，而況生我。庭訟何奇，藁誅竟妥。矢力唯堅，用智在瑣。惜不鬚眉，雖犬亦可。

詩曰：橋畔深蘆哭旅魂，待誰申雪犬鳴冤。扶棺萬疊雲山外，一路悲隨到太原。

●西華門外犬出廣初續志有友自京師回云：雍正三年間，有過客於西華門外曠野。

遇屠者，牽一黃犬就屠。客見其殼竦而哀之，向屠買放。屠允，遂解囊與值。屠見其囊富，遂乘其無備而殺之，且攫其囊。越日，鄉保見尸報縣，縣令往驗，見一犬守尸旁，驗

畢犬來。搖尾盤旋。如有所訴。令異之。曰。爾知此冤乎。犬又搖尾點頭。令曰。果知此冤。卽引差役往捕殺人之人。犬去。差隨之。至一村。落犬入草廬內。有一人臥。撲而嚙之。役卽捕獲。其人見犬驚愕。直吐實情。令立申報。正以法。並禁屠犬者。○原跋曰。湧幢小品。亦有類此者。可見古今事之相同也。

詩曰。屠雖抵法恨難伸。眼見揮刀未敢曠。一念前恩應萬死。爲誰贖命自忘身。

●范翊犬

出集異記

范翊。河東人。以武藝授裨將。養一犬。甚偉異。有親知陳福。亦署裨

將。翊充使淮南。命市綢綺。時福副焉。翊因中酒。恃氣蔑福。因成讎恨。乃構翊罪。潛申主帥。帥不審其由。謂其撫實。乃停翊職。翊飲恨而歸。福獲補署。其犬見翊廢置。徑往福舍。伺寢時。斷其首。銜歸示翊。翊驚。將福首及犬。詣帥請罪。帥詰之。以前事聞。還翊本職。遂留犬府中。

詩曰。鼓簧奪印不須臾。怒目臣嫠帳下趨。瀝血斷頭情過激。膽寒亦足懾讒夫。

●犬魂白冤一

出廣異記

唐開元中。高都主簿崔惠童。其家奴萬敵者。性暴。忍於殺害。

主家牝犬名黃女。失之數日。適主召敵。將有所使。黃女忽於主前。進退咋敵。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則隱。主家怪焉。敵自首云。前數日。實烹此犬。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敵云。現埋首某所。取以爲信。由是知其冤魂。

詩曰。主前搖尾淚漣漣。回首依稀滅沒閒。對簿莫言無赤據。銜刀待汝鬼門關。

●●犬魂白冤二

出亦復如是

乾隆年間。于公可齋家。所畜犬爲軍犯杖殺其一。軍犯故棲縣署右側。距于公家甚遠。是日。犬入軍犯處。犯遂以杖擊之。應手而斃。蓋欲寢其皮而飽其肉也。正擬奏刀。犬忽甦。奔逸。血淋漓。至地保家。又至仵作家。又至捕廳署中。徧歷大堂二堂。復至縣署大堂。始歸。歸家時。屋前後皆遊徧。若負創訴主人。並冀衆目共驗者然。俄頃死。尙不識爲誰殺也。是時。捕廳爲陳公錦。見而異之。令人因血往迹。地保。仵作。已查明爲于公之犬。被某軍犯杖殺。因同役繫軍犯到案。無可抵賴。擬枷杖焉。或問。畜類何知。竟能訴冤。豈果知覺不昧。抑或有物憑之與。愚謂。有生之物。莫不惜命。張元論之詳矣。蓋喜怒哀樂之情。人有之。物亦有之。予以食。則搖尾而

至者喜也。食既飽，則帖然而臥者，樂也。施以稅，則狎者，哀也。投以骨，則狃者，怒也。生死之際，尤喜怒哀樂之大者。其乞憐於人，乃其真情發現之處，宜其不稍殊於人。不過物有時而昏耳。奚必有所憑藉哉。夫犬尚不肯安心就死，彼人之被人恃強殘害，一時死無人知，或巧伏機阱，使之死而無詞者，九泉之下，詎能甘心乎。

詩曰：刀底逃生浴血來，訟庭歷徧有餘哀。薄懲草草難銷案，一路呼冤徹夜臺。

●豬道人

出異談
可僧錄

鳳陽賈某，販豬爲業。內一豬甚馴，似識人意者。某愛之，留爲樣

豬。每豬結隊行，此豬爲前導。豢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憩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智井。人莫知也。鬻豬於屠，逸追之。植州牧出，豬伏輿前啼。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往，奔至智井側而噪，探之，得一尸。詰屠，曰：不知。問豬所自，曰：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豬突入其室，嚙店主。人衣不釋，捕至，一訊而伏。豬送廟，日給粟升許。牧陞任去，新任者不復給。僧憂食乏，呼豬募化。豬點首，若會意狀。懸袋豬項，導入市。衆皆樂施。次日，豬卽自往，已給者不更討，未給者守之不去。衆曰：此豬道人也。

自是風雨無閒。有以豬道人呼者。卽搖尾奔至。給瓜果。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奇之。垂三十年。僧賴以活。乾隆戊子。豬老斃。僧以棺葬廟後。表曰義豬墳。○○鶴子曰。前後報主。曲折分明。衆以道人目豬也。豬已人矣。特筆紀斃之年也。又匪直以尋常人等之。

詩曰。披毛乃以道人呼。跳出刀山快意無。靈蠢原來同佛性。何曾依樣畫葫蘆。

●大鳥助鶴

出聊齋志異

天津某寺鶴。巢於鴟尾。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鶴雛團翼

時。輒出吞食淨盡。鶴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羣料其必不復至。而巢如故。約雛長成。卽徑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鶴驚飛鳴哀急。直上青冥。俄聞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直下。以爪擊蛇。蛇首立墮。摧殿角數尺許。振翼而去。鶴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旣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鶴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鶴子曰。逾三年而後報。釀毒深矣。太史公所謂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詩曰。多載恩勤付子虛。九霄控告也歛歔。乍伸玉爪蛇頭落。笑殺張樵中副車。

●小鳥助鶴一

出見
閉錄

西湖靈隱寺。有鶴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出殼。未幾。清晨見巨

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鶴雌雄磔磔作聲。張喙向之。蛇則昂首咋舌。相持片時。蛇始下。如是者數日。一日。雄鶴不知所之。薄暮。背負一鳥來巢。羽色灰。小於鶴三之二。明晨。二鶴翱翔雲際。負來鳥。則與雛巢居焉。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來鳥啞然一聲。略伸其喙。蛇卽豁落。少頃。雄鶴仍負鳥去。自是蛇不復來。鶴巢乃寧。旬日餘。僧舍臭穢不堪。莫知所自。啓地板。見巨蛇死。而腐潰其中。

詩曰。古刹風腥白日昏。長蛇肆毒冤誰伸。豈知短小偏精悍。未到松巢氣已吞。

●小鳥助鶴二

出排
閉錄

潤之焦山。有鶴巢於松者。生三子。羽將成。一日。鶴從外覓食。

有巨蛇長丈餘。緣松巔入其巢而吞其子。忽鶴歸。知爲蛇也。繞樹悲鳴。三日乃去。去之七日。有僧坐殿前。見鶴率羣雀至。前後以十數。皆繞殿飛。一小鳥獨入殿中。啾啾向梁閒語。梁閒忽有巨蛇昂首直出。將攫小鳥而噬之。小鳥則忽近忽遠。若相誘者。

蛇遂出半身以攫鳥。忽一鳥從佛後突出。喙長利如錐。霍然破其腹而去。蓋先伏以伺者。蛇遂腸裂。墜殿前死。鶴入殿。翱翔不已。羣雀皆噪。久之乃散。僧異其事。以語客。客曰。蛇所噬不知凡幾矣。夫鶴固食蛇者也。飼之以子。無可如何。率羣雀以攻。而復讎者。乃得之小鳥。異哉。

詩曰。杏梁慘霧接松雲。虺腹彭亨盡鳥羣。誘敵楚羸潛鹽腦。公然黃雀亦能軍。

●鴉集鈴索出警心錄 晉京兆尹溫璋。置鈴索廳前。使冤訴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迹之無人。如此者三。乃見一鴉飛集其上。璋曰。是必有人探其雛。故來訴耳。命吏隨鴉所在捕之。其鴉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尙憩樹下。吏隨拘至。璋以事異於常。重杖之。○○李斯義曰。鴉固善訴。尹亦神明。想其行縣錄囚。多所平反。可知矣。

詩曰。公庭兩造判分明。無怪慈鴉愬不平。幾見循良京兆尹。風傳鈴閣徧仁聲。

●盱眙鴉出開義 盱眙有商。乘蹇就道。而驅者隨之。見二鴉爭枝墜地。驅者攫其一。

商曰。是不足當一鬻。可縱之。驅者難之。商曰。吾以一鬻資給汝。可乎。發囊而金現。頗饒。驅者睨之。遂抵前僻途。近夜。推商墮地。以鞭撞殺之。置深窞而挈其囊去。明發。鴉噪。邑令堂若有訴。令異之。遣健卒視鴉所往。鴉故低傍人。引而至窞所。乃得尸并鞭。以白。然莫知其誰何也。鴉復噪。若有訴。又視鴉所往。而至驅者家。其人甫歸。而金尙未發。顧見鞭而色沮。遂吐實。令抵其罪。而籠鴉以飼之。

詩曰。囊金宛在旅魂依。引隸門前賊乍歸。客死淒涼緣底事。傷心不忍故巢飛。

●●綠衣使者

紀出春渚

長安富民妻劉氏。與鄰李弇私。共殺崇義。將葬。戚黨麇至。有

鸚鵡大呼堂側。曰。殺主者。劉氏李弇也。遂敗。明皇聞之。封爲綠衣使者。○○李斯義

曰。鸚鵡爲主報讎。忠矣。乘會葬白其事。不亦智哉。真不愧使者之封。

詩曰。胸中懷恨欲號呼。事有難言且緩圖。人世覆盆冤不少。繡衣曾聽綠衣無。

●●鵲銜草衣

功出第一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判事。胥隸畢集。忽一鵲銜草衣墮庭前。

元立命物色之。果有人脫草衣上樹。覆巢取雛。元命答之。

詩曰。靈鵲含冤欲訴難。草衣擲下衆驚看。傷心縱遇神明宰。巢覆何能卵再完。

●鳥銜誣牒出果報聞見錄宜興陸某。繞宅皆茂林修竹。百鳥咸集。不許獵人彈射。遇雨

雪寒。互時取米穀散布林中以飼之。順治三年。讎家陷以逆黨。入衙門嚴訊。時械繫共千人。衆詞積案。忽百鳥盈庭。喧噪震天。及訊至陸。一鳥飛至案頭。銜所誣首陸詞一紙而去。羣鳥始散。問官驚詫。刑訊陸之讎人。知其誣而出之。陸構義鳥亭於郡中。以識其異。今在毗陵城中。

詩曰。亭標義鳥德難忘。銜牒高飛釋桁楊。若果化身訟庭徧。如何六月下金霜。

●高平縣雞出曠圖雜志順治丁酉秋。有行脚僧。過高平縣南關。一雞自肆中出。飛撲

之。啄其面碎。傍人驅斥終不舍。已行。尙追趕十數步。衆以爲怪。他日。僧再過。雞再撲啄如前。流血被體。衆益怪之。有兩捕卒執詰之。僧支離喪魄。遂送官拷鞫。具言半月前。於某鄉餅店借宿。見有贏錢在囊。因殺主人。攫之去。再問此雞從來。則主人死後。其家鬻於市。南關人買之。此事已曾報官。但以遠村無從究緝。是僧亦漸心安。謂人

無復知者。不意遇雞見窘如此。乃知雞爲主人報讎也。○徐仲光贊曰。其實羽毛。其氣桓糾。我讎在前。致死敢後。鼓喙代言。鋤兇假手。張椎豫劍。悲壯一偶。

詩曰。疑案何從緝僻村。餅師孰殺久沈冤。縛雞豈乏淮陰力。暗有幽靈褫衲魂。

●龜訴客冤出警心錄 盧文璧。字伯玉。至正月初。尹荊山。忽一巨龜登廳前。兩目瞪視。若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遂跳入。既得報。往集里社汲水。獲尸。乃兩日前。二人同出爲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遂掩捕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人在生不食龜。見卽買放。故爲之雪冤。○李斯義曰。使無巨龜。商命誰抵。使非放龜。商冤誰雪。以無形迹之死。而得償其死。以不期然之報。而得食其報。可見德無不酬。果必有因耳。

詩曰。龜雖介屬久通靈。張目含冤叩訟庭。恨未當時全客命。累拋智井血風腥。

●丹陽蛙出現果隨錄 蘇州同知王君。道經句容。將近丹陽。忽見羣蛙數百。輿前叫喧。

跳躑。君停輿告曰。果有冤。指我處。衆蛙遂羣集一所。君命人掘之。得一尸。口塞一鞭。

鞭上有脚夫名。至丹陽。一詢而獲。立屬縣令拷問。乃一商買蛙放生。露白。而被脚夫害也。斷爲抵命。吳人因呼君曰田雞王。

●附錄○房壯麗。巡按蘇松等處。一商客舟行。遇一人捕蝦蟆數千滿舟內。將剝鬻之。客見蝦蟆鳴躍無已。意甚惻然。問所值。因取笥中銀。如價與之。取蝦蟆悉置水中。而囊內白金燦然。其人心動。夜乃劫至僻所。殺商客。埋沙中。盡有其貲。一日。羣差以捕他盜。夜經其地。見蝦蟆數萬環列而鳴。其人怪之。視其土哀然。掘之。得客尸以鳴府。而客家認其尸。捕舟人至。始知以劫見殺。蝦蟆之感義如此。人爲作義蝦蟆說。

詩曰。理鞭賈禍爾何癡。蛙控輿前孰使之。不少沈冤泉下哭。問誰憐物切慈悲。

●蝌蚪呼冤出 闕 義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公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爲前導。至田閒。三尸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尸起。其下一尸微動。命湯灌之。遂巡閒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

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允。復曰。此淺水。雖放之。而人復獲之。無益也。不如與爾至清淵。我從而至此。則斧出。遂被害。不知何幸。得不死。以見公。其二。人我僕也。隨後尙遠。有腰纏。必求之不獲。解金以購。而纍纍者見。故誘至此。并殺而奪之也。因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峴玉。一訊吐實。抵死。而歸其腰纏。皆蝌蚪力也。

詩曰。五馬欲行悲不行。路旁蝌蚪何縱橫。似呼冤枉一齊哭。慘霧濛濛輿畔生。

●百獅池蟹

田湖瑞雜記

藩伯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繞欄嬉戲。

忽見赤蟹浮於水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閒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礫匠。而沈之池。將偕奔。而未逮也。獄成。究不得八。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

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入。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兇冤債。雖髡髮萬里之外。安能避乎。

詩曰。倏然飛錫罕人知。血汗遊魂不暫離。共倚石欄風雪後。誰教蟹現百獅池。

●蠅集筆端出警心錄王五京師酒保。釀酒時。蠅每投其中。王覓炭灰數器於旁。遇溺者。輒取置灰次。俟翅乾飛去。所活無數。後遭陷官法。置之死。執筆欲判。蠅輒羣集其筆端。揮去復來。不得下筆。乃知此人有冤。爲解其獄。○○李斯義曰。人果好生。隨在可婉轉護持。以行方便。豈必定費物力哉。

詩曰。甘酒忘軀禍若斯。仁心甫動帝天知。筆頭落紙陰飆起。慎重秋曹斷獄時。

知幾鑑第十三〔十三卷〕

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問何以知。物莫能語。知幾其神。靜者領取。輯知幾。

●荊州馬出洛宮故事晉時司馬休之爲荊州。宋公遣使圖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忽

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韉之。卽不動。韉訖。還坐。馬又驚跳。遂騎馬。驟出門。顧使已至矣。去而獲免。

詩曰。紅塵飛騎向荊州。刺史堂前馬注眸。去去跨鞍追使到。一鞭風助四蹄秋。

●慕容廆馬

出廣古今五行志

慕容廆有赭白馬。常自乘之。石虎圍急。將韉馬逃去。馬見

鞍輒啼嚙。乃止。俄而鄴使至。石虎國有難。虎旋歸。○○李斯義曰。禍福將至。皆有幾

焉。人不知而物知之。亦造物者示之端倪也。嘗見有人積惡已稔。一切凶兆。毫無

見聞。彼方揚揚得意。謂高枕可以無虞。一旦禍臨。身亡家破。豈非天奪其鑑耶。

詩曰。城下蜂屯徧鄴師。刀光叢裏著鞭馳。不勞諜告烏棲幕。望氣蒼黃馬預知。

●陸糧長馬

出陸師錄

天順中。嘉定姚生。性險異。嘗構怨於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

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刀伏橋下。馬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

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色黯淡。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

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曠野。夫果死焉。哭謂馬曰。吾夫尸得矣。然正犯不得。

何以雪冤。馬卽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嚙之蹠之。遂聞之官。姚棄市。○○鶴子曰。其度橋不行也。何其智。其見讎立嚙也。何其勇。

詩曰。蹄卻不前君竟行。揮刀橋畔月初更。蹴讎筋斷嚙讎肉。喜躍哀嘶風怒生。

●●牛前知 出慈航人天慶 明江山朱愷。字壽仁。性淳力學。其家不食牛犬三世矣。少失怙。

體羸善病。啜牛湯卽瘥。因貧課徒鄰村。端節得束脩八金。歸途避雨古廟。見壁黏二紙。一殺牛果報。一食牛果報。讀之辭旨慘切。慚汗彌襟。憮然曰。我今二十九歲。尙未游泮。未必非食牛之故也。況違祖父之戒。不孝。食有功之畜。不仁。恣口腹之欲。不義。覩茲果報而不痛戒。不智。犯此四罪。禍且至矣。尙何功名福澤之有。卽叩禱神前。誓不食牛。雨霽將行。適村屠尤光字入廟。朱問。何來。云。近買一瘦牛。慮虧本。特來求籤。問牛何在。云。在廟外。朱出視之。牛雙膝跪地。淚下如雨。朱惻然心動。問其值。言七金。如數付之。尤嫌色低。復索三錢。朱益之。旣成。朱書神明放生四字於版。懸牛項。遂解鼻繩。縱牛去。是歲。朱遂游泮。贅於鄉中王賢家。王固望族也。一日。樽酒閒。與翁談放。

牛事。蒼頭報門外有牛。項懸版。磨之不去。朱出。認是已所放生者。令引住後圃空房。先是。鄉有積賊。渾號人獼猴者。素稔王家。因窺女妝豐。夜傍牛住空房。穴牆而進。徑至朱房。囊捲衣飾。將出。牛突入。闖倒奩案。聲甚厲。朱驚醒。大呼有賊。盡室亦驚呼。賊懼。趨牛腹下過。牛怒。舉蹄絆囊。呼聲又急。賊棄囊而遁。翁視囊物無恙。甚德牛。仍繩鼻。住牛空房。由是翁家永戒不食牛。已而雨夕。賊復至。破後圃扉。見牛若怒狀。因前被牛敗。不敢入。隨牽牛出。拋所懸版。售屠。獲四金。適朱代翁收債。經屠門。瞥見所放牛。叩其由。屠以實告。牛向朱跪泣如前。朱如數又買之。另懸一版。書雷電放生。復解繩。縱牛去。越數載。館古田富室鍾寬家。近村有盜。鳩衆劫掠。鍾甚恐。朱代畫策。俾繕高垣。以備不虞。忽小僮報曰。何來一牛。項懸版。久立館外。朱瞿然曰。是吾放生牛也。素靈警。渠來。盜將至矣。遂與鍾縷述翁家禦賊事。促嚴防之。待三日二鼓。盜果至。持刀放火。鍾梯望之。火光中睹一牛。怒吼衝擊。四蹄如飛。舐輒披靡。比家人麇集。而羣盜竄。當是時。牛憊甚。仰天躑躅而死。牛旁橫二尸。燭之。尤光宇。人獼猴也。縛送縣。捕

續餘黨盜悉平。鍾德牛瘞之。碣表義牛墓。由是鍾家永戒不食牛。未幾歲值大比。朱赴秋闈。卷落歸安。令某房閱朱卷。不愜意。置之。夢牛跪地。且哭且求。覺而覆閱。文殊不佳。曰。是必有陰德。強薦之。竟中。揭曉謁房師。師問何陰德。朱曰。無之。再問。朱述近年放牛事。師歎異。因告前夢。及聯捷南宮。房師亦有異兆。選授商邱令。有政聲。嚴禁屠牛。備示義牛顛末。婉勸部民。民多化之。後擢顯秩。乞歸養母。母享年九十一。朱年九十六。子二。俱登仕版。至今子姓蕃衍焉。○鶴子曰。憫牛買放。竟出於舌耕寒士之手。較多金者功加一等矣。獨不解盜賊未至時。牛何以預知之。且何以既放之。牛而知朱生住足之所哉。豈鬼神使之歟。抑義牛之靈光炯炯也。

詩曰。殘碑幾度蘼花秋。傳說朱家舊放牛。熱血黃泉埋不得。尙騰靈氣暮山頭。

●鄭詔犬

出集異記

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鄭詔。出授閩中太守。憐愛一犬。從者數十

人。內有薛元周者。詔未達之日。已事之。及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忿恨。屢思陰害。未得其間。時在閩。朝廷有使到。詔排馬往迎之。其犬銜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

天使入郭矣。韶將出。爲犬拽衣不放。韶怒。令縛之柱。韶出。犬嚙斷繩而走如前。拽衣不令去。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飛躍元周隊內。咬殺元周。韶遣搜元周身。衣下隱藏短劍。拂之。鋒芒逼人。

詩曰。小人難養。聖言深。覆雨翻雲怨積心。誰料肘旁隨刺客。馬前殺氣晝沈沈。

●劉都督犬出撰異記劉巨麟。開元末。爲廣府都督。養一犬。有力而馴。巨麟嘗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役至。白使近。巨麟吐曰。我行部從如雲。詎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又隨之。忽咋斷一從者喉。立斃。巨麟驚愕。搜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嘗鞭箠此僕。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

詩曰。星軺火急駐雙旌。遮護門前阻莫行。匕首懷中猶未現。賊顛已墮寂無聲。

●秦氏犬出撰異記秦邦。永樂時人。家豐。子幼。將質於京。卜之不利。妻諫弗聽。遂解纜。

家有白犬。銜衣裙。若阻行者。邦不悟。挈之偕行。舟次張家灣。有寇王甲王乙者。執刀

登舟遂被刺死。犬乃從後艙躍出，嚙乙手幾隕，持刀逐犬。犬赴水遁，二賊悉捲其賫，埋邦尸水許而去。犬潛尾二賊抵家，而還守邦尸。晝則乞食，夜伏其側，殆數月，人咸異之。莫測也。巡河御史呂希望駐節道旁，犬號呼而向，若有訴者然。呂異之曰：此得毋有冤耶？吏從犬守處視之，則犬以足爬土，掘地而見尸焉。呂曰：必故主被害耳。因問犬曰：能知害者處乎？犬搖尾欣然引吏卒行里許，至一戶，二賊方與衆聚飲。犬先入嚙甲衣裙，次嚙乙履。吏因縛至御史前，拷掠未服。俄一人啼而至，曰：尸吾主也，予與俱被刺，以落水幸不死，乃有今日哉！二賊遂伏法，而追還其賫。僕乃扶昇主柩歸，犬亦隨之。仍晝夜伏柩旁，時時悲號，見者無不墮淚。及厝柩，犬復隨柩至墓所，葬甫畢，犬猝觸樹而死，人爲埋主冢旁。

詩曰：飛蓋巡河御史來，沈冤一旦雪泉臺。白楊已拱魂猶戀，落葉秋風片片哀。

●潞安犬出聊齋志異潞安某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驢出，則

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

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走去。某既行。則犬歘然復來。嚙騾尾。某怒鞭之。犬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齧騾首。似欲阻某去路。某以爲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橐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關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詎有存理。逡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草間。毛汗溼如洗。提耳啓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爲義犬冢云。

詩曰。何獨前知力効忠。行行日暮悵途窮。郎君不諒牽衣意。死抱遺金蔓草中。

●●分水犬師出聖錄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銜衣。捶之不卻。且逐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迹縱橫。歎曰。犬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徒讀書。

詩曰。退步常懷蹈虎憂。孰教俠氣一時收。帶來慧業轉頭快。幾箇人閒周孝侯。

●●靈貓覆酒出見附錄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

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攜貓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商亦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貓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貓卽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挈貓宵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躑。撈救不及。貓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富人尸與貓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貓於側。○原跋曰。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獐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貓之三覆鴆酒。靈何如也。呼救不得。殉之以死。義何如也。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貓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鴆毒。非貓知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主人失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爲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扞。臨難而不能決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鶴子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旅葵二語。包孕古今來國家天下。無限公案。偏之

爲害釀毒無窮。如石季倫之變綠珠而夷族。鄭子華之好鷓冠以殺身。可慨也。

詩曰。識疎扞主憾如何。烈烈靈風黯黯波。無數神鴉迎水府。天留正氣壯黃河。

●燕培城出北涼錄魯有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方訖。而齊師至。不克而還。

詩曰。一丸信可塞函關。萬燕銜泥倦不還。卻敵何須煩展喜。回看雉堞彩雲閒。

●鶴留箋出淵池說林周宏正。字思方。幼時於林下見一鶴。爲彈所傷。取歸養之。俟其

瘡縱去。後數日夜讀書。聞有物擊其扉。啓視之。乃向所縱鶴也。背負金串卸於地。串中結紙條。上書云。始於博士。終於大夫。後果然。

詩曰。微禽風義與雲高。一串黃金亦足豪。寸楮分明未來事。不知何自錄天曹。

●蛤知不第出感應篇註鎮江邵彪。久未第。夢至一所。見大釜煮蛤蜊。皆作人聲。呼彪

姓名曰。汝之不第。以此故也。彪遂念南無阿彌陀佛。蛤蜊皆變黃雀飛去。彪醒痛戒。廣勸世人。後乃及第。官至安撫。○華梧棲曰。見人殺生。有錢買放。無錢念佛。是亦

救生一法也。○鶴子曰：莫管他事，且食蛤蜊。至今傳爲美談。然細味釜蛤不第一語，憔悴青衫，豈特邵生一人已哉。雀入大水爲蛤，是飛而潛矣。此則蛤化爲雀，是潛而飛矣。陰陽變化，不可思議，類如此。但不知釜蛤何以能言，且能知人禍福也。

詩曰：幻中復幻，幻中真。戒殺分明，示鬼神。會得蛤蜊言外意，升沈何必問巖遵。

□通慧鑑第十四【二十九案】

這點靈光，清淨本體。人性物性，渾然一理。舉指見月，月不在指。輯通慧。

●天狐指竅出警心錄 太和中，處士姚坤，性仁愛，居東洛萬安山，其側有獵人網取狐兔，輒買放之。凡數百。坤有莊，質於嵩嶺菩提寺，持價往贖。其知莊僧惠沼，嘗於園處鑿井，深數丈，投黃精數百斤，求人試服，以觀其變化。乃飲坤沈醉，納於其中，覆以磴石。坤醒，無計可出，但茹黃精而已。數日，忽有人語井上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孫，故來教君術。我初穴於冢，因上竅窺天漢，有所慕焉，遂凝盼注神，久之不覺飛出。君但

能如此精確。不三旬自躍而上。雖窺至微無所礙。坤依行一月。忽跳出磴孔。僧見之大駭。詰其事。坤曰。但於中餌黃精。自然身輕能飛。窺所不礙。僧然之。乃遣弟子以索墜下。約一月開視。及期視之。僧已斃矣。○按蓮池放生文註載此事。云其人入井。狐俯井語之曰。我狐之通天者。穴於冢上。臥其下。目注穴中。久之則飛出。仙經所謂神能飛形也。君其注視磨盤之孔乎。吾昔爲獵夫所獲。賴君贖命。故來報恩耳。幸無忽也。人從其言。旬餘。從井飛出。餘略同。○李斯義曰。坤躍井。狐拯之也。僧入井。自斃之也。故必死者不死。而貪生者不生。是仁愛者生。而陰險者死。天道往往如此。○鶴子曰。人人各有妙竅。只緣恣妄迷真。閉塞不通。良可惜也。心印經云。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大士云。一箇人心。一箇天。回仙云。念開妙竅。通靈慧。無垢子云。悟得心。經道眼開。如是如是。白痴太史。學問淵博。格善根。少釋法眼。故於似是而非。三教無所分曉。皆與佛法等視。在所難免。所聞者諒之。

詩曰。黃精辟穀可飛形。不助陰功藥不靈。觀定天光開妙竅。存無守有悟仙經。

●豬得舍利出紀唐開元十八年。京師菩提寺。有長生豬。體柔肥碩。在寺十餘年。

物猶如此 通靈鑑 天狐指竅 豬得舍利

頗馴靜。後豬死。僧焚之。火既燼。灰中得舍利子百餘粒。

詩曰。寂靜光中坐十年。達摩面壁印真傳。寒灰舍利分明在。各自靈臺種火蓮。

●豬修行

出現果
隨錄

僧戒顯曰。黃梅石氏子。牧一豬。前二足五爪。因請道士作醮。乃

以豬售於屠人。取貲酬道士。明晨將殺矣。石氏之母。忽夢東禪寺六祖誠曰。汝家所賣五爪豬。此殺不得者。可急贖回。不爾。有奇禍。母問師何人。祖曰。我六祖也。汝家連日在我殿上作醮。道士無知。妄以三清像蒙我面前。汝還不知耶。母懼然而醒。念果有此事。方爲歎異。是夜屠人亦夢豬身服人衣。謂屠人曰。昨石氏賣我在汝家。我非豬人也。不信。試看我足五爪。汝殺不得者。可急急還我本主。送我至東禪寺修行。屠人夢覺。大驚。不敢殺。陵晨牽豬還石氏。互相述夢。大爲詫怪。乃共語豬云。汝既有靈性。任爾到何處修行去。豬卽出門。望東禪寺投奔。並無人引導也。主人鐵壁師。命之曰。夢修。不論親疎。呼夢修卽應。余乃與授三皈五戒焉。係甲辰五月初三事。

詩曰。大千熱鬧逐紅塵。說到清修冷笑人。去去東禪猶怕晚。可憐石火電光身。

●鼠聽經

出湖鑑雜記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某庵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

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扣木魚鼠即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汝亦知聽經耶鼠即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為常如是踰年一日復來聽經經畢向僧頂禮俄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栴檀香僧為製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法○○張山來曰余亦曾於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異類往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詩曰無量佛中種善因木魚敲處點頭頻且看腐鼠堅如石信否金剛不壞身

●念佛鳥

出池北偶談

唐韋蟾岳麓道林詩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王得

臣塵史安陸有念佛鳥小如鸚鵡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日作古詩一篇以紀之○○按華山志云念佛鳥音韻清滑如誦佛聲一名念佛子

詩曰。鳥能念佛入三摩。人不同心奈若何。一聽佛聲雙淚墮。前身我豈老頭陀。

●佛現鳥出蛾眉志蜀大峨峯普光殿。有佛現鳥。狀如鸚鵡。其聲圓轉。山僧名爲佛現鳥。

○按彌陀經云。極樂國有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

詩曰。有生佛各現心頭。幾見彌陀念不休。夜闋禽聲聲入妙。峨眉月白滿輪秋。

●鶴檢書出金城記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之無差。

詩曰。牙籤萬軸鄴侯居。六鶴分司甲乙廚。勿訝羽禽聰穎甚。前身曾校玉堂書。

●鸚鵡警夢出吳苑晉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曰。被藏甕中。何由得知。華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華強之。至庭。爲鸚所搏。教其啄鸚脚。僅而獲免。

詩曰。饒舌休論是與非。聰明自古伏危機。脫身幸未踐妖夢。何似冥冥黃鵠飛。

●鸚鵡念經出明皇雜錄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頗聰慧。上呼爲雪衣娘子。每與嬪

●鸚鵡念經出明皇雜錄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頗聰慧。上呼爲雪衣娘子。每與嬪

御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乃呼雪衣娘。卽飛至。鼓翼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得爭道。一日。飛貴妃鏡臺上。語曰。昨夜夢爲鷲所搏。將盡於此乎。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後上與貴妃遊別殿。置鸚鵡輦上。既至。命從官較獵於前。鸚鵡方嬉戲殿檻。瞥有鷹擊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命瘞苑中。立鸚鵡冢。○李斯義曰。至人無夢。世之蠢蠢者。曾不知夢。鸚鵡亦知夢耶。唯其聰慧。故多一番恐懼。而究數不能逃。聰慧何益哉。

詩曰。課經宮靜月斜廊。漫道無靈謗法王。豔福十分暗磨折。埋香不僅雪衣娘。

○鸚鵡念經二出警心錄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也。施於僧。僧教之誦經。每在架上。

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李斯義曰。鸚鵡之慧者能言。此卻不言不動。而又能言人所不能言。可謂聰明內用。參透元機者。

詩曰。心生無住悟曹溪。得意忘言直到西。多少聰明成底事。如如不動卽菩提。

●●鸚鵡念佛一出警心錄章南康鎮蜀時。有一鸚鵡甚慧。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

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卽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佛。則默然不答。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聲。意若有悟。以有念爲緣生。無念爲眞際也。一日。不震不仆。斂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有舍利十粒。公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李斯義曰。無念豈易言哉。中州劉石渠。靜者也。一日。論養生曰。心靜則氣調。令主人翁常在腔子內。養生之道。思過半矣。予聽受而勉行之。而心之遁也無迹。覺復收來。來復遁去。眞如猿之跳躍而不定也。予唯從事於知止之說。庶幾或有得與。

詩曰。無念心空月滿山。自來自去白雲閒。脚跟止處知何在。各認生初第一關。

●●鸚鵡念佛二出警心錄淳熙閒。麻成忠客荊南。有長老壽普來。相見良久。成忠入室。

取圓覺經。一鸚鵡忽鳴曰。樊籠三年。無緣解脫。望師慈悲。普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頓悟。不復作聲。勸成忠放使自如。徑赴普老坐側。啁啾致謝。普戒之曰。宜高飛深林。免再墮羅網。又求教。普令誦阿彌陀佛。少頃。卽去。後歷八載。普游至桃源。一小兒。

來謝曰。昔爲麻家鸚鵡。今已在西鄉蕭家作男子矣。○○李斯義曰。唯慧故能言。能言故受繫。不言則自如。自如則解脫。

詩曰。幸脫雕籠結淨因。未空福報又迴輪。卵生不及胎生好。總是拖泥帶水身。

●鸚鵡念佛三出見嶺南有士人。養白鸚鵡。每晨必誦觀音寶號。白衣呪。兼能誦

歸去來辭。赤壁賦。及李太白等詩。或晨課未畢。導以詩文不應也。一日。謂士人曰。我

從西方來。還從西方去。是夕。奄然而化。○鶴子曰。謝靈運以心多雜念。不入遠公

蓮社。鸚鵡每晨清課。旁觀者導之不應。是屏除雜念也。是湛然常寂境界也。予近

寄老友韋子淨菴詩云。六祖壇經一字無。無中字字現明珠。靈臺直接靈山路。萬

里澄空海月孤。偶書所得。附識存參。

詩曰。無來無去了。空空藐爾鸚哥慧性通。都恨西方塵世隔。西方只在此心中。

●鸚鵡念佛一出語宋時天台黃巖寺僧。畜一鸚鵡。隨僧念佛。一日。立死籠中。僧

葬之。生紫色蓮華。穿土而出。大智律師爲之頌曰。籠中立死渾閒事。化紫蓮華也。犬

奇。

詩曰。不敲魚子不袈裟。念念西方認舊家。願化億身供養佛。一枝先放紫蓮華。

●鸚鵡念佛二出警心錄 崑山清華寺僧。養一鸚鵡。性馴。嘗隨僧念阿彌陀佛。一日。低

頭斂翼而終。僧憐之。葬之後山。不數日。葬處忽生青蓮一朵。芬馥異常。啓視之。蓮華

正從鸚鵡舌根迸出。合郡往觀。郡守設齋題偈云。天產飛禽八八兒。解隨僧語念阿

彌。飛禽尙證無生理。我輩爲人豈不知。○李斯義曰。佛家所謂舌吐青蓮。乃見之

鸚鵡也。觀其低頭斂翼。綽有來去自如之妙。○鶴子曰。隨僧念佛。非無衆衲子。

何獨讓八兒之頓悟哉。一惺惺。一昏昏也。古今來衲子念佛往往之記載。汗牛充棟。因衲子念佛往往生焉。平常八兒往往生焉。希有如此。自知鷄子此失言。

詩曰。念佛無他念自心。信根全仗慧根深。低頭直入三摩地。冉冉香來蘆蔔林。

●雞念佛立化出第一功德錄 閩僧多茹葷。桐城吳國琦雪崖爲司理。諭止不聽。一日。雪

崖在禪堂。聞雞念佛聲。異之。因詰僧曰。汝云寺中無雞。何以有雞念佛聲乎。索之。果

得。痛責之。後送此雞於丹陽海會菴。旋立化。子宏安。順治壬辰翰林。諸子皆秀立。

詩曰。兖州刺史昔談玄。不謂家禽亦解禪。一片江南乾淨土。儵然此去喜登天。

●明宇寺雞

出池北
偶談

明宇寺有一雞。在佛前晨夕聽經。如是四十年。化去。一夕見

夢老僧曰。弟子已託生武岡王府。三年後。師可來相視。僧異其言。及期往武岡郡。王生子。適三歲矣。不能言。見老僧至。忽問訊曰。別師三載無恙乎。僧歸。紀其事於石。有吳君者。從軍湖南。至寺親見之。

詩曰。人身難得展歡顏。鼎食鐘鳴幾閉關。四十年來風雨苦。不知何日到靈山。

●鵝聽經一

出第一
功德錄

明侍中鍾公復秀。徐公遵壽。俱住羅家巷。奉佛。持金剛經。別

潔一佛堂。二公聯坐而誦。鍾家有雙白鵝。聞其念佛。輒尾二公後。作聲而行。逐之不去。亦不近逼。其行其止。皆隨魚子聲。嚴寒行多。鵝掌凍裂露骨。強行益力。逾數年。雙鵝並對經案立化。二公爲瘞於淨業寺後地。號聽經鵝冢。○○淨因居士曰。二鵝亦僧爽白雞。八八兒之類。物猶如此。人奈何不精進耶。

詩曰。同來同去認家鄉。蹙蹙忘疲意味長。淨業寺旁僧引客。聽經鵝冢帶鑪香。

●●鵝聽經二出池北靖州觀音寺與副將某署相鄰一日廚人宰鵝鵝忽飛上寺

殿鷗尾僧異之因乞施寺中每朝夕課誦鵝輒上殿諦聽日食蔬飲水而已自順治

至今二十餘年尚在。

詩曰。入道多從憂患餘。鬼門躍出佛天居。廿年蔬水生涯樂。日侍僧旁聽木魚。

●●鵝聽經三出兩京記淨因寺沙門慧遠養一鵝嘗隨聽經。每聞講經則入堂伏聽。泛

說他事則鳴翔而出。

詩曰。聞到妙來心卽神。香雲花雨幸皈身。此閒未許談風月。不似孤高鶴傲人。

●●鵝聽經四出感應事蹟明萬曆二年無錫秦貞中年無子時屆蒲節家人將宰鵝貞

見羽毛潔白冠足如硃偶動慈念遂不宰送至北禪寺放生越二年貞夢鵝來謝曰

蒙君不殺在寺聞講誦金剛經特來報恩貞醒妻腹痛遂生子名夢奇聰明清秀年

十二入泮。

詩曰。六道無常疾電催。明珠老蚌孕慈胎。青衫一領休看易。三載聞經佛座來。

●魚知經數出蜀普錄東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喜躍似知經數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沒。

詩曰魚解琴聲出水聽未聞知數解聽經耳根各有波羅蜜不在堂堂策策靈。

●萬魚念佛一田謝肇淪五雜俎唐天寶中丹徒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陽販賣泊舟

浦中李他往劉遽見船上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於岸俄聞萬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投魚於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已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題云還汝魚值○○鶴子曰魚念佛奇矣還魚值尤奇。

詩曰萬魚念佛幻耶真還汝煙波自在身何處飛蛛荻花裏請君回權問江濱。

●萬魚念佛二田搜神記彭蠡湖側有李進勅者販魚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偶步岸

聞舟中有千萬人念佛聲察之乃魚也。

詩曰梵唄聲聲徹太空卵胎溼化佛心同月高籟寂三山浦大地光明法界中。

●萬魚頂經出現果隨錄黃梅汪靜峯居士名可受官大司馬長齋事佛偶舟次江潯

物猶如此 通雅經 魚知經數 萬魚念佛一 萬魚念佛二 萬魚頂經

自後將晚。忽見萬魚頂一木匣浮水面。公命舟人撻起。置於船頭。一夜蹴蹋有聲。似有天人朝謁。心甚異之。早起劈開木匣。乃一部篆書金剛經也。三十二分。每分各篆文一種。公立請書家洪公度摹勒刊板。自作序流通。以係龍宮物也。仍焚香頂禮奉還江流。至今刻本流傳於世焉。○鶴子曰。紫氣東來。曾駐青牛之駕。彩雲西望。不勞白馬之馱。厥有汪倫弭權。河伯送經。龍象蹴騰。事雖奇而且幻。人天感應。理固常而非虛。漫等蜃樓之觀。可資龜鑑之助。試念舳艫千里。豈乏載寶陶朱。何爲蜩蚪一編。獨贈長齋蘇晉。借問因果於微波。萬魚無語。莫訝荒唐之公案。諸佛唯心。詩曰。祇園多劫禮金仙。纔得龍宮貝葉傳。不負西來萬魚捧。法施無量度人天。

●萬螺還經

出獮志異

相傳唐朝王待制。不記名里。精持金剛經。不輟。積有年矣。一

日。自川中下漢江。暴風歛起。波濤洶湧。其船將次就沒。舉家惶怖。待制不得已。將平日所持經函。捧向江心而祝之曰。豈老龍王欲取吾經。故相試耶。吾當出此經奉施可也。言訖。遂舉經函沈之於水。風波驟息。既得濟。待制追憶失經。鬱鬱不樂。還至金

山下見船尾百步許。有物如毬。出沒水中。須臾漸近。急命停船。諦視之。是螺螄一隊。幾數萬。結成大團。浮至船傍。蜿蜒欲上。待制呼左右撈取。劈而開之。乃前所沈金剛經。宛然在也。漢江至京口。相距二千里而遙。梵夾寶函。不溼一字。蓋昆蟲之異。以龍象故。而共護持焉。人弗若矣。待制驚喜不自勝。遂拜而受之。召寺僧作佛事。津濟螺螄而去。

●附錄○金剛經果報云。嘉靖四十三年。東南郡縣大祲。蘇州洞庭山寺。有唐白樂天所書金剛經全卷。爲鎮寺至寶。是年寺衆饑。主僧不得已。取此經質山塘王宦米五十石爲食。越歲。王宦呼主僧至家。願捨前米齋僧。以經還寺。僧歸過湖。對衆稱王德。舟衆共求一看。纔展卷時。風忽大作。竟揭經前數頁。飄空入雲而去。僧懊悔不已。三年後。忽有上官聞此經名。陷主僧以他事繫獄。逼獻經。及見經非全卷。不愜意。釋僧罪。仍以經還之。僧過湖。風又大作。時已昏黑。纘舟入一深村避風。登岸索火。詣一老漁戶家。壁閒黏前所失經數幅。毫無傷損。漁戶姓姚。詢之。但

云前三年有火光一道墮田中。驚視之。乃是字紙。因黏於壁。僧向經悲泣。頂禮呼護法。韋天不休。曰。非兩番神風顯異。此經必入權門。不得完璧。鎮寺矣。因備述顯末。漁父驚感。遂改業務農。又出重貲裝裹。每歲遇得經還經之日。必往寺展禮。後壽八十二。

詩曰。割愛投經悵逝波。漢江帆送好風多。二千里水函無恙。揚子船頭拜萬螺。

●蜘蛛龕出新錄 公安袁伯修弟中郎小修俱奉佛。母龔氏。常虔誦金剛經。一日有

巨蜘蛛自梁而下。繞案頭經數匝。俄蹲伏。母曰。爾聽經來耶。乃誦經。至六如偈。蜘蛛微動。若作禮狀。終卷視之。已化去矣。因爲龕葬之。築小塔焉。

詩曰。聞經妙處輒神怡。妙處難言妙慧知。度脫是經還不是。有爲法已悟無爲。

●蜘蛛塔出池北偶談 京師城西慈慧寺。有蜘蛛塔。萬曆中。少詹南充黃公平情輝書

碑。平情耽禪悅。與僧愚庵善。嘗住此寺。一日。方誦般若經。一蜘蛛緣案上。向佛而俯。驅之復來。黃曰。爾解聽經耶。爲誦終卷。又爲說情想因緣竟。蜘蛛立蛻化去。因以桑

門法起塔復書碑記其事云。

詩曰。化身經畔復精藍。袁宅蜘蛛舊有龕。不挂一絲向何去。生生長願禮瞿曇。

●蜈蚣聽說法

出竹窗三筆

蓮池大師挂搭一庵。有人擒蜈蚣數條。以竹弓弓其首尾。

師贖放之。餘俱半死。唯一全活。急走而去。後共一友夜坐。壁有蜈蚣焉。以木尺從旁擊而驅之。竟不去。師曰。昔所放者。得非爾耶。爾其來謝余耶。果爾。吾當爲爾說法。爾其諦聽。乃告之曰。一切有情。唯心所造。心狠者化爲虎狼。心毒者化爲蛇蠍。爾除毒心。此形可脫也。言畢。令去。則不待驅逐。徐徐出牕外。友人在座。驚歎希有。○鶴子曰。同一放生。而餘者皆死。唯一獨活。宿孽有淺深也。孽淺者。一撥易醒。孽重者。萬呼不應。

詩曰。慈恩起死荷山邱。聽法慚惶去復留。最毒蜈蚣知懺悔。人心虺蜴幾回頭。

年來世變日亟。人心悔禍。戒殺放生之說。風起雲湧。印行新舊各書。不下數十種。大都苦口婆心。旁徵博引。其中淤溪戒殺公言。尤覺娓娓動聽。好生救劫編。薈萃諸說。成一家言。由淺而深。無慚述作。而其別開生面。不言戒殺放生。而人自不能不戒殺放生者。其唯徐白舫太史之物猶如此。其書內分十四鑑。以物類之克踐五倫八德。雪怨報恩等爲標目。雜探史傳稗官諸說以證之。有類似者。附列於後。加之詳贊。係以小詩。詩亦典雅可誦。作因果書讀可。作類典書讀亦可。卽酒後茶餘。藉資談助。亦無不可。簇簇生新。引人入勝。他書散見一二。或易忽略。此則分門別類。如數家珍。讀此而不動心者。是無人心也。惜原槧遠在川中。不易多覩。今鄔君崇音。爲之鑄板流通。俾大江南北。耳目一新。又不知保全幾許生命也。校印既竣。爲贅數言於後。時在乙亥仲秋。誌於滬江護生報社。張海祉修五氏謹跋。

此跋民國二十四年秋。道德書局排版時作。

物猶如此終

李俊承居士助印資一千六百圓正

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展轉流通者

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民國二十五年秋月重排初版印六萬冊

▲物猶如此▼ 一冊

流通處

道德書局
上海電飛路崑山路口
電話八二七七四

弘化社
蘇州龍街南段
穿心街報國寺內

佛學書局
上海膠州路愚園路
電話三五五二四

大生書藥局
上海貝勒路飛龍路
北口發和里一號

上海游民習勤所
上海清河涇鎮
電話六八二六

印刷者 蘇州弘化社
藏版者 蘇州弘化社

2

282908

自己不看
功德無量

請近人
福無量